

杜工部詩通序

憶余自往者少而好詩尤好杜詩苦其難  
讀也註者鮮通其意則常玄註自讀之比  
以年衰兼有疾既悉屏藝文矣之則杜詩  
亦輟弗讀久矣一日友人手卷請曰亦知  
高郵之有名人張大夫南湖先生乎曰然  
知先生之有杜詩通乎曰未也曰出所校  
視余且具言其書之中失復得甚奇也山



人元乃撫几歎曰斯至誠之感哉是其可  
傳有四見仁孝之理焉見曠世之感焉見  
述作之原焉見政治之符焉曰何謂也曰  
夫南湖先生者憲使張公父也平生精力  
半在此書乃其仲氏亡之台人且二十年  
而台人又嘗有回祿之厄台又有稽天之  
漢憲使公思振其父之手澤而莫如之何  
也徒對密而嘆其旦日則胡生儼然以完  
壁獻焉即胡生亦不自知其何道金之水  
火之中也此不亦有神感哉故人患仁孝  
不至耳仁孝而至矣即水不能濡火不能  
焚天且弗違而况人乎故命或可祈而永  
齡或可畀而今天下之事其孰不可為哉  
是曰仁孝之理曰何謂曠世之感曰南湖  
先生本以異稟肆力古學既登第宦轍所  
至輒著循良時出緒餘歌詩樂府咸推大

匠卒以直道蚤致其事歸卧南湖之上於  
是益得以破萬卷友千古雄才虎視其馬  
不學邪而獸心契杜子得其精髓今讀其  
杜詩通凡余所病於他註者率皆氷釋理  
解雖使杜子自為之亦何以加夫太玄乃  
侯後世子雲經世亦呈堯夫推此則少陵  
之所慰藉於先生者豈淺鮮哉是曰曠世  
之感曰何謂述作之原曰夫詩道亦大矣  
人之五經猶天之五緯而詩其一也刪後  
無詩而杜子獨能紹之冰以其原哉唐諸  
大家冰不宏麗而其感於人也率如春花  
覲睨過則已焉至杜子則其莊重者美冠  
冕而佩玉其淒苦者使人感歎流涕而不  
能已故詩必可以興可以觀而能之者杜  
子也范氏選之契合於毛詩之數而先生  
通之亦若考亭之傳詩也詩之道其自此

而復存乎是曰迷作之原曰何謂政治之  
符曰夫詩言之精者也而君子非徒言焉  
已也故不達於政不善於使則雖多而无  
庸夫南湖大夫之政余靡得而詳矣然余  
讀其詩詩樂府則其憂天憫人之懷忠君  
愛國之意雖謂之後世少陵可也而憲使  
公忠孝根心文武一貫心事則青天白日  
政事則雷動風馳詩之道既咸達之有政  
矣而操邪之惠如風之穆又往往見之於  
詩非昔人所稱是父是子者哉是曰政治  
之原雖豔余則有惑矣不能迷也無何則  
憲使公枉駕而問焉迺使弟麟執末簡次  
所嘗答問之語以復之

隆慶壬申秋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前江西布政使司左  
布政使二谷山人虞一元頓首謹序

杜詩通後小敘

南湖先生者高郵大儒也自七歲能詩出語驚人稍長論學陽明王先生一見嗟異然僅取鄉薦守州竟又直道致歸卧湖上以雄才不試益昌其詩所述造富且玄矣最後廼取范氏所選杜詩釋之曰杜詩通書成則仲氏携而軼之吾台又後二十年而我裕翁夫子以先生冢嗣篤孝上通始復獲焉因屬張子暨麟校之間以質家兄既口授麟搦管述之矣茲復奚言雖然在昔孔門則嘗屢誘諸弟子言志而與商賜之知詩麟雖小子童嘗受詩長亦頗闕漢魏以迄唐盛雖不能至竊心嚮之乃至子杜詩則若峻嶽

莫窮其巔若巨海莫測其淵而諸釋者僅照一隅罕通五  
際孰釋吾疑誰啓吾翳乃今得先生之通而讀之也尋繹  
厥美蓋有八焉夫作者難已而知者亦未易也以班曹也  
而嗤排毅璋以歐蘇也而弗好遷甫則賢者猶不免焉故  
曰千載知解猶之旦暮今先生鑒照纖微超悟形象雄視  
千古獨取大家則壁辯朱公劍斲雷氏白虹紫氣朗曜人  
間矣一也唐人起衰八代杜又集其大成千載以來未有  
繼者至先生則又上遡風雅中躒曹劉下掩顏謝乃至詩  
餘歌曲靡不造微則金聲玉振非獨杜子亦在先生矣二  
也說者謂開元至大曆其間治亂之迹民物之故至變六  
乃遺物者盡托之于子美噫抑孰知子美又托之於先生  
哉蓋子美所謂聲者而先生又聲聲者引伸曲暢俾其音  
已盡而意猶無窮者先生也三也語云三十輻成一轂纏  
牽累廢千里言貫綜之難也唐之諸家亦有如杜之博洽  
者乎而先生精研六義采摭同異若按轡於康衢而取材  
於武庫吁一何雍容而宏肆也夫作者陶鑄由已而述者  
肖似于人譬之射非前期而中必剡矢以此較彼不尤艱  
乎四也且諸名家之詩雖工則詩人而止爾至杜子則非  
詩人也其渾涵宕逸佶屈峭深正變參焉巧拙融焉故其  
自許稷契君子亦或子之非夫雄偉博大之碩人也亦孰

能契之哉若先生者斯其人已五也麟嘗三復先生之詩  
矣先生之詩靡一而不抒於思靡思而不先於憂靡憂而  
不切於民與物亦何獨子美為忠愛乎哉雖謂先生甚焉  
可也故先生通子美之詩而亦所以繹已之志也六也夫  
父子一心述作共貫自古難之今先生啓濬哲于前而吾  
夫子續楨幹于後達之有政禮樂可興斯又子美之弗兼  
者也七也自詩通之失每勤若墜之惻其獲也奚翅拱壁  
之復非夫夫人之交助而神物之護持耶語有之激厲至  
精達天覽冥不虛爾八也統茲八善傳之天下垂之來世  
將以廣忠孝之教裨移風之治固仁人君子之用心已獨  
詩也乎哉麟於是亦竊言其志云爾若曰可與言詩則愚  
豈敢東嘉後學小子侯一麟頓首百拜識

先大夫著杜詩通十六卷嘉靖辛亥歲素菴先叔  
定海携行篋中會臨海舉人胡子重氏借錄及  
回胡亦出仕山東相繼淪沒原本遂失傳焉迄今二  
十年矣歲壬申不肖以職事分巡浙東歷台郡學諸  
生有胡承忠者揖而進曰此先大人所註杜詩也敢  
以獻諸行臺不肖且喜且悲有若神授者迺托進士  
張鳴鸞侯一麟正其魯魚之誤捐俸鋟梓竊惟詩之  
為教也尚矣非有關於世道民風即工且美無傳焉  
子美忠義根於天性平生以稷契自期先儒稱其有  
志於道故建議揆策灼見一代利害觀其所作自天



寶以迄於大曆凡懷鄉戀國之情慨往傷今之意與夫

小人病國民俗之非舊盛衰之相尋俱隱然於立意之表論者以為詩史信然哉有唐宗工首稱范楊仲弘編輯唐音詩家到今宗之獨不及李杜大家清江范德機先生批點杜詩共三百十一篇皆精深高古之什蓋欲合葩經之數悉有深意太史公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然則清江杜選其亦有志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者耶可謂嚴矣先大夫南湖公髫髻即有志當世之務蚤年舉於鄉歷正德

中涵揅不露與世異趣耻覓知己雅好古文詞感遇之情契於杜者獨深暇日取清江所選杜詩為之註釋證事釋文悉加考究以會杜子之本意題曰杜詩通不肖敬受而讀之凡平日有疑於杜者皆煥然冰釋且知作詩之法如此其嚴也雖然子美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又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然則作詩者非以其辭而已矣顧所養何如耳觀者精思妙悟觸類而長之由先君之意而逆杜子之志以上邇三百篇之旨則是集之刻尚亦有裨於風教哉不肖敢敬述諸末簡

明隆慶壬申秋日不肖男守中含淚百拜謹識

杜工部詩通卷之一

高郵張紘註

男守中校

開元天寶年間所作

觀杜詩固必先考編年據事求情而後其意  
可見然編年非公自訂不過後人因詩意而  
附之耳夫史傳編年已有失其真而不可盡  
信者又况數百年之後徒因詩意以求合史  
傳之年耶若北征發秦州同谷等篇及公自  
註年月卓有明據固無可疑其餘諸篇時之



明隆慶壬申秋日不肖男守中含淚百拜謹識

杜工部詩通卷之一

高郵張紘註

男守中校

開元天寶年間所作

觀杜詩固必先考編年據事求情而後其意  
可見然編年非公自訂不過後人因詩意而  
附之耳夫史傳編年已有失其真而不可盡  
信者又况數百年之後徒因詩意以求合史  
傳之年耶若北征發秦州同谷等篇及公自  
註年月卓有明據固無可疑其餘諸篇時之



或先或後亦未必盡實觀者要當以詩意為主不可泥於編年反牽合詩意也且如寄臨邑舍弟黃河泛溢詩諸家皆編在開元二十九年公是時年甫三十而詩中有吾衰同泛梗之句是豈其少作耶徒以唐史此年有伊洛及支川皆溢河南北二十四郡水遂為扁附然黃河水溢常常有之豈獨是年哉集中如此類者甚多不能徧舉今惟大約標三宗年號於卷首其逐詩編年頗為考訂分註題下使覽者更詳焉

遊龍門奉先寺

舊譜以為開元二十四年游東都也據考公在東都者不一是亦未可

龍門在河南縣即闕塞山一名伊闕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歆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招提即十方寺院籟風聲也天闕寺之門觀也以奉先

故稱舊註引韋述東都記以為指伊闕山蓋因龍門字而誤也奉先縣橋陵詩亦有雲闕虛冉冉之句彼

處初無伊闕山象緯星辰也卧謂卧室猶言雲室也李亦稱雲闕可見

贈盧徵君詩亦有雲卧留丹壑天書聞鐘深省亦香巖降紫泥句皆謂卧室则卧非虛字也

道侶之儔有得於聲聞緣覺者也○已字更字生一篇

意謂此寺之勝不易得游尤不易得宿者三四狀風月之佳五六見高寒之極正言其勝也陰壑月林天闕雲卧即招提境結語乃發宿字之意

贈李白

此詩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二載夢弼訂在開元二十四年單譜又訂在天寶九年然

白天寶元年始入長安則開元間安得即謂之金閨彦考公天寶七年冬往東都是年白放還山至九年庚寅公與白俱在東都詩謂二年客東都與李侯金閨彦脫身事幽討皆合即單譜是近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彦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東都洛陽也羶腥牛羊魚鼈之屬周禮有膏臙膏脾

之詩長安粟膏兒杯盤羅臙暈青精飯道家所服者大藥長生之藥也

跡如掃謂絕人跡也金閨金馬門也江文通別賦討尋

也梁宋地在河南太山之藥有廣庭芝草又金光草仙

家所餌皆瑤草之類○此公贈白與已同趣也言我久

客東都厭歷機巧每對羶腥常不得飽其蔬食思欲飯

青精而駐吾顏以遠其羶腥入山林而絕人跡以遠其

機巧奈苦于乏大藥之資無以遂此願耳今李侯本金

閨之彦乃脫身紛華而事幽討是亦厭機巧樂山林與

我同趣者也故將遊梁宋方斯同拾瑤草以為大藥之

資焉觀此詩則二公皆有超然塵表之思視濁世如汚池等浮榮於腐鼠襟趣如此斯其為萬代詩人之宗乎

又按醫書論諸肉食皆疑滯真氣攝生者所忌惟蔬食最宜謂能疏通其氣也杜公厭機巧故惡膾脍喜蔬食蓋厭機巧則心得其養而有以清其神惡膾脍則體得其養而有以清其氣心體交養神氣俱清真道具矣

望嶽

此詩單譜訂在開元十四年公省親兗州作時年一五然公自省親至天寶丙戌二十年間往來齊魯者數矣今亦未知的為何歲所作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范公原註起句之超然者造化鍾神秀陰陽

割昏曉盪曾生曾雲決皆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

小

岱宗泰山也割分也陰陽之氣分昏曉止見山之神秀

也曾與層同皆曉也相如賦中○齊魯青猶未了斯其

為岱宗也于是以三四言其氣之靈五六狀其形之大

末用孔子登泰山之意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

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兗州漢之東郡公父閑嘗為兗州司馬公時省侍故云

趨庭海岱東海泰山也青徐二州名秦碑秦始皇登嶧

山刻碑李斯篆文魯恭王靈光殿所謂歸然獨存者也

○首二句序事中二聯縱目所見末二句則慨古之懷

三四俯仰以盡眼界之極五六更含蓄有餘大凡詩體  
欲其宏而思欲其密致廣大而盡精微此詩兼之矣考  
公作此時年甫十五嘗云憇心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  
去復來然其所作已如此其得之天者良不偶也公遊  
齊魯  
者不一已註見望岳題下堂疑此詩亦非在省親時恐  
是後來遊兗州登城思其想而作是謂我當時東郡趨  
庭之日登此南樓之初縱目之下見雲連海岱野入青  
徐今孤嶂秦碑尚在荒城魚殿仍餘其景皆猶夫昔也  
而吾親不可見矣夫從來已多古意况此臨眺又懷思  
淵之感此所以獨躊蹰也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之辭如此說似亦可通姑記於此以俟  
知者詳焉蓋此詩老成沉鬱疑非少作

### 題張氏隱居

舊註皆以張氏為張叔明與李白孔巢父等隱  
徂徠山號竹溪六逸者今詳公詩意恐非其人

春山無伴獨相求  
伐木丁丁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冰雪  
石門斜日到林丘  
不貪夜識金銀氣  
遠害朝看麋鹿遊  
乘興  
杳然迷出處去聲對君疑是泛虛舟

丁丁伐木聲小雅伐木丁丁求友生也到謂照及也金  
銀氣金寶之積於土上皆其氣不貪則其心清明故能  
夜識出處猶言出路也○一篇之意皆自首二句發之  
三四承次句而述其地之幽僻如此五六承首句而美  
其人之虛靜如此惟幽僻也故我乘興而來杳然迷其  
所出之處惟虛靜也故對其人若泛虛舟然矣首尾相

應條理燦然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披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  
無空濶真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大宛胡國名出良馬馬之相耳欲其峻蹄欲其輕前表  
其相之異後狀其用之神四十字間其種其相其才其  
德無所不備而形容痛快凡筆望一字不可得

畫鷹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搜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條鉞  
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搜與竦同魏彥深鷹賦望似愁胡條絲繩也轆轤圓轉

曰鉞光堪摘言畫色鮮明也勢可呼言其無異真鷹也

○風霜非言絹色正謂蒼鷹畫作殊耳中二聯皆是畫  
作殊末則想其搏擊猛迅如此趙所謂疾惡者是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天寶四年夏在齊州作

公自註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北海郡唐青

州也李邕時為北海太守歷下以歷山名在齊

州唐之濟南郡也

東藩駐皂蓋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雲山  
已發興玉佩仍當歌脩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蘊真愜所



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後公難重過

青齊皆山東郡故曰東藩後漢輿服志中二千石皆皂蓋朱兩幡北渚即北海清河即濟南也海右者濟南在海之右名士多指蹇處士等也王佩佩王者也交流河濟也曹大姑東征賦河濟之交流脩竹二句言亭前有脩竹之陰自不受暑不必交流之蕩暑也蘊真言其景物含蘊真趣

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貴指李公賤公自謂也

○此詩美李北海能延名士而賞勝境也言李公駐蓋

東藩之地由北海而來濟南遂迷濟南亭與人之勝其

雲山既發興而王佩斯當歌矣水竹之間炎暑不侵其

今畫之其嘗陋我所遇但此樂不可久留其如日之已

落何因言貴賤皆為物役如此清暇之宴殆難再矣

行次昭陵此詩舊編在天寶五載按公長安人必數往米此地安知其的為此歲耶九如

此類者不

昭陵唐太宗陵在醴泉縣西

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兩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拊膺公率土湯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與鐵馬汗常趨松栢瞻虛殿塵沙立暝途

寂寞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舊俗舊染汚俗也疲病也庸主煬帝也群雄李密之流

太宗有龍鳳之姿虎狼都關中也蘇秦曰秦為虎狼之

宗得天下根本在風雲句言其君臣際會日月句言其

父子重光文物句言其有典刑也朝廷句言其用老成

也幽人公自謂鼎湖借言軒轅仙遊之地玉衣鐵馬二

句須溪謂其寂寞精爽玄思入冥得之夢弼引高皇哀

帝事非是言太宗乘隋之亂以定天下雖以天屬而

尊高祖其實神功在太宗也是以天下英賢皆從之而

起如雲之從龍風之從虎及其繼明而為君也文物則

多古朝廷則半老儒直詞則不戮辱賢路則不崎嶇

其盡君道如此而天變猶有未消民上猶有未遂則又

勤恤以安天下之民生脩省以回天災於大造故其升

遐之後壯士守陵邑而悲幽人望鼎湖而拜其精爽之

氣乃凜然如生然而瞻松栢之虛殿之塵沙之暝途感

時事而追先世則當時開國景象皆不復見矣蓋既不

能嗣前人明德則典刑老成納諫用賢皆不如舊貞觀

之治一變而為天寶之亂此所以流恨滿山隅也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

貞丈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  
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首句言太宗所由興次句言太宗所由立此二句是一  
篇柱風塵一聯應首句翼亮一聯應次句聖圖一句言  
創業之大三尺劍一戎衣之成功也宗祀一句言垂統  
之遠貞丈德戢武威之餘塵也陵寢二句纔言昭陵再  
窺二句却見重經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二韻

汝陽王名璿讓皇帝成器之子玄宗姪也

特進群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翻九霄鵬服禮  
求毫髮推忠忘寢真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  
蟻竒毛或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晚節嬉遊簡平  
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學業醇儒富辭華哲  
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  
寸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  
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壘臨極  
浦鳧鴈宿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簷  
動玉壺冰瓢飲唯三逕巖棲在百層謬持蠡測海况挹酒  
如澠瀉寶竈全秘丹梯庶可凌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邯鄲淳歎曹植之才謂之天人若無憑言其蒙眷之至

但一朝退而主上如失所據也嬉遊簡言其晚年喪親  
嚙戚無心遊樂也棣萼兄弟也山陵指讓皇帝誰敢問  
者語及其親則必哀痛故人不取問如門人廢蓼莪之  
意鸞鴛鴦鳳鶩狀其筆勢之妙後漢杜密李膺名行相次  
是稱李杜何知者公謙言不敢竝也衛瓘稱樂廣若披  
雲霧而覩青天蠶瓠瓢也東方朔以蠶測海灑水名左  
傳有酒如澠淮南王安好仙術有枕中鴻寶秘書愛士  
招致賓客有八公之徒嵇康幽憤詩云昔慙柳下今愧  
孫登○特進至驕矜二十四句頌汝陽王已忝至篇終  
則公自敘蒙王之眷也首二句言其位以德居焉第一  
聯言其才之踈爽服禮一聯言其德之密塞以見其為  
天人也聖情以下六句言其主眷之隆晚節四句言其  
孝友之篤學業四句言其學藝之美精理四句言其好  
士之至已忝至壺冰十二句備述汝陽眷已之厚瓢飲  
四句言已以寒士而承王之眷鴻寶四句言汝陽好道  
術而已亦可登於道也

高都護驄馬行

高都護高仙芝也開元末為安西副都護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欬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  
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

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  
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  
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  
門道

貞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馬青白色曰驄流沙  
在西極相馬經曰腕欲促促則捷蹄欲高高則耐險峻  
踣踏也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繞城下因名  
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大意言都護驄馬出  
自西極成大功而負遠志因表其相之奇才之異結句  
却言徒蒙惠養不得一出橫門以騁其千里之足其寓

心亦在矣

凡詩人題詠必須曾次之高下筆方卓絕不凡杜公  
此詩如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又云青  
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如此狀物不惟格  
韻高亦足以見少陵人品矣若曹唐病馬詩云一朝  
千里心猶在爭敢潛忘秣飼恩真乞兒語其意趣可  
憐也哉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公自註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玄元皇帝李  
老君也天寶二年追尊大聖祖玄元皇帝仍詔

天下皆建紫極宮

配極玄都闕馮高禁籙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  
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  
大倚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子看前輩吳  
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官墻五聖聯龍袞千官列  
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栢深留景紅梨迥得霜  
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  
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配極見題下註玄都仙所闕幽也禁籙禁苑之籙守祧  
守宗廟之官節信也金莖盛露盤之柱老子生指李樹

為姓而唐以為聖祖故曰盤根大漢景王后七月七

生武帝於猗蘭殿唐系世之盛故曰奕葉光太史公不  
為老子作世家是遺舊史而明皇親註道德經是付今  
王也吳生指道子擅場也美也五聖高祖太宗高宗中  
宗睿宗也日光曰景風箏謂製箏掛之風際風至則鳴  
銀床井欄也卑周室者老子見周衰而遠去拱漢皇者  
文帝傳河上丈人經崇之以治天下谷神不死是謂玄  
牝○首十二句為一節言玄元皇帝廟之隆仙李四句  
見老子為唐聖祖而道盛于今中十二句為一節言吳  
道子畫五聖之妙翠栢四句述所見廟中之景末四句

為一節申贊老子之道晦於當時而顯於後世公因欲  
用其道以自脩也

去車行

車轉轉... 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  
不見成... 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道旁過  
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役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  
西營田去時星正與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庭流血  
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  
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不生壟畝無東西况復  
... 戰破驅不異大與維長... 天秋...

今... 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  
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  
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  
聲啾啾

麟麟車聲蕭蕭不諠譁也咸陽橋在長安城外行人即  
役夫點行謂以丁籍點差當行如漢更行也防河以防  
虜渡如所謂防秋公詩有材官守涇渭亦其事也營田  
猶屯田無事則耕有事則戰者也武皇托漢武而言明  
皇也青海在吐蕃城哥舒翰嘗築城於其地新鬼舊鬼  
言沒邊者是也吊古戰場文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此因明皇用民開邊民苦於行役而作車麟麟至干  
雲霄七句為一節言黠民為兵送別悲楚之狀道傍至  
犬與雞十四句為第二節言明皇黷兵不已致民久役  
於外生業俱廢此行役所以可悲者也長者至百草十  
句為第三節申說上節之意征役不休而稅歛復急民  
皆無以聊生也君不見至篇末四句則言前後沒邊之  
鬼含冤號哭於遠地陰雨之野以極其痛楚焉嘗觀蘇  
東坡諫用兵書云傷生之事非一好色者必死賊民之  
事非一好兵者必亡又坡讀班史有云戾太子生長於  
兵與之終始則嘆曰孟堅！常人也夫明皇當承平之  
時非有他故徒以志在拓邊苦生民廢農業事遠夷而  
疲中國人怨鬼哭而不之恤未幾不戢自焚之禍作竄  
身奔命不能保其骨肉雖僅獲存而兵連不解唐業自  
此衰矣班氏所謂與之終始者豈不尤信嗚呼一將成  
功萬骨枯其愁怨所積必有任其咎者天道固如是耳  
人君觀此其可以輕用民命乎又孔子曰以不教民戰  
是為棄之農民素未閑戰一旦黠行以為兵徒送之死  
地豈能取勝乎故曰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  
雞蓋秦兵耐苦戰今乃以執耒耜者與之同事則被敵  
所驅殆猶犬雞耳豈非棄之耶自三代後農養兵兵衛



民民不可為兵也尚矣唐尚用民為兵可哀者如此至石壕吏極由是觀之民兵尤不可輕用也

此當與公前出塞九首同看又梅聖俞詩云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鞞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與日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實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鎗缶空無粥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觀梅詩益可見民兵可哀然軍乏而取之民亦有勢之不容已者要在推行之善無使之悲苦如此耳

杜工部詩通卷之一

杜工部詩通卷之二

高郵張縉

男守中校

前出塞九首

單譜訂在開元二十八年黃氏以為乾元時思天寶間事而作范編在九

日詩岑參後則以為天寶年間作矣今詳其詞黃氏以為追作者良是但其事在天寶仍依范編

范註前後出塞皆傑作也有樂府之聲而理勝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交河註見前程程限期會也亡命脫其名籍而逃亡

民民不可為兵也尚矣唐尚用民為兵可哀者如此至石壕吏極由是觀之民兵尤不可輕用也

此當與公前出塞九首同看又梅聖俞詩云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鞞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與日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實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鎗缶空無粥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觀梅詩益可見民兵可哀然軍乏而取之民亦有勢之不容已者要在推行之善無使之悲苦如此耳

杜工部詩通卷之一

杜工部詩通卷之二

高郵張縉

男守中校

前出塞九首

單譜訂在開元二十八年黃氏以為乾元時思天寶間事而作范編在九

日詩岑參後則以為天寶年間作矣今詳其詞黃氏以為追作者良是但其事在天寶仍依范編

范註前後出塞皆傑作也有樂府之聲而理勝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交河註見前程程限期會也亡命脫其名籍而逃亡

也○此章敘其別家之戚前四句述事見在下者之率  
義後四句敘情見在上者之不仁蓋富士開邊事之可  
已棄絕親恩人之大情為人上者亦獨何心哉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  
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青絲即轡頭古詩宛轉青絲鞵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猱  
俯身散馬蹄○此詩敘其在道之勇出門日遠不受衆  
欺是豈忘我骨肉之恩蓋男兒有四方之志可死即死  
安能戀戀鄉土為兒女子情乎三應首句四應二句下  
四句即言其為男兒者走馬搴旗如投石超距之意賈  
勇如此且其不受徒旅欺也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  
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隴山俗歌云隴頭流水嗚聲幽咽遙望秦州肝腸斷絕  
故名嗚咽水漢武帝獲白麟作麒麟閣宣帝圖功臣像  
於閣上○此章敘其立功之志嗚咽水能令人腸斷以  
之磨刀乃欲輕彼腸斷之聲厲我奮發之氣如吳隱之  
飲貪泉意然心緒久亂不覺刃之傷手蓋真情終不能  
輕腸斷聲也雖傷手又自解云丈夫既誓許國亦何憤  
惋之有若得功名圖麒麟死且甘心豈以傷手細故而

憤惋乎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  
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此章敘其赴戍之情言送徒固有長我遠戍者亦自有  
身生死向前斯已矣何須怒嗔耶因道逢相識寄書六  
親而嘆後此決絕不復同辛苦此其氣雖壯而其情亦  
可悲矣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  
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衛青為奴僕牧羊有相者言其後當封侯此章敘其軍  
中之憤軍中苦辛卒見虜群之盛便思立功然方為奴  
僕無委任之權有難如願者奴僕與衛青本事小異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  
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此章敘其制敵之畧一篇大意只在擒賊先擒王一句  
上三句皆為此句起興下四句申言此意即所謂殲厥  
渠魁者制侵陵應立國句多殺傷應殺人句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已去  
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此章敘其築城之苦雨雪高山地凍徑危因抱寒石指

墮層冰遂言去漢地已遠築城之功未畢日暮望浮雲  
南征思欲還鄉而不可得也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虜其  
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被行列一勝何足論

楚鎔鄒鑄雙劍一雌一雄越絕書晉鄭師圍楚楚引太

敗流血霍去病擊匈奴虜其名王貴人以百數賈誼策

請必繫單于之頸而答其背軍中次車為藩以其轅表  
門謂之轅門○此章敘其不伐之心亦見主將掩功下

情不達也開元中河西將宋青春每戰運劍大呼執馘  
而旋未嘗中鋒鏑後獲吐蕃王帥問曰衣大虫皮者爾

輩何不能害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如及銅  
鐵以為神助也始知劍之異公雄劍四五動二句盖用

此事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  
有鬪爭况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丈夫生而懸弧矢于戶以其有四方之志○此章敘其  
過人之度從軍歲久豈無小功所以不言功者盖羞與

眾雷同於苟得耳夫中原異狄戎者以其有禮讓也今  
中原論功而鬪爭何責狄戎耶夫有四方之志本以安

天下為心豈在得富貴乎故羞雷同於苟得而不辭固

窮也

綆按李杜二公齊名李集中多古樂府之作而杜公絕無樂府惟此前後出塞數首耳然又別出一格用古體寫今事大家機軸不主故常後人不敢議也而稱詩史者以此

後出塞

舊譜以為乾元二年秦州作單從之雖未見所據觀末章殆必追作也范編附前出塞欲便竝觀耳

綆按前出塞蓋言哥舒翰涼州之兵其辭悲後出塞蓋言安祿山幽州之兵其辭樂悲則猶以為憚而樂則佳之矣老子曰佳兵不祥祿山將

謀叛輕于濫賞以悅士卒人趨于利故佳兵屢

勇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問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白居易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薊門在燕地古木蘭詞東市買駿馬北市買鞍韉詩生于道周周曲也吳鉤刀名○此言赴募之事首八句言人志在封侯故勇于應募遂以千百金置買刀馬蓋欲圖大功不惜重費後六句言送行之盛此行為功名之機會故問里親戚皆以為榮不復以為戚送至擁道周

老者慈愛惟贈飲食少年英銳所贈者獨在立功業意氣間也曰含笈云者默馬而意已傳矣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嫫媯

東門洛東門河陽洛邑也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霍去病為嫫媯校尉○此叙軍中之景言朝進軍營暮登橋望則見落日大旗馬鳴風寒萬幕招部伍而歸宿及夜則見明月中天令嚴夜靜壯士聞笳聲而悽慘其感令整肅如此因言其大將恐是霍嫫媯乎武皇開邊去病動遠故以之託言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百長雲六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拔劍擊大荒用減宮馬武鳴劍伊吾事○此章言人主有好大喜功之意遂啓臣下逢迎生事之心重守邊制其侵陵而已其有戰爭者不得已而應之重高勳則邀功生事者也兵書曰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彼其所以重高勳亦緣人主好尚在有以啓之爾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

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  
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道衢

兩蕃燕雲也漁陽即范陽河北之地唐時惠通河未開  
劉晏為江淮轉運使自蘇州海運故曰雲帆轉遼海粳  
稻來東吳輿臺賤卒也主將謂祿山也此章言邊將邀  
功濫賞之事故曰戰者乃人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主  
將位崇氣驕而凌上都是其反狀已露議者輒死則誰  
敢言之書云啓寵納侮祿山之叛玄宗實啓之也

觀雲  
悅轉  
遼海二句則海運在唐已然丘文莊備載其說於衍義  
補而運徒憚於涉險率以為難行若廟堂舉其說酌而  
行之亦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  
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聞道  
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舜分冀州東  
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即河北也祿山自幽州起兵陷  
河洛○此章言將校有不從叛者祿山盡殺其妻子也  
言我本漢良家子經事主將亦多矣今身貴不足論但  
將驕益愁思耳躍馬二句應首二句坐見二句應將驕  
二句本四句則言其不辜明主恩者左傳云兵猶火也  
不戢自焚前四章著明皇黷兵不戢過寵邊將啓其驕



恣輕上之心此因著祿山之叛以見明皇自焚之禍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天寶十年在長安作

公自註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西京外郭城進業坊慈恩寺唐高宗為文德皇后立故名慈恩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

奘所立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辯皇州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

象教為形象以教人即謂浮屠冥搜遐想也

孫綽天台賦遠寄冥搜

仰穿龍蛇窟謂塔間磴道屈曲而升也枝撐邪柱也羲

和日御鞭白日言秋日疾急也少昊秋神蓐收舜巡狩

崩於蒼梧之野塋零陵九疑穆天子傳周穆王觴西王

母於瑤池之上又曰天子升崑崙之虛以觀黃帝之宮

此二事皆以巡行言然舜乃勤政穆則荒遊也故借以

言玄宗幸驪山事靈湫詩亦有閬風入轍跡之句禹貢

註隨陽鳥謂鴈也○此因登高見遠憂世亂也首六句

見高而不寧動人憂思下文云云即憂思者也仰穿二句謂至塔之盡處七星四句仰而所見者秋暮之景則非盛時矣泰山四句俯而所見者昏昧之象則非明世矣於是有思古傷今之感黃鵠四句言世將亂君子小人各有謀安之計竟不知已計之安出其憂深矣其曰君看者言禽鳥皆識時而謀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對同登諸公言之也蓋寓北風惠我之意一說謂君子遠引而不返在位者皆隨時懷祿之徒耳前說為長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愚得在天寶十載考嘗在

天寶

巢父字弱翁孔子二十七世孫少與李白等六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用其語而義別禹穴在越州會稽山問訊梵語猶問候也○此因巢父遠隱送詩

以致其情也言其掉頭莫挽長往東海之濱惟詩卷留  
世而身則高蹈矣如彼龍蛇遠蟠深山大澤真得其所  
而春寒野陰之暮又適當隱之時是與文雅高流相招  
於幽絕之境其出塵之姿得於天賦是以習襟洒落囂  
囂乎萬物之表夫豈世人所能識哉惜之者猶欲苦留  
不知其視區區富貴直草頭露耳烏足動其中耶今蔡  
侯乃恬靜之人故與契合而意獨有餘樽酒敘別纏綰  
莫捨然我亦雅與同志何時寄我一書自天而下耶是  
往也李白在東海之地巢父必當尋會為我致意耳蓋  
公與巢白皆是素心之人安得不惓惓於茲別乎

說者以此詩送巢父辭永王璘之辟然未有南尋禹  
穴見李白之語考白居易稽在天寶初而璘辟巢父  
在至德二載相距後十餘歲其非辭璘辟明甚又以  
李白嘗從永王獲罪故公高巢公之見而未因以諷  
白尤非也考二傳巢父不應璘辟在稱兵之後白從  
璘在開府之時及其起兵遂逃還彭澤矣且白在玄  
宗時直使力士脫靴目貴妃為飛燕氣度如此豈從  
璘逆者况前後事跡明白尚何疑乎

醉時歌

公自註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  
 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文過屈宋德尊  
 一代常軾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被褐短  
 窄鬢如絲日糶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  
 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  
 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  
 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  
 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  
 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啣杯

屈宋是屈原宋玉也軾軻車行失利貌故以喻人之失

志補衡與孔融為爾汝交真吾師謂凡痛飲者真吾師  
 也司馬相如賣酒臨邛親為滌器楊子雲最識奇字嘗  
 被逮投天祿閣陶淵明為彭澤令賦歸去來辭○諸公  
 至何用八句敘鄭公才德之高而不遇杜陵至投閣十  
 四句敘已不遇更甚於鄭所以與鄭公但痛飲耳庸恤  
 其他又引揚馬以自解意謂有才不遇在古人亦有然  
 者非獨我二人也末四句乃勸鄭公如陶令早歸安能  
 以區區冷官為時俯仰乎

樂遊園歌

天寶十載公獻賦詔試集賢院為宰相

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似當在此歲

公自註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樂遊園  
在長安東南曲江漢宣帝所立唐太平公主於  
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唐以正月晦日  
與上已重陽為三令節

樂遊古園翠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  
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  
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閭闔晴開映蕩蕩曲江翠  
幕排銀榜拂水低迴舞袖翻綠雲清切歌聲上却憶年年  
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  
不辭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  
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公子即楊長史長生木瓢瓠生脩長者用以酌酒芙蓉  
園在曲江中有殿明皇開元間自大明宮築夾城通其  
地伏天子來幸之儀也閭闔天門也銀榜門榜以銀飾  
者也○前節十四句言宴樂遊園及遊賞曲江之勝却  
憶至末則敘其悲感之情也青春以下正言歡賞之實  
數莖以下却伸可悲之情夫老而不遇其終也已安得  
不縱酒以自遣然飲罷無歸處益可悲矣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

雲外物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野人寧得  
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築居仙縹緲旅  
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襴衡將期一諾重歛使寸  
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

魯君使人以幣求顏闔闔曰恐聽者謬遺使者罪不若  
審之使者復來求之則不得已襴衡恃才傲物曹操怒  
之送與劉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  
衡與之後竟為祖所殺此一聯言朝廷本有求賢之意  
但為諸當國者忌才不用耳○公言諫官亦達矣而詩  
義乃早知名以下六句皆言其詩義之精蓋語有詩能  
窮人之說故延句云云野人至終篇公自敘也

授贈歌舒開府翰二十韻天寶十  
一載

翰自隴右節度使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又加河  
西節度進封西平郡王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  
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畧地兩隅空青海無傳  
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  
兼節制通知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  
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  
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

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為珠履  
客已是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  
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  
空峒

兩隅北突厥西吐蕃也傳箭胡人每起兵則傳箭為號  
青海以吐蕃言天山以突厥言即畧地兩隅空也廉頗  
趙良將嘗破胡晉魏絳和戎有五利翰兼河西節度欲  
其收伏河湟之地日月低秦樹者謂翰能布朝廷威德  
明命於河西之地如所謂顯於西土者也乾坤統漢宮  
者謂翰以西北款順於朝使天下一統如在左右也胡  
人一聯又申言兩隅之空也受命一聯言翰雖在遼遠  
而蒙寵則親密也軒墀當是軒車曾寵鶴何曾寵鶴此  
一聯言上之恩寵未嘗及於清華無功之士而所任用  
者乃在太公鷹揚之流也茅土分茅胙土封建諸侯者  
也山河漢高祖封功臣誓云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  
永存爰及苗裔策行句貴謀賤戰也契合句君臣相悅  
也勲業一聯謂雖處功高之地能傾好士之懷春申君  
上客皆躡珠履相如題升仙橋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  
此橋春草用楚辭語途窮用阮籍事言幾年旅遊於外  
今日之窮則無所往矣晉孫楚恃才凌傲嘗為石苞參

軍長揖苞云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吳呂蒙為孫策所奇  
拔於行伍曰留曰識見翰有容士之度知人之明故公  
以二子為况也崆峒隴右山名○首四句槩論當代元  
功為翰張本開府以下備言翰之功在西北及蒙寵賚  
封錫之隆未為以下述已老未用世欲依翰幕以就功  
名蓋是時李林甫陳希烈當國忌才斥士無路可進翰  
獨能甄用才俊如高適田梁丘輩皆在幕下故公不得  
已欲依之以進身亦孔聖歷聘列國之意也

送高三十五書記

天寶十二載  
高適在京師作

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

西歌舒翰表為掌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饑鷹  
未飽肉側翅隨人飛節一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脫身簿  
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卷云一書記  
所愧國士知節二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  
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  
大時節三常恨結懽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中腸安不  
悲中腸安不悲諸本  
作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  
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節四  
三國志陳登言呂布譬如養鷹饑則附人飽則颺去此



告翰馭屬之道當留窮荒之賞以為將士未飽之肉也

幽并地在西北

曹子建詩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

脫身簿尉二句謂遠

去封丘尉而為書記乃不復以捶楚為職韓退之詩棲

法曹椽何處事卑陴何況親犴獄敲榜發奸偷則尉固

以捶楚為職矣武威即涼州豫讓云智伯以國士遇我

我以國士報之幕府軍府也此行二句言遠之將遠足

以慰已所望

他日又寄遠詩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即此意

男兒二句猶馬

援兄所謂大才當晚成也參商辰為商星參為晉星二

星常不相見

古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王仲宣有從軍詩○此篇

范公分作四節首節欲遠告翰務農息兵且得馭屬之

道二節言遠意氣惆儻方脫冗俗之職今又觸熱遠去

采何官耶答云一書記耳官雖微而知遇實深矣所以

觸熱遠去也三節又致戒勉之詞言不可以知遇之深

而遂不慎其儀也能慎其儀計十年後自可行其志矣

然則此行豈不足慰我所望而成功名乎四節則言常

恨不得與遠懽合今得暫合又離豈不可悲驚風二句

傷已不得去而隨遠黃塵二句念遠不得來而見已我

不得去遠不得來但望其早出可從軍之作以慰相思之

意焉



木言通

卷二

五

杜工部詩通卷之三

高郵張縉

男守中校

天寶年間所作

上韋左相二十韻

天寶十三年載作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  
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  
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  
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  
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  
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  
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  
豫樟深出地滄海澗無津  
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  
持衡留藻鑒聽履上星辰  
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隣



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玆廟堂  
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  
久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  
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高宗命傳說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成帝時西羗有警  
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楊雄即充國圖像而頒  
之戰國策按圖索驥又梅福傳猶似伯樂之圖求麒麟  
於市韋賢授昭帝詩後為漢相范睢字叔入秦為丞相  
輔成秦業盛業應范傳經應韋然業之大者本於學之  
正也豫章巨木以言負大材滄海以言其有大度李固  
傳尚書猶天之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君  
之喉舌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見素先為吏部侍  
郎銓序平允故云持衡留藻鑒漢鄭崇哀帝時為尚書  
僕射數求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魏管輅  
明易數漢陳遵與人尺牘皆箴以為榮此言見素精術  
善書也周瑜云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記儒有席  
上之玆以待聘司馬相如有消渴病子夏曰吾離群索  
居久矣列子有神巫季咸知人死生禍福莊子孔子遂  
於魯不容身於天下○此詩必作於歲初觀首四句可  
見言明皇在位四十載以其壽而壽之一世之人故曰

八荒開壽域履端啓元天下經始故曰一氣轉鴻鈞當  
是時也方求賢相以資共理思見素乃父之賢求得如  
其人者以為之相而見素實克肖而象賢故曰應圖求  
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以下方說見素之為相韋賢以  
下六句言其具相之體北斗四句言其委用之隆獨步  
四句言其備大才而復兼乎曲藝豈是四句則贊其有  
是抱負固有是勲業非偶然也才傑至篇終則公自述  
其窮以冀其用已感激四句是雖時邁急於求仕然必  
與吾道契合者然後望其汲引非苟焉而泛求也故獨  
為韋公歌此曲致於涕在衣巾然則非韋之賢抑何以  
致公之感也如此哉

醉歌行此詩范訂在至德二載是時公方陷賊中  
朝勤安得有落第之事單譜編在天寶七

載而汝伯何由髮  
如漆亦頗未合

公自註從姪勤落第歸作此以別之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  
上兒子徒紛紛驂騮作駒已汗血鷲鳥舉翮連青雲詞源  
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  
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為失偶然擢秀  
非難取曾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  
如漆春光澹沲秦東亭渚蒲牙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

杲樹覺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餅衆賓已醉我獨醒  
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泣零

晉陸機年二十作文賦楚養由基去楊葉百步而射之  
百發百中澹沲猶澹蕩秦東亭即京城門外東亭送別  
多於此處躑躅行不進貌○首八句美勤年少奇才中  
八句言勤今雖下第有才如此終當必得蓋不患勤之  
不貴但恨吾老耳末八句遂因身老不遇而極感別之  
悲風吹客衣一聯最有深思

漢陂行

在長安鄠縣西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漢陂天地黥慘忽異色波  
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  
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  
甚無氛埃鳧鷺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  
深莫測菱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  
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窈冲融間船舷暝曼雲際  
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  
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  
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啁啾鳥聲以言絲管之音也渤澥海名言陂之中流曠

邈若海也終南長安南山也冲融水深貌雲際山名上  
有大定寺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馮夷河伯也湘妃漢  
女皆水神光有無言其光或隱或現也漢武帝秋風辭  
曰橫樓船兮濟汾河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  
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此公與岑參遊漢陂而作好  
奇二字乃一篇大義此以下皆言遊漢陂之奇也言泛  
舟漢陂天色忽變至惡風白浪悔無所及俄而天霽風  
止主人開帆舟子喜甚於是鳧鷖驚飛而棹歌發絲管  
聲繁而空翠來逐言陂水清深景物穠麗舟入中流虛  
無澗漾峯陰浸水波搖影動未幾日暮船舷之聲暝曼  
雲際之寺水面月色遠出藍田之關斯時也恍然驪龍  
吐珠馮夷擊鼓湘妃漢女出而歌舞金支翠旗其光有  
無蓋因陂中昏夜月出而樂作形容其神遊異境如此  
非真有是事也及其將歸雷雨又至茫乎莫曉神靈之  
意因舉漢武橫汾辭以結之若謂一日之間亦且哀樂  
幾變如此則老而哀無異矣又按公此詩因漢陂奇固  
出語亦奇其此時驪龍亦吐珠四句最奇凡公此等處  
初學若以實理泥之殆有難解惟熟讀楚辭當自知耳

城西陂泛舟

城西陂即漢陂也

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  
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  
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悲遠天者狀笛簫之聲哀吟於空澗之際也牙檣以象  
牙飾檣以扇障面而歌謂之歌扇○此言漢陂泛舟之  
樂夫泛樓船簫管於漢陂之地又當春風遲日之時偕  
青娥皓齒以為歌舞之樂斯地也斯時也而有斯樂也  
若非小舟飛送如泉之酒亦何以暢其懷乎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天寶十三  
載京師作

唐顯慶於中書省復置起居舍人與門下省起  
居郎分掌左右龍朔改為左右史每皇帝御殿  
對立於殿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  
居注又按唐中書令掌侍從獻替制敕冊命敷  
奏文表監起居注則起居舍人隸中書正司獻  
納者也。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  
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鎖闥晴牕點檢白雲篇楊雄  
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唐儀仗殿奏事有宮女開函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中為  
瑣文天子制也宮門曰闥白雲篇莊子乘彼白雲游於



本詩通 卷三 六  
帝鄉豈以舍人清切之地為白雲鄉遂以其所注為白雲篇歟漢楊雄從成帝既祭後土於汾陰行陟西嶽還上河東賦以勸公是時欲進封西嶽賦○首二句言舍人職司獻納承寵渥而居清切之地中二聯遂言其地之清切而司獻納者如此然則公有敷奏非舍人莫能達矣故結聯云云上天正應雨露邊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

天寶十二載京師作

按史是年秋哥舒翰以隴右節度使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悉收河西九曲部落蓋是時翰遣梁丘奏捷

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首宿將軍只數漢嫖飄姚陳留玩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降王吐蕃來降之君長宛馬大宛國之馬嗜首宿草蓋降王既款蕃馬之良者皆入為中國所字矣嫖姚漢霍去病為嫖姚校尉謂翰也阮瑀陳留人為魏軍謀祭酒漢田鳳為郎入奏靈帝稱為京兆田郎漁樵公自謂○前四句言梁丘為哥舒翰持節入朝領降蕃而納款因美翰之功冠絕當時後四句言梁丘早以才名為翰所招而一時人才遂皆為梁丘引進故深有望於引已也

五六一聯問答之詞也軍謀中才名有如陳留阮瑀者  
誰能與爭長乎吾乃今見梁丘早爲翰招于軍門實能  
與之爭長也蓋因姓同即以京兆田郎爲梁丘矣

夏日李公見訪

公自註李時爲太子家令○鶴曰按宗室世系  
表李公當是李炎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傍舍  
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墻頭過濁  
醪展布俯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鬧葉  
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語吾廬幽水花晚色靜庶足充  
淹留預恐尊中盡更起爲君謀

水花蓮花也○此言李有厭煩暑而就踈曠之意故見  
訪也巢多衆鳥鬧以下六句言居有鳥蟬喧聒不足留  
客然有水花之晚靜庶可留耳豈謂在上者爭擾在下  
者靜而可從歟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  
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坼遙連滄海高職司  
憂悄悄群國訢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  
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電鼉力空瞻烏鵲毛燕南吹暎畝濟

上沒蓬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徐關深水府碣石小  
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矢萬艘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  
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鰲

嗷嗷衆訴聲周穆王東至九江以鼃鼃爲橋梁烏鵲填  
河成橋齊地在燕之南吹呖畝者言呖畝皆在水中爲  
風所吹渤海東有碣石山徐關亦齊地矢萬艘者言萬  
艘直行如矢不復回還取路也東海度索山有大桃屈  
蟠三千里名曰蟠桃龍伯國大人一釣而連六鰲○首  
六句言久雨河溢職司憂水群國告灾舍弟以下十四  
句乃言其弟在臨邑有防川之責昨以尺書至我云領

防川詩曹時操版築然水勢之大湏假神靈以治之而  
鼃鼃烏鵲之靈其實不可假也燕南至矢萬艘因備述  
其水勢之大可憂如此皆尺書所云者末四句則公寬  
其意也言我衰年無定殆同斯水之泛梗方思利涉以  
致蟠桃之地倚賴吾弟猶能有掣鰲之才力則如此水  
者又何足憂乎蓋公欲遠引而望其弟以治世之責也

秋雨歎三首

天寶十  
三載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  
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  
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比也。决明七月开花，服之能明目。前四句喻君子處亂世而不墮其節，後四句則公憂其終不能保其節，深惜之也。空白頭愛莫助也。

闌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賦而比也。闌風伏雨，風雨之不已也。前四句喻世道昏亂，後四句言百穀不成，民無以為生也。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乾。

長安布衣，公自謂也。漢張蔚閉門不出，所居長蓬蒿。前四句言自守其窮，後四句憂亂世也。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天寶十三載秋在京師作

公自註隴西公即漢中王瑀，徵士即琅琊王徽。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群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澹路，迢迢天漢東。頭騰六尺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超然歡笑同。奮飛既胡越，局從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澗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鳥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

掛席釣川漲馬知清興終

所思指隴西公漣水在關內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  
天漢橋橫南渡以法牽牛周禮六尺爲馬公子亦謂隴  
西公胡越言南北相背也樊以籠鳥莊子澤雉不斲畜  
乎樊中月令鷹隼至秋始擊北鄰居指王徵士南巷翁  
公自謂偏仄行我居巷南子巷北是也掛席即掛帆也

木玄虛海賦維長綃掛帆  
席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此詩因苦雨以興時亂而

思隱去也興而比也首四句言久雨所思以下則言苦  
雨之懷與隴西公咫尺隔絕不得同其歡笑隴西奮飛  
與我相違我且局促傷如籠鳥是以一飯累起憑軒望  
嘉疏四句言久雨動植之物皆不遂其性以興時亂  
賢者爲小人所蔽風紀之臣失其擊搏豪強之職而小  
民無所賴也故敬瞻王徵君之隱以爲我之取滴將掛  
席釣川長往不反不終爲之局促也

九日寄岑參

天寶十  
三載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  
坐西軒飯一作食錯昏書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吁嗟  
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鍊雲師晴能補天漏大明韜日  
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  
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秀岑生多新詩性亦嗜

醇酎救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曲江在長安南十五里雲師曰屏翳女媧鍊五色石以補天缺古詩地近滄天終歲雨君子小人以位言逶迤緩步也崇山即終南山陶淵明采菊東籬下西京雜記正月旦造酒八月成曰九醞一名醇酎。此因九日雨阻不得會岑參作興而比也首八句言雨阻不得會參而極相思之意吁嗟至川浸溜言久雨害稼託興以比小人蒙蔽其上人莫誰何主暗民窮上下失所大臣表著之地而與群陰比德也是節至篇末見本題言岑生能詩好飲正可共賞籬菊雨不能會何由采黃金花

中蓋所以思之者如此是時將亂故公思同志之人嗜飲以志忘世采菊以自况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邨之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携手同行亦此意也

按簡成華兩縣諸子

成當作咸謂咸陽華原二縣也

赤縣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况乃踈頑臨事拙饑卧動即向一旬敝裘何帝聯百結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赤縣附京縣漢楊惲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  
豆落而爲箕青門邵平種瓜處也鄉里朝廷一聯言新  
進與故舊皆不相顧也○此因苦寒自敘其窮困如此  
尾句謂無所控訴但自傷也

至德年間所作

哀王孫

天寶十五載秋作此年德宗已即位  
靈武改元至德故繫之至德年間作

王深父曰時安祿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夜  
半出延秋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  
從其後多爲祿山所屠鮮有脫者此詩記而哀  
之

頭頭白鳥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  
底避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  
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  
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  
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  
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湏昨夜春風吹血  
醒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  
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務面請雪耻慎  
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踈五陵佳氣無時無  
白頭烏性靈能預報人禍延秋長安城西門明皇幸蜀

所出也豺狼諭賊龍諭玄宗祿山陷兩京以橐駝運御  
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東來言賊由東都而來舊都  
即長安哥舒翰領朔方節度使有威名後守潼關爲祿  
山所破南單于回紇也花門回紇地名勢面披面以示  
誠悃也狙竊聽也五陵還是漢五陵在長安光武將興  
蘇伯阿望春陵之氣曰佳哉鬱鬱蔥蔥曰無時無見唐  
之中興亦將如漢也○言祿山破潼關靈烏報禍明皇  
君臣出奔避胡急遽之甚至於鞭折馬死骨肉之人不  
及回往遺下王孫尚佩寶玦珊瑚泣訴道傍又竄荆棘  
身無完膚雖隱姓名而帶王子孫狀貌自異故公  
爲王孫而哀之曰值此世亂盜賊得志君上播遷尔王  
孫可善保貴軀以待天下之清也交衢人衆今不敢長  
語且爲王孫少立斯須畧言其槩昨夜以下至篇終即  
期須所言者也謂祿山陷東都又陷長安皆由潼關不  
守之故哥舒翰朔方之軍素號精強今乃據險要而不  
能守致賊陷都城亦何愚鈍也所幸者竊聞太子即位  
靈武聖德北服回紇回紇獻誠請助兵破賊以雪國耻  
此事且慎勿言恐爲謀者竊聽也又臨別丁寧重戒之  
曰哀哉王孫慎勿踈漏我祖宗在天之靈唐祚不憂不  
興復也此皆申前善保千金軀之意



悲陳陶

天寶十五年冬作

房琯與祿山之黨戰於陳陶斜敗績死者四萬人公作此以悲之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群胡歸來雪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漢兵有六郡良家子善騎射雪洗箭是洗血箭也。前四句述陳陶之敗後四句言胡人得志長安遺民悲泣北向日夜更望官軍之至以勦胡也觀公野曠天清無戰聲二句是房琯用古車戰法軍士不閑遂不及力戰敗死傷哉

此詩曰良家子曰義兵則琯所將者長安民兵也既皆戰死都人不以為怨猶泣望官軍之至是唐德在人者未忘也此肅宗所以興復也歟琯以衣冠之族負時重望及用兵乃以車戰致敗其臨敗時尤欲持重而中人邢延思從戰遂大敗罷相子美上疏力救故朱文公論子美云其救房琯亦正然致四萬生靈死於一旦是豈細故則琯雖有忠盡之心亦焉能道其責也夫所責乎學者正欲通時務耳若琯之泥古不通豈所責者以制者耶張無盡孤憤詩云房琯

未相日所談皆事變一朝陳陶下覆沒十萬師中原  
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其論正矣宋張得遠數失機喪  
師耗國元氣亦與瑄類而論者猶以南軒之故往往  
比之諸葛亮吾不知之也

杜工部詩通卷之四

高郵張縉

男守中校

至德年間所作

對雪

天寶十五  
載冬作

戰苦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歌棄  
樽無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

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此聞房瑄陳  
陶之敗而作曰愁吟曰愁坐正以愁思之極不覺其復  
也初傷軍敗既愁吟又不聞後來消息尤可愁也瑄賢

未相日所談皆事變一朝陳陶下覆沒十萬師中原  
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其論正矣宋張得遠數失機喪  
師耗國元氣亦與瑄類而論者猶以南軒之故往往  
比之諸葛亮吾不知之也

杜工部詩通卷之四

高郵張縉

男守中校

至德年間所作

對雪

天寶十五  
載冬作

戰苦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歌棄  
樽無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

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此聞房瑄陳  
陶之敗而作曰愁吟曰愁坐正以愁思之極不覺其復  
也初傷軍敗既愁吟又不聞後來消息尤可愁也瑄賢

相天下望其有為今乃敗歟故書空以為恠事三四言對雪五六言對雪無聊懷抱當此時愁何如也

蘇端薛復進簡薛華醉歌

至德二載春作此詩舊譜編在天寶十五載公

是歲正月在奉先蘇薛在長安此必至德二十載陷賊中詩也詩中千里猶殘舊冰雪亦作祿

山初亂之日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頭吹野水添金杯如灑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上日正月上旬之日詩我心憂傷怒焉如擣何劉沈謝謂何遜劉孝綽沈約謝朓也絕倒大笑也井是貴者之墓猶今言陵為金井也予親聞楚人皆謂楚王墳為井上云○首節十二句言蘇端薛復宴客因陳已有縱酒中節八句簡薛華而慨心知之樂有不可保末節七句復申言縱酒之意也蓋文章有神交友有道端復得此

二者故早致名譽愛客滿堂盡是豪俊新春宴賞方有  
芳草之思安得急走移遠梅亂插繁花賞此晴景然千  
里尚餘冰雪則遠梅未可移也聊縱酒以開懷耳舊冰  
雪以世道未清開懷抱以憂時方切故承之云垂老惡  
聞戰鼓悲急觴爲緩憂心擣乃謂坐間少年當勉爲談  
笑及時行樂可也不見我之既老而無及乎遂美薛華  
所作醉歌其詞自成一家風格蒼古今天下善作長句  
者惟華與李白二人而已若何劉沈謝四子之作力俱  
未工雖復兼以鮑照之才尚愁爲其絕倒也夫此文字  
談笑之飲與諸生亦頗盡心知之樂矣然我既老則萬  
事終傷不自保者蓋後生視老人中心必不誠服也逮  
夫氣酣日落則飲將散矣頓因西風之來春日西風吹  
暮景慘切吹  
野水以添金盃使如澗之酒常得快意不特百壺而已  
則我懷抱既開窮愁盡去忽憶秋雨之時墓井傾塌井  
中之人白骨已生青苔矣彼其生前富貴果安在哉人  
生可哀如此是烏得不縱飲以開懷抱乎

大槩詩才有二有才華有才力詞情藻麗之謂華氣  
量宏深之謂力華配則翡翠蘭苕也力配則鯨魚碧  
海也華凡纖巧者皆能爲之若才力則非大手筆不  
能也何劉數子之作不過詞華已耳是以其力未工

雖兼鮑照猶愁絕倒彘彘之士其得不見笑於大方  
 家也韓退之謂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正以其才  
 力勝耳然才力非可強為必作者度越一世然後風  
 格高邁自成一家又公以薛華與李白並稱華竟不  
 聞於後世則不朽者詞章果足恃乎立言君子其必  
 有說矣

晦日尋崔戡李封

諸本編作乾元元年是年春公  
 方在諫省詩辭皆非居官語意

蘇吞九州地軸為翻正極亂時  
 也范公定為陷賊時作良是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散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來

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聞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

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

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歡况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竹頗

脩脩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促筵色已畏空樽愁

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芽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

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憂至今阮藉

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且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

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

沉浮

記蓬戶甕牖令節唐以正月晦日上巳重九為三令節

黃屋天子車蓋阮藉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

故明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常酣飲以自全威  
鳳凰之有威儀者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水族畏之博  
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此因令節尋仁里  
而作言方穩卧爲朝光入戶驚着弊裘而起見春氣和  
柔遂梳頭出門徒步逍遙以尋崔李二子情極歡洽因  
覩草色蜂聲春氣之和思得陳農器而休甲兵然甲兵  
未可休也彼上古葛天之民惟知自適不任國憂故阮  
籍爲身謀而孰醉但今日高賢遠引巨賊橫行宇內大  
亂不能不爲之深悲者是雖不若阮籍身謀亦借酒而  
自慰也

春望

至德  
二載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  
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司馬溫公曰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  
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趙  
曰烽火句應感時家書句應恨別髮本白今更短亦感  
時所致總見傷時之意以結之

月夜

至德  
載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  
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鄜州在陝西○送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此其只獨看  
者也香霧至雲鬢之濕清輝至玉臂之寒此其看月之  
久憶望之至也何時應今夜虛幌應閨中雙照應獨看  
前睵小不解憶乃復可悲韋應物悼忘詩云幼女復何  
如時來庭下戲語意極悲蓋本諸此

哀江頭 至德二載

曲江在長安城南十五里有芙蓉苑內有宮殿  
明皇嘗築夾城通之與貴妃遊幸其地遭祿山  
之亂公作此以哀之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  
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  
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  
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墮雙飛翼明眸皓齒  
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劔閣深去住彼此無  
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草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  
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南苑即曲江芙蓉苑又名宜春苑第一人指貴妃唐制  
內宮有才人七人明眸皓齒亦指妃血污遊魂妃死馬  
嵬也清渭在長安劔閣在蜀○首四句觀江曲景物而  
哀之宮殿荒寂蒲柳姿綠其傷情何如也憶昔至雙飛



翼八句追憶明皇與貴妃遊幸曲江之事輦前才人四句雖是鋪敘當時從行之人如此其實托意言祿山之逆輦前蒙親倖也帶弓箭材武也白馬嚼金勒恃寵驕也翻身仰射反面肆逆也中雙飛翼傷其同歡故下文直云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二句言南北相邈彼此絕問此一聯極有深意末四句申言吞聲之情不但江草江花之無終極及聞黃昏胡騎滿城遂昏迷不知城之南北其哀情至矣

雨過蘇端至德二載春在賊中作

公自註端置酒

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乎兒具黎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碧委墻隅草親賓縱談謔喧鬧慰衰老况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此公陷賊中無聊因蘇端留飲作此以自慰蘇侯以下言喜遇款留厚情又值花草佳景既有談諧足慰衰老况逢霈澤可保糧粒得以暫開懷抱且不憂妻孥可也

喜晴至德一載春在賊中作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青燐

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肌豈無涯干戈雖橫  
聲去放慘淡闢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  
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芝往者  
東門氏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英賢遇軾軻遠引蟠泥  
沙顧慙昧所適迴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  
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莊子青青之麥生于陵陂四皓隱商山採芝以食邵平  
秦故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東門史記子所  
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軾軻比時運之不利賈誼賦鳳  
縹緲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揚子龍蟠于泥  
其尊矣漢陰鹿門在襄陽龐德公隱處博物志天河與  
海通世有人居海渚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查  
與槎同○皇天至萊與麻言喜晴千載至篇末則因情  
景而感懷也商山採芝東門種瓜其人雖已往其道則  
誰得而非之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英賢遇世亂  
而隱者其道當然也今我乃昧於所適回首已晚矣雖  
然入山則有鹿門不遠浮海則有靈槎可求苟欲隱尚  
可隱也焉能學衆口徒嗟歎乎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至德二載夏達  
鳳翔行在所作

漢中唐與元府本梁州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  
 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  
 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  
 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手畫三  
 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  
 至尊方旰食伏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杜史晨征憩正當  
 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烟  
 根山門萬里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  
 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一作別帝恨無匡復姿聊  
 欲從此逝

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雄河東城瓊岐梁鳳翔也

二京長安洛陽也至德元載十月上至彭原第五琦見

上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州令漢中

王鴉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詩為下國綴旒南伯

謂漢中上將七曜日月五星也左傳楚君大補

闕諫官也蕭望之願在朝補闕杜史御史也左傳季札

觀樂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漢紀

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首四句言玄宗失其威天下

之道以致逆胡之亂自此遂無寧歲川谷二句即無寧

歲也天子至旒綴十句言肅宗即位靈武移兵鳳翔振

敝而服遠離兩京未收而四極我得制之然軍興儲胥最急漢中通淮湖租稅以供國用故使者星散而出以催軍儲國勢尚危險也南伯以下美漢中主將之賢樊君此行必能相合坐知七曜而冰雪淨其聰明手畫三軍而雷霆走其精銳以羨南伯之賢如此蓋定天下之亂非智勇不可也此一段承上蕭索漢水清二句而言幕府至長久計言朝廷命樊為判官之意而勉樊以濟時艱也蓋諫官本不當遠出特以時艱之故欲其布德惠為長久計耳此一段承上使者紛星散二句而言回風至迢遞言相別忠憤激烈之情徘徊至末則因與樊別歎已無所效用今民思唐之遺澤而皇上中興恨我非匡復之才聊欲從此遠遁以避亂而已是時蓋未授拾遺也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至德二載授拾遺時作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頃早去秋群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牧遺氓風俗還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颻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今我惡懷抱○若人才思濶溟漲浸絕島樽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

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涼州武威郡節度使之治所去秋群胡反謂至德元載吐蕃陷隴右宕鄯郭河等州族父杜鴻漸也是歲遷河西節度使公時為拾遺長孫為侍御史皆諫官故曰同官東郊史思明西極吐蕃也。首八句言長孫別去之速則以西邊之急也去秋至再造四句言河西經吐蕃之亂民重傷殘長孫此行當愛養遺民有更生之德叔父以下言鴻漸奏辟長孫為判官奪我同官之良為彼邊胤之用若人四句正見其為同官之良末四句申別意而期以安邊反正之功也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校書郎至德二載杜鴻漸節度河西奏辟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今第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踈通畧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峰石載驛快馬金纏轡黃

羊飶不羶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淡苦士志安邊敵  
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可用騏驥龍吟迴其頭  
夾輔待所致

鷹隼至秋乃擊惟南風作秋聲故盛夏鷹隼擊也崆峒  
青海皆河西地軒輊動搖不安也詩如軒如輊邊方有  
警書則燔燧夜則舉烽連山暗烽燧言吐蕃入寇書西  
被于流沙漢文帝前席賈生堯歷試舜武威即安西都  
護府也漢紀撥亂反之正光武時異國有獻名馬日行  
千里詔以馬駕鼓車左傳夾輔周室○此詩范分四節  
愚意當分五節第一節時危異人至一句是一篇之柱

上三句言時危下二句言異人至第二節詔書至神器  
見異人之實宗廟至烽燧見時危之實第三節言上命  
爲安西判官之意以此地最急且重非輕用也所以見  
時危用異人意第四節期杜亞安邊反正方爲異人勿  
似常人踴躍安西享用之美而已安邊以佐元帥言反  
正以正神位言末四句爲第五節言異人當有異用見  
亞不當爲判官姑用以安邊耳天子方咨嗟眷顧以待  
夾輔致反正之切也應前帝曰大布衣二句及歸來再  
前席之句○嘗聞已已之變于少保招草野豪傑湯胤  
績應募大營于欲試之胤績請無以紙筆贅請以面對

問以三十餘事答應如響悉中肯綮將士傾聽吐舌吾不知杜亞何如若胤績者真異人也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至德

二載作

郭中丞英乂也郭知運季子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西兵淒涼餘部曲燁赫舊家聲鷓鴣  
乘時去驂騮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  
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和虜猶懷惠防  
邊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  
駭鯨中原何慘黯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

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  
金椀出無復總帷輕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果恩朝共  
落榆榆夜同傾三月師逾整群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  
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掃  
攬槍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耻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  
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  
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  
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  
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西山謂秦州英乂先為秦州都督詔還加隴右節度使

其父知運嘗節度隴右部曲猶有存者故曰淒涼餘部  
曲今英又又節度其地故曰燁赫舊家聲天水即秦州  
雪山在隴右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陳琳檄  
云若駭鯨觸細網此喻安史之亂昭陽漢殿名笳胡所  
吹者細柳營在長安王子白衣行見哀王孫詩金碗出  
即秋興詩所謂早時金碗出人間者總帷喪帷也此二  
句言園陵遭其伐掘杳愚連闕曲閣以蔽烏雀者挽搶  
妖星也圭竇穿墻為竇如圭窮士之居也雲梯楚王令  
公作雲梯以攻宋齊說客漢酈食其說齊王田廣下七  
十餘城叔孫通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微班公自謂詩  
周行箋云周獨坐美英又後漢宣乘拜御史中丞光武  
之列位也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  
故京師號曰三獨坐王粲以西京擾亂之荊州依劉表  
公借言欲依英又元帥廣平王俶也時朝廷以俶為元  
帥李嗣業為前軍收復長安安邊仍扈從期英又以安  
隴右之邊仍歸朝扈從天子也○首十六句言英又以  
西北之將為隴右節度使燕薊至同傾十六句極言胡  
虜亂華之慘黯三月至挽搶即期英又以平寇圭竇至  
含情十二句則公自述其送別英又之情廢邑至末八  
句深說時艱勉以共濟而立功名也



獨酌成詩至德二載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前四句言飲酒之樂從為客忘其為客也後四句則言所遇非時不得行志強顏一官有愧野人之踈散也蓋禹稷當平世過門不入顏子當亂世簞食瓢飲夫進既不能憂天下之憂則當退而樂一己之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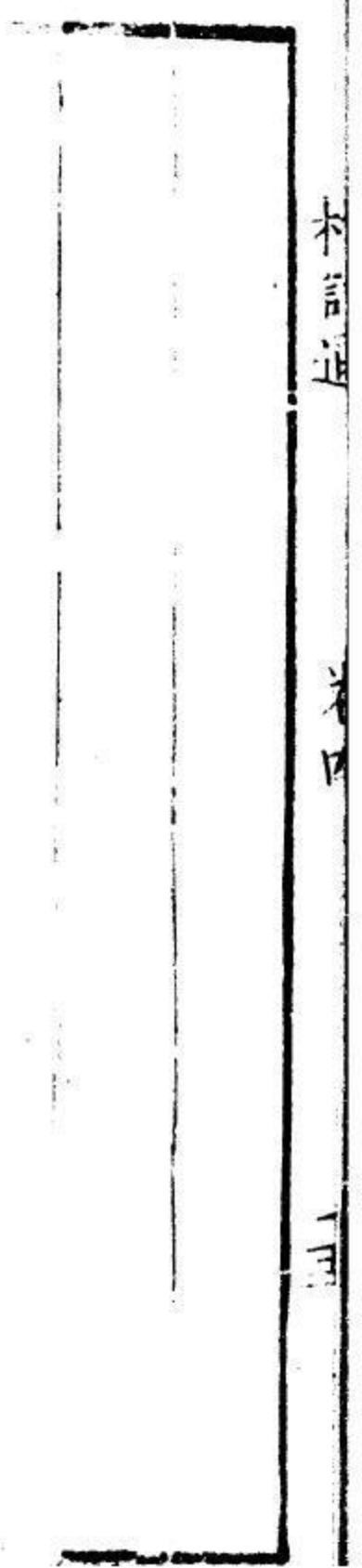
徒步歸行至德二載

公自註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作特進李嗣業也時為邠州守史稱忠毅憂國前後賞賜皆以給散軍士有馬千匹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具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鳳翔千官從駕官也且飽飯時當恹得飽飯足矣青袍朝士公自謂也

杜工部詩通卷之四



木  
記  
通

卷  
四

三



杜工部詩通卷之五

高郵張紱

男守中校

至德年間所作

王華宮

至德二載秋作

王華宮在坊州宜君縣之鳳凰谷

溪迴松風長蒼鼠窠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  
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  
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  
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宮近有符堅墓前有溪曰醜醜莊子天籟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公自鳳翔行在歸鄜州探家路經王華宮有感而作首四句言路經王華宮陰房四句言宮年久悽愴之狀及宮前秋景美人四句言宮之故物皆已頽壞獨石馬存耳末四句公感宮之銷歇而傷已之勞役也意謂萬物終歸於盡誰是長年者乃冉冉征途問乎此所以憂來浩歌而淚盈把也蓋公自感非泛慨世人張宛丘每好哦此詩以為風雅鼓吹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言響節奏得其似乃離黃州之作偶同此韻其詩云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迴地勢卷天豁江面瀾中流望赤壁石脚挿水下昏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隣里通借假別之豈無情老疾為一洒篙工起鳴波夜樊山

九成宮

至德二載秋作

唐志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有九城宮本隋仁壽宮貞觀五年修之以避暑因山有九重更名焉魏徵作碑

焉魏徵作碑

蒼山入百里厓斷如杵白曾宮憑風颺岌業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洞揭嶸恠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墻後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久

天王狩太白駐馬更搔首

范註此嘗不成者也此所以駐馬而復搔首也杜詩之沈鬱頓

挫類

岌業高貌土囊土穴也宋王風賦起於青蘋之末怒於土囊之口揭嶭嶭嶭嶭貌周穆王觴西王母于瑤池書峻宇雕墻天王狩太白用春秋狩於河陽之義太白鳳翔山名○此公自鳳翔歸鄜州路經九成宮有感而作首四句言宮在山谷中驟風之處見可以避暑立神四句言宮之高麗紛披四句言宮前景物聞猿迸淚又以起下文之意荒哉至雕墻後言隋以荒於營建而亡故宮為唐有雖無增修亦不當更置官守蓋其地雖非瑤玉瑤水之遠而其制亦犯大禹雕墻之戒也末四句公言我來方值時危仰見此宮嗟嘆者久之以平時吾君嘗避暑於此今天王乃狩於太白未能反正故駐馬更搔首焉搔諸本作回意尤明切

羗村三首

羗村在鄜州洛交縣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恠我在驚走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墻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崢嶸高秀貌雀噪客歸用古語乾雀噪而行人至更字

作平聲便不成語陳後山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翻  
意亦妙不如杜語自然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穰却去憶昔  
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字煎百慮賴知禾黍  
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莫

離好皆去聲嬌兒四句兒情甚至謂兒憶我昔時嘗好  
追涼却故繞池邊樹黍秫糟床斟酌以慰遲莫言懽趣  
也遲暮應晚歲

羣鷄正亂叫客至鷄鬪爭驅鷄上樹木始聞叩紫荊父老  
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携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  
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重策征請為父老歌艱  
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

客至之時羣鷄正亂叫鬪爭驅鷄上樹始聞叩門却是  
村家景苦辭四句父老自解酒薄之意請為二句公荅  
其意也

北征 范註前諫懷詩當  
與北征詩同看

東坡曰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  
色爭高可貴也山谷曰北征詩書一代之事與  
國風雅頌相為表裏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

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拜辭詰闕  
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  
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  
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一節靡靡踰阡陌人烟眇  
瀟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  
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  
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載古車轍青雲動高  
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  
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  
世拙坡陀望鄜時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備水末  
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  
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況我墮胡  
塵及歸盡華髮二節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  
迫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  
膩脚不韞牀前兩小女補紵繞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  
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  
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  
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晚粧隨手抹移時施朱  
鉛狼籍盡眉潤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鬚誰  
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

得說三節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  
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  
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疋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  
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  
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  
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  
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四節憶昨狼狽初事與古  
先別奸臣竟薶醢同惡隨蕩析不聞貞殷衰中自誅褒妲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  
人盡非下今國猶活五節淒涼大同恐寂寞白獸闕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六節  
業樹立甚宏達六節

東胡指安慶緒靡靡遲也鳳翔肅宗行在所邠郊邠  
州地涇水所通桃源在常德府鄜時即鄜州公家所在  
必言時者時地高而遠先見也我行二句言望家而行  
速如此哥舒翰守潼關師敗降賊天吳水獸八首八足  
尾背青黃見山海經海圖四句公言見妻子寒凍以海  
圖舊繡為小兒短衣故波濤為之折繡紋為之移天吳  
紫鳳之類或顛或倒也左傳天子蒙塵于外回紇即回  
鶻時送五千人助順伊洛東都西京長安也青州徐州



恒山碣石皆東北之地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  
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言世事垂者稱狼狽褒姒褒  
姒妲己也按詩言夏商當云妹妲此指貴妃周宣王漢  
光武皆中興主桓桓威武貌陳將軍陳元禮也首建誅  
國忠之策大同白獸皆宮殿名翠華天子之旗園陵天  
子所葬之處也。第一節述將行戀闕之懷第二節述  
行後在道所見之景及陷胡之事第三節言至家見妻  
子之事第四節言回紇助順滅胡之事第五節言國雖  
遭亂而君能悔禍臣能效忠與前代不同第六節言乘  
輿反正實祖宗在天之靈創業垂謨之遠也邵康節  
唐史云貞觀若無風凜凜開元安得氣堂堂即杜公之  
言實錄矣。公深以借回紇兵為非計故云聖心頗虛  
竚時議氣欲奪後回紇果為唐患至於收復河洛則欲  
乘機長驅幽薊故云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當時郭  
子儀李泌諸臣亦欲乘河陽之勝搗賊巢穴然後還京  
惜肅宗不能從而河止迄不為唐有以至于亡即此二  
事觀之杜公經濟槩見其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  
蓋謂此也

月至德二載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

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蟾兔以比近習小人入河不沒不離君側也搗藥長生  
竊國柄者不絕也只益丹心苦無路以告也能添白髮  
明憂思益老也故結句云云謂照見軍營則愈觸其憂  
矣蓋祿山之亂官軍營於長安城西虜寇勢逼如此而  
近習猶用事天下望清光者何由見太平耶此其苦心  
者○公又詩云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嫦娥寡  
天寒耐九秋其蟾兔亦指近習疑鶴髮猜忌老成也戀  
貂裘連結黨與也末二句則憂人主孤立  
不能勝陰邪之多也此  
意舊皆缺註今附見之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按史至德二年九月丁亥以廣平王俶為元帥  
司空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  
衆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香積寺之北與  
賊戰斬首六萬賊大潰癸卯大軍入京師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萬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殿  
羅玄冕轅門照白氍秦山常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  
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  
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許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  
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鰲  
戈鋌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

遺毒螫已足沃腥臊瘡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  
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  
突劍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賞釵釧準擬獻  
香醪

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帳殿行  
幸所在以幄帟為殿玄冕卿大夫之服梁陳慶之軍悉  
着白袍天子出稱警入稱蹕羊腸坂在太行天下之險  
也雉尾扇也五丈原在長安近地關中八水涇渭澠灞  
澤瀉澧滴也空壁壘散風濤言賊退也元帥廣平王俶  
司空郭子儀漢蘇武持節使匈奴晉呂虔有佩刀相者  
曰必三公可佩花門謂回訖拓羯謂安西西域傳云安  
西募勇健者為拓羯猶言戰士也羸俘何足操言殘寇  
不足平也劍吹毛言其利也古有吹毛之劍

潼關吏

至德二載公  
歸京師作

潼關又名桃林塞在華陰縣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  
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  
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  
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  
為魚請噉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草草勞苦貌戰格列柵也丈人關吏稱公也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桃林戰謂哥舒翰與賊戰于桃林為賊所敗死者百萬○此公因潼關吏言關之險隘而戒其不可恃險也首四句言築城之險借問二句公問而關吏答也因要公下馬指示關之形勢連雲至一夫皆關吏言關之險隘如此末四句則公因關吏之言而以哥舒恃險而敗之事戒其防關之將也

留花門 至德二載收京後作

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

今言花門指回紇也時用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餘孽

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范註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此中國何如時也讀此者可以鑒春秋書會盟成之義矣謂子美詩為詩也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飛哀笳晚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胡塵踰大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湏留原野轉蕭瑟

匈奴自稱天之驕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匈奴贊

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注云馬曰羈牛曰縻

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漢以江都王建女為公主嫁烏孫昆莫

公主悲愁作歌曰願為黃鵠兮歸故鄉肅宗以幼女寧

國公主嫁回紇可汗詩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左輔馮翊

也積雪回紇衣冠皆白若積雪然沙苑唐牧馬地在馮

翊撒烈超越貌上林賦轉騰激洌言相撒也雜種即謂回紇丘希範書姬漢

舊拜無取雜種○此因留回紇兵於沙苑而作首四句言夷性

必為中國之患下因承言夷狄自古為患而中國所以

制御之道不過叛則薄伐之來則羈縻之而已未嘗與

之共事也今何為使之傾國而至出入暗金闕乎蓋中

國有安史之亂隱忍用之以驅除耳昔齊吳弟女周鄭

交質皆隱忍也歌黃鵠指白日非隱忍而何連雲至篇

末却言留回紇於沙苑之地深為農桑之害其種類之

多北踰太行南抵京室當時原野遭亂而蕭瑟今亂雖

驅除又留此物以為民患則轉蕭瑟矣

瘦馬行至德二載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硤兀如堵墻絆之欲動轉欹側此

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衆道三軍遺路傍皮乾

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遂餘寇驂駟不

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廐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  
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  
晶光天寒遠放鴈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誰家且養願終  
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碑兀骨高貌六印一作火印乘黃神馬也王褒頌曰過  
都越國蹶如歷塊顏延年賦願終惠養。此詩舊註謂  
傷房琯者得之通篇叙其一敗遂棄置可傷如此末則  
冀人主復用以收其桑榆之功也

洗兵馬

公自註收京後作

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  
命在破竹中祗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  
騎汗血馬回紇餒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  
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  
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  
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  
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繞  
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  
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  
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

尺鬚眉蒼微起遭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  
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  
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藪芝  
曲詞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  
淇上健兒歸莫嬾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  
洗甲兵長不用

山東河北地

唐都安長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

詩誰謂河廣一葦抗之

破竹言易也

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以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矣

鄴城

相州也時鄆子儀破賊十萬于衛州獲安慶和乃圍慶

緒於相州

今河南彰德府

朔方指鄆子儀時為節度使汗血馬

出大苑上林苑有蒲萄宮肅宗宴回紇於此海岱是山

東河北之地崆峒在西軒轅問道廣成子處此謂明皇

幸蜀也成王廣平王俶也郭相即子儀司徒李光弼也

尚書王思禮也鶴駕太子駕也周文王為太子雞鳴問

寢楊子攀龍鱗附鳳翼丞相蕭華也子房張鎬也鎬徵

起窮谷故稱江海客青袍當作青絲指安史也

大同中童謠青

絲白馬青絲為轡亦以應識

白環銀甕皆瑞物帝王世紀

之德米獻白環顧野上應瑞圖至

者宴下及醉刑罰中則銀甕出 四皓隱商山歌紫芝

曲鮑明遠作河清頌至德二年黃河清三千里蓋收京

之瑞也淇上健兒衛相州屯兵也城南長安城南也武

王伐紂風霽而乘之大雨王曰此洗兵雨也○此公因諸將之捷遂思盡偃甲兵也凡四節每節十二句一換韻首節言山東河南俱已收復惟鄴城未下亦當不日而得皆由獨任朔方之兵成此大功也汗血馬滿都而回紇受擒已喜肅宗威清海岱還思明皇出奔西蜀卒徒久役於外天下共惟於兵蓋因今日之平復回思前日之艱難痛定思痛喜之極也二節言委用得人諸賢効力故能撥亂反治君子不復思隱小民亦得安生兩君次第回宮復覩父子之樂三節言封賞功臣頗多俸得亦惟內脩又有其人故寇盜不敢復起而成此中之治也四節言率土既平諸祥必至黎獻共臣詞人頌頌農民安業皆望雨澤以及時耕種復祝攻鄴軍士早歸以慰其室家之思夫然則兵甲悉休矣安得壯士挽天河之水洗此甲兵之爭永不復用乎蓋厭亂思治之心如此其至也一篇之意全在末二句

寄李十一

白

十韻

至德二年作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泯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来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栖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



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  
處士襴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蕙苾謗何頻五嶺  
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  
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  
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恠恩波隔乘槎與  
問津

賀知章號四明狂客見太白文章歎曰子謫仙人也言  
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又玄宗  
遊白蓮池召白作序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白  
作樂章賜錦袍後白為高力士所譖自知不為朝廷所  
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杜公嘗與高適過汴州酒酣  
登吹臺慷慨懷古太白集有梁園醉歌泗水在山東後  
漢馬援征交趾載蕙苾種還人謗以為明珠大貝五嶺  
大庾始安臨賀持陽揭陽也白為永王璘之譖流夜郎  
五嶺三危與夜郎鄰境也賈誼謫居長沙有鵬鳥入室  
作鵬賦孔子泣麟曰吾道窮矣黃公四皓之一穆生見  
楚元王不設醴酒而辭鄒陽見怒於梁王下獄遂從獄  
中上書此皆以比白之不從永王璘而璘本待白之薄  
當時不見察已施之於法誰能為陳此義也古今詩話  
云老杜此詩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

臘日至德二載為拾遺時作

唐以大寒後辰日為臘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  
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  
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  
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鬕下九霄

紫宸唐殿名唐製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鬕所盛之器也○大寒之後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至治臘日而煖此寒極而春亂極而治世道一轉之機也故公喜而賦焉雪尚在故萱曰侵凌春未來故柳曰漏洩觀之植物驗其氣之和者如此則陰沴衰將無有驅逐之氣復行如有導迎者乎遂欲縱酒謀良夜之醉正值散朝多休暇之時是日也且有恩澤之頒自天而降其喜而榮賜縱酒之意盖有不容已焉者矣

杜工部詩通卷之五

工部詩通卷之六

高郵張縉

男守中校

乾元年間所作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乾元元年春在諫省作

大明宮即蓬萊宮其殿為含元元元日冬至受華

夷萬國大朝會即古之外朝也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僊槎旌旗日暖龍蛇動宮  
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  
世掌絲綸美池上千有鳳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工部詩通卷之六

高郵張縉

男守中校

乾元年間所作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乾元元年春在諫省作

大明宮即蓬萊宮其殿為含元元元日冬至受華

夷萬國大朝會即古之外朝也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僊槎旌旗日暖龍蛇動宮  
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  
世掌絲綸美池上千有鳳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夜即五更起於甲止於戌九重以禁地言梃在禁內

故稱僊醉言花色也舊註引方朔事殊謬龍蛇旌旗之

所畫者絲綸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世掌者謂至繼父

曾為中書舍人知制誥也玄宗傳位至讓冊帝曰昔先

命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池鳳池謂中書省鳳毛南宋

謝鳳子超宗有文詞帝曰超宗殊有鳳毛○首二句言

早朝之時見春色之盛三四以朝儀整肅著時和物育

之象五六言舍人居近侍有敏麗之才尾聯則及其世

官之美而申結之前四句見早朝大明宮後四句見和

賈舍人詩意按此早朝詩賈至倡公與王維岑參二人

天紫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十條弱柳垂青瑣百轉流

鶯絃連華劍珮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

波鳳池東朝朝染翰侍君王岑參鷄鳴紫陌曙光寒鶯

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

春一曲和皆難玉維絳幘錦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

裘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僊掌

動香煙欲傍宸龍浮朝罷須

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池頭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乾元元年

宣政在含元殿後謂之正衙朔望御之即古之

內朝也其左右有門下中書二省公為左拾遺

隸門下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佩爐

煙細細駐游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鳩支鵲亦多時侍  
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榜門榜也以黃金飾赤羽旗旗畫赤鳥也委佩禮主佩  
垂則臣佩委駐游絲因爐煙而為之駐也蓬萊宮名雲  
常五色休祥之徵也鳩鵲漢之觀名在甘泉宮雪殘多  
時言積陰消也侍臣公自謂也青瑣謂省門青塗連瑣  
者也○前六句以宣政殿言見朝廷太平之象尾二句  
上言退朝下言晚出

紫宸殿退朝口號乾元元年  
諫省作

紫宸乃唐內便殿謂之上閣日御之即古之燕

朝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  
覆千官淑景同影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  
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昭容女官唐制天子燕朝宮人引至殿上高閣報謂傳  
呼晝刻此言內廷之深邃也東省門下省在宣政殿東  
公時為左拾遺隸門下故曰歸東省夔龍舜二臣名龍  
作納言實中書令之始鳳池中書省也蓋晉人以中書  
比天上鳳凰池時中書令權重兩省故有會送之體○  
此內殿也其所詠者皆宮中之景

題省中院壁

乾元元年  
諫省作

掖垣竹埤皮 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  
落花游絲白日靜 鳴鳩乳燕青春深  
腐儒衰晚謬通籍 退食遲回違寸心  
衣職曾無一字補 許身愧比雙南金

省門曰掖垣墻也埤增也竹埤謂掖垣之上以竹槍纒為儲胥也雪山之積雪也通籍謂為拾遺衮天子龍衮衣也補補其闕也詩大雅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南金南方之金謂重物也○此公有不得志而題之院壁也前四句言省中之景後四句則歎其不得志之意然景中已微寓其情梧十尋表孤高也常陰陰苦陰勝也

白日靜慨素飡也青春深惜時邁也故後段遂明言之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乾元元年  
諫省作

雀啄江頭黃柳花 鷓鴣晴交瀟瀟  
漉漉滿晴沙 自知白髮非春事  
且盡芳尊戀物華 近侍只今難浪跡  
此身那得更無家 丈人十力猶強健  
豈傍青門學種瓜

興也鷓鴣似鳧長脚有毛冠瀟瀟毛五色皆水鳥也非春事言無與春事歐陽公詩所謂青春固非老者事是也近侍謂為拾遺○公見曲江花鳥以發其興言華如此而我自知衰老無與春事矣然春雖無預於我我則不能不感於春故且盡鄭公之芳尊以戀此花鳥也夫

既老矣固當浪迹以適其意但今居近侍之官有難於  
遂願者欲去官以自適又為家累有資祿仕安得更無  
家累遂我浪迹之願乎凡此乃我因衰老然耳若鄭丈  
力猶强健豈當為隱計也是時公蓋志有不行不能安  
其位矣

曲江 乾元元年  
諫省作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  
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  
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古語飛此一片花減却三月春色翡翠羽翠青羽俗

翠鳥為翡翠飛水上食魚苑謂芙蓉苑在曲江西南麒  
麟塚前石獸也小堂巢翡翠言雖貧可樂高塚臥麒麟  
言死後雖貴可傷○前四句言及時行樂後四句則言  
所以當及時行樂之意

曲江對酒 乾元元年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  
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  
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  
苑即芙蓉苑吏情猶言宦况也滄洲即江頭之洲可適  
意者也遠跡曠也拂衣謂去官也○此以首句見題次



句言江頭宮殿三四言江頭景物五六即所謂坐不歸者末又以不歸之意結之

曲江對雨乾元元年  
諫省作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胭脂落水  
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  
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雲覆苑牆雨意不絕也龍武新軍玄宗置龍武軍肅宗  
又置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騎故曰新軍芙蓉苑連曲  
江玄宗駕常游幸其中有殿金錢會開元間於中和節  
賜百官宴錢於曲江合宴并賜太平教坊樂錦瑟即教  
坊樂也前四句對雨之景以寓比意雲覆牆時木清  
明也年芳靜才不見用也林花著雨落君子摧殘而去  
位也水荇牽風長小人附合而夤緣也後四句對雨之  
懷言乘輿不出南苑之人徒為望幸因思復見太平之  
盛會也

因許八奉寄江寧是上人乾元元年

江寧在今應天府

不見吳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具舊來好事今能否  
老去新詩誰與傳棊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  
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潺湲流而不絕貌袈裟釋服也君指許八○首二句因  
別之久故感之至三四寄問之意舊來好事今尚能否  
恐其將倦于衰年矣老去新詩誰與傳之于我意其必  
進于昔日矣唐僧多能詩旻蓋亦能詩者舊註謂為杜  
公詩者誤五六追憶舊游之情乃其好事之實也末言  
旻公聞許八話我為官而在必且問我何為許八當告  
以頭白昏昏只醉眠耳言雖為官而在然老矣無能為  
也已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開元二十四年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元二十四年  
種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首句遠人被化二句相國製文落者言自天而下也三  
殿蓬萊拾翠紫微也翰林頒詔自此而去五六句客程  
之適也末二句望其速歸也因滄海之遠不可以人寄  
故曰天遣

偏側行乾元元年

公自註贈畢曜

偏側何偏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隣里間十日不一見  
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我貧無乘非無  
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隴足無力徒步

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  
聞鍾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  
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  
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  
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偏側相迫也請急請假也會通籍掌門者會驗名籍得  
以通出入也辛夷木筆也正二月開花方外遊方之外  
者也○此贈畢曜招其過飲也言與畢君鄰居相近不  
得常見者以無馬出入耳夫我負無馬其足固在也昔  
常相過今乃不得過者非因居官愛重其身亦非年老  
足之無力但徒步而來恐為官長所怒耳畢君想當亮  
察此心也且曉來風雨睡美雖朝天亦不能去蓋丈夫  
所圖者大其性命當惜故泥滑不敢騎驢而請假通籍  
也復言思畢君而不能見但誦其詩神采凜然猶相見  
也况春光易過我二人皆老矣乃苦於酒貴稀得醉眠  
我固不能過君君當速過我以飲一斗今却有錢三百  
足為酒價也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手呼兒延入戶手  
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厓

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  
與精靈聚已知僊客憶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  
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淡來  
悲風

無丹青言逼真也精靈言畫之神彩也已知更覺一聯  
言僊客有出塵之姿已知與此畫相覩而畫之精妙非  
人所知更覺良工作此時用心獨苦也結語悲壯有餘  
意

題鄭十八著作丈

乾元元年  
春作

虔貶台州司戶公作傷之題字恐誤

台州地瀾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  
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  
橋東滌恨水皇陂岍北結愁亭賈生對鵬傷王傅蘇武看  
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禰衡實恐  
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  
聖日瑩

第五橋皇陂俱在長安城外乃會別之地也周禮刑新  
國用輕典漢禰衡才高氣傲後為江夏太守黃祖所殺  
此比虔為當時所忌東方朔去官居會稽人或傳其歲  
星下降此比虔之謫台也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乾元元年

鄠縣屬長安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  
飲漢水慕靈州自矜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  
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鴛鴦輩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  
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  
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鬣未易識側身注目長  
風生

金牛漢中縣名蜀嶓山出漾水東流為漢靈州即靈武  
肅宗行在之地急難材言能脫人於急難也鴛鴦凡馬  
也耳銳小如截筒蹄高堅如削玉其骨如鳳其鬣如龍  
皆良馬之相○言李文胡騮嘗避胡至蜀又自蜀迴見  
肅宗於靈武有一日千里之疾李文自矜此馬為絕代  
奇物每一乘出人皆愛之我聞李文說盡此馬脫人急  
難轉益愁向凡馬之不能脫人難也因觀此馬異相自  
是神龍別種不比鴛鴦但豢養多肉而已此比出眾之  
才非若庸流徒享富貴無補緩急也洛陽二句言此馬  
經過急難今日喜得與人同履清平大道末二句言鳳  
臆龍鬣固未易識至如一側身注目間而長風生焉其  
亦可謂良馬也已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乾元元年

四鎮富精銳推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  
夜知道蒼鷹饑着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

安西節度使統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國謂之四鎮齊桓公伐孤竹失道管仲請放老馬而隨之列子用意不分乃契於神○前四句言安西之兵精銳無敵後四句則言雖有此精銳當知駕馭之道故馬有老而可用鷹有銳而難馴惟臨危能致其死力始見統御者用意入神矣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舊譜天寶十二年作范

中化作長黃刺似是稷山稱帝之後即范譜近是

靈湫在驪山湯泉之東水清澈有龍居焉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陰火  
煇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閣風入轍  
跡廣原延冥搜沸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新可佳王  
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壁石摧林立中夜窟宅改移因風  
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滄海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  
翠旗淡偃寒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泱浮鮫人  
獻微消曾祝沈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陁金蝦  
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收復歸虛無底化

作長黃虬飄飄青瑣郎文彩珊瑚鈎浩歌綠水曲清絕聽者愁

鴻濛廣大貌長安志玄宗嘗以十月幸溫泉歲盡而歸詩崇雅樹海賦陽水不治陰火潛然崑崙一名閩風周穆王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廣原崑崙東北鄉名休齋沐也泱泱水廣遠貌鮫人水居織綃者曾重視史也穆天子傳天子至河宗奉璧曾祝佐之沉牛馬羊豕又天子與之豪牛豪馬金蝦蟆或云驪山上有古碑載之漢制給事中黃門侍郎日暮入對青瑣門綠水曲名○此詩同郭給事游驪山靈湫而作首四句言玄宗幸驪山陰火四句言湯泉赤日君象也閩風四句言玄宗嘗遊此山之境因觀靈湫幽靈以下至滑且柔十句皆言湫之為靈王命官屬休因湫靈新可佳命官休沐而致齋也下文即新可佳者翠旗以下至莫能傳八句言祀湫之盛以承沸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二句金蝦蟆必傳聞湫有此物因借以喻祿山也青瑣郎四句方美郭給事

義鶻行

乾元元年作

陰厓有蒼鷹養子黑栢顛白蛇登其巢吞噉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

歸翻身入長烟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振練結孤

影噉古弔許交切來九天脩鱗脫遠枝巨顙坼老拳高空

得贈澄短草辭蛇蛇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衆

雖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鷲鳥最急

難心惘然功成失所在用捨何其賢近經滴水涸此事樵

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冲儒冠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盼間

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黃口鳥雛也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揆撤揆也噉哮深聲也

巨顙蛇頭老拳鶻翼下勁骨詩兄弟急難滴水在長安

杜陵水濱曰涖○觀禘子厚說及公此詩鶻真有威儀

然鶻搏擊群雛以自養亦何異蛇食其子也此又何笑

公特有激而云耳若縛鷄行自是通論

題鄭縣亭子乾元元年作

是年夏公以直言被讒出為華州司功鄭縣即

長安華州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蓮臨大路天

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

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賦而比也鄭縣有游春亭在西溪上岳蓮華嶽頂有池

生千葉蓮大路華州地名長春離宮名在同州朝邑縣



○雲斷天晴之句即所以發興新者雀群欺燕蜂遠赴人因所見以比小人之黨欺害君子者如此故更欲題詩滿竹且恐晚來幽獨而傷神也幽獨對群遠看傷神對發興看青竹物之幽獨同類者也

苦竹乾元二年作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重剪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室霜根結在茲

此言士世不之重惟與君子相親耳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乾元元年華州作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食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蠋况乃秋後轉多蠋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蠋北方多有之以毒尾螫人者也○前六句言苦熱堆案相仍末二句則欲適青松架壑之地以避此煩熱又以松壑為不足直思赤脚踏層冰然後為快也孔子論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少陵平生自比稷契其為捨遺也正欲陳忠言以成致君素志乃出為外州曹掾則簿書瑣屑固非其長矣適當秋熱之酷夜足蠋日多蠋時物感其心者既甚又何堪堆案之相仍耶此束帶所以欲發狂大叫也韓昌黎謂人各有能有不能抑而行

之必發狂疾正此意也是時北地戎馬方殷惟南方稍  
可居故南望云云蓋公有棄官南適以遂踈放之意矣

崔氏東山草堂 乾元元年  
華州作

東山即藍田山以出美玉又名玉山在長安藍  
田縣東南

愛女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  
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粟飯煮青泥坊底芹何謂  
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爽氣東山之爽氣相鮮新者謂秋氣與爽氣相鮮新也  
杜牧詩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亦此意鐘磬還是山

寺鐘磬其音自發故為幽致白鴉谷名出粟谷有翠微  
寺青泥水名近在玉山防隄也王給事王維也有輞川

別業在西○言我愛崔君玉山草堂之靜者有高秋爽  
氣之相新有鐘磬漁樵之適興又有所產蔬果之可食

是則天下之樂無以易此地矣而王給事者乃捨其西  
莊之勝溺於仕而不返此崔氏所以獨可嘉也 按維輞

詩云積雨空林烟火遲蒸梨炊黍向東菑漠漠水田飛  
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青齋折  
路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此即給事詠  
西莊者前六句之意蓋亦識此趣矣末乃謂海鷗何事  
相疑少陵恠歎給事給事恠歎鷗  
鳥豈彼亦自知機心之木忘歎

九日藍田崔氏莊 乾元元年  
華州作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  
倩傍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明年  
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吹帽晉孟嘉九日宴龍山風吹帽落藍田有洲其水北  
流合谿谷之水為藍水兩峯指泰山華山也圖經茱萸  
到九日氣烈世俗於是日用插頭以辟惡○三四翻用  
九日故事以承首句五六盛稱崔氏莊山水以承次句  
蓋山水之勝所以動興也尾聯上句結老去悲秋下句  
結興來盡懽而意又相蒙也

雨晴

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寒柳  
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鴈入高空

凡久雨得西風則晴雲薄西風所以晴也三四着題五  
六即景末二句物遇晴而踈越也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河漢  
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此詩主言肅宗無疑即少陵無此意而郢書燕說不為  
無理蓋新君即位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  
志河漢不改色是猶夫舊也關山空自寒是失其望也

露滿菊團陰邪勝而厭言子則何以成正君之功哉

杜工部詩通卷之六

杜工部詩通卷之七

高郵張綆

男守中校

乾元年間所作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乾元元年

華州作

去歲茲辰捧玉床五更三點入鷓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  
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着衣裳何人  
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鷓行朝班也趨走謂為司功氤氳香氣貌顛倒衣裳急



遽之甚也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窮愁窮困而愁虞卿  
非窮愁不能著書是也張閣老謂冬至日陽生陰退君  
子道長謂之窮愁日未知何據何人指舊閣老兩院故  
人至日宮中以女工揆日至後日晷漸長日添一線○  
言我去歲此日近君而得班於同列矣欲知今為州掾  
奔走傷心者正想近侍之時耳遂言其遠隔朝班而迫  
於奔走如此何人乃錯憶我窮愁之日為道長之日不  
知我之窮愁方與日而共長也五承四句六承三句言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烟上孔  
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来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

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

逍遙從容自得之貌唐拾遺掌供奉諷諫麒麟香爐象  
也孔雀文禽以其羽為宮扇玉几天子所憑者朱衣至  
日侍臣着朱衣也孤城謂華州雲寒雪滿陰不消也○  
首二句與前篇起聯同意三四正言侍龍顏所見五六  
言宸極遡遠而已獨近侍皆所謂逍遙供奉班也末乃  
歎在孤城景象如此豈不堪腸斷乎此詩以第二句與  
七句對看以見憶昨之意

憶第二首

乾元元年冬

公自註時歸南陸渾莊陸渾屬洛陽

喪亂聞吾弟饑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  
狂催走無時病去憂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濟州在山東○前四句言弟在濟州兵亂不得相見後  
四句言憶之之意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  
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烟久東西消息稀

鄴城即相州時河南諸郡皆平惟相州為安慶緒所據  
諸節度兵圍之

玄都壇七言六韻寄元逸人

玄都壇在長安南山子午谷中元逸人隱道士  
也

人昔隱東蒙峯已入谷玄都壇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  
陰厓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  
啼山竹裂垂母書下雲旗誰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  
日應長鐵鎖而垂下致之福地何蕭爽

東蒙峰在齊州蒼精龍劍也今景是劍所舍之象太上  
之藥有廣庭芝草碧海琅玕晉時有戍卒屯於子午谷  
入谷之西澗水窮處忽見鐵鎖下垂約百有餘丈戍卒  
欲挽引而上有虎蹲踞焉○首四句言逸人自東蒙來  
居子午谷中四句寫谷中之景象末四句羨逸人得其

所居也

不見元二年

公自註近無李白消息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  
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因永王璿反白坐累下獄流夜郎匡山匡廬山也白愛  
廬之匡阜將築室焉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廬山曰  
與君再會不敢來望丹崖綠壑仰其巖之然則公云頭  
白好歸來者正以白在廬也以為公之大匡山者非

新安吏

觀公自註當在至德二載冬今諸家編石壕新婚諸詩為一時之作皆在鄴城所

潰之後姑從之

○乾元二年

公自註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王深  
父云時郭子儀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於鄴師  
潰於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  
守東都此詩哀出兵之後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  
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  
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  
汝淚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



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  
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  
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范註天地無情而僕射如父兄當時  
之人心可知朝廷之大體可悲矣

唐志新安屬河南府伶俜孤單貌歸軍星散言鄴師潰  
也僕射郭子儀也此因鄴師潰公在新安見調兵益  
急而作借問二句公問而吏答也我軍取相州以下至  
末皆勸其勿泣之辭我軍四句言朝廷初意亦只望賊  
平而罷兵不虞賊勢難料我軍潰散不得已而又調郡  
兵是則義亦當赴戍也何可泣乎就糧練卒其地皆近  
掘壕牧馬其役皆輕四事言僕射撫養分明也意謂  
廷雖調兵不已而僕射撫士之仁如此是則何必泣乎  
天地終無情只是勸其泣之無益言天地豈有情而能  
聞汝泣也如范註則子美直指君上無情豈其意哉○  
凡公此等詩不專是刺蓋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  
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則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則慰之哀  
之若兵車行前後出塞之類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  
也若新安吏之類則慰也石壕吏之類則哀也此不得  
已而用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所以慰哀之者  
是亦刺也

石壕吏

自新安吏以下至無  
家別俱一時之作

石壕吏屬邠州陝東戍也在新安縣西即石嘴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結句是公登前途與老翁別蓋翁已踰墻走故獨在  
途別也

### 新婚別

劉涇溪云曲折詳至縷縷凡七轉微顯條達至深甫云先王之政新婚者暮不使政出刑名則一切使之而已此詩所怨蓋其常分而能不忘禮義余是以錄

免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大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鷄狗亦得將君生徃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范註顛沛流離之際猶有是婦者何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心哉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詩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傳薦寄生也蘿兔絲松蘿也

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古詩與君為新姑之夫曰嬋婚兔絲附女蘿

婦人嫁三日告廟成婚然後稱姑嬋正名也李陵與單

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軍中豈有女子乎襦短

衣也錯迕錯雜交迕也○兔絲至蒼黃發乎情也勿為

至篇末止乎禮義也生女有所歸二句言人情皆欲其

女有所歸而後父母之心始慰即是鷄狗亦欲使之得

所而况女子乎鷄狗蓋用諺語

###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  
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  
冑長揖別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  
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食土門壁甚堅杏園度  
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  
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  
草木腥流血川原并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  
居塌然摧肺肝

土門杏園俱在長安去京七十里○歲暮衣裳單是老  
妻卧啼語

### 無家別

寂寥天寶後園廬俱蒿蕪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  
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  
室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隣何所有一  
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  
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  
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  
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

何以爲此

鞞戰鼓也天寶十四載祿山反至乾元二年是五年也  
近行謂居鄉遠去謂為戍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猶  
有戀鄉之意然家既盪盡則遠與近一理也又何憚遠  
去乎但痛我病母委於此地溝渠五年矣以致母子終  
身之悲蓋謂生既無以養死當守其骸骨之地此則不  
能忘情耳○觀此數詩唐之調兵其與問左之役殆有  
甚焉然唐得以存而秦遂亡者何也秦上首功暴於兵  
非一日矣唐則貞觀遺澤在人又肅代雖非有為之才  
亦能憂勤自奮有愛人之心焉此所以得僅存者然唐

亦由是不振矣譬如人在中年構危疾不死而元氣遂  
衰孟子論老老幼幼天下可運於掌推自刑於寡妻始  
焉玄宗早平內難資非不哲風愛同氣性非不仁其致  
老幼之民至此極者徒以一妃子之故唐人一曲霓裳  
四海兵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書云明王慎德肆夷咸賓  
然則閨門之地其慎德之原乎

夏日歎

乾元二年  
華州作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  
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  
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舉目惟蒿菜至今大河北盡  
作荒沙羽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飡我心殊  
未諧耿耿真觀初難與數子偕

中街夏日所經黃道也流冗流散之多也光武詔曰流  
冗道路朕甚愍之○此詩憂旱而作首四句以無雨夏  
日之烈雷者天之號令今久無雷則號令乖矣以諷肅  
宗政尚姑息怠恒惕若也飛鳥四句言久旱人物皆失  
其生理舉目惟蒿菜見禾黍皆稿死應前良田黃埃之  
句此萬人所以流散也因言河北之民大兵之後又遇  
大荒遂盡化而為賊王師之帛伐若時雨降者不知何  
在也於是憂之深而對食不能飡遠懷貞觀之初若房

杜王魏數子輔成斗米三錢之化者不可見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昊天

出華月

范註宋人長風將佳月詩意調本出乎此此便可

落日去

自別 茂林赴踈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

毫羽蠹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

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孰熱互相望竟夕擊刀斗喧聲連

萬之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城北悲翁發鶴鶴號且翔

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刀斗以銅作鑊書炊以食夜擊以鼙言○此詩因夏日炎

蒸之夜涼可適雖羽蠹之微亦借夜涼以自適而征戍

者日既有荷戈之勞竟夜又不得息以洗濯煩熱其所

以激烈思時康也

立秋後題

元二年

按公為華州司功關輔饑棄官客秦州此其辭也

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

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陶淵明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

時公年四十八半百者舉成數也○前四句述景見立

秋後後曲句叙情見題字之意按公贈李白詩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歸幽人詩往與惠尚書中年滄州期昔遊詩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皆平生獨往之願也

秦州乾元二年作

秦州山北寺勝跡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  
葉霧雲逐度溪風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郡城北寺即其故居也首陽山渭水所出寺枕秦山下接渭水水流長安謂渭水與我無情之極當我愁時獨向東也詩人從夫之旨

其思鄉之哀

之物尚且東流可以人而不如水者則規角太甚似失其意戴叔倫詩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祖公此意詩却之悲彼泉水亦流於淇公意本此

赤谷西崦人家乾元二年秋作

秦州有崦嵫山赤谷西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逕轉山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陶淵明桃源記晉大康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而行忽逢桃花夾岬漁人異之復行窮林見一山便從山口入土地平廣邑屋連接黃髮垂髻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

問所從來邀還家設酒食數日辭去既出迷不復得路  
○此公棄官之秦州宿赤谷西崦人家而有此作首句  
槩言赤谷惟躋險不安故出郊清目溪迴逕轉應出郊  
氣暖田熟應清目此聯說西崦鳥雀藩籬一聯說人家  
武陵暮說西崦桃源宿說人家按赤谷在秦州近境秦  
州有大隴山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故公言躋險不  
自安而樂出郊清目之快也又公詩云晨發赤谷亭險  
艱方自茲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迴烟火  
何由追亦言地險人稀之故當斯境也而忽得茅茨松  
菊人家之宿豈不猶武陵之桃源耶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  
昔喪敗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  
歎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  
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  
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挿髮采栢動盈掬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李延年歌云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詩在彼空谷關  
中長安也喪亂謂經祿山之變轉燭言疾也合昏槿也  
即夜合一名合昏其葉至昏即合鴛鴦鳥類匹鳥也董



偃母以賣珠為事詩終朝米綠不盈一掬。此詩比中  
兼興也首二句乃一篇大意下文皆言其為幽居佳人  
者如此而又以佳人比君子也兄弟官高應良家子世  
情以下皆言其零落之意合昏二句謂其夫之不歸不  
如合昏之時而我之獨處不如鴛鴦成匹也在山四句  
比其守身之謹摘花四句興其晚節之堅花栢修竹應  
依草木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含星  
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

此托意而言君子首二句見君子之節因時而顯也三  
四雖被小人之掩蔽不損其光也五句懷忠而着於朝  
誠則形也六句與類而居於遠德不孤也末二句接引  
抑塞之賢無忌嫉也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惟每夜吐光芒虎氣  
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世傳虎丘常有劍氣狀如虎延津劍躍化為龍也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

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前聯應哀音後聯應動人末言悲絲急管雖能動人不  
如促織之天真也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  
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此托言近習小人末二句警之也哀之也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心寧辭  
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前述其意後據其實結有深味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  
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前感時後傷懷皆以兵亂之故也

夢李白二首

乾元二年作

白坐永王磷事長流夜郎會赦放居潯陽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  
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  
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

疑照顏色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潯陽唐屬江南道楓林以潯陽言楚辭湛湛江水關塞

以秦州言公所居也白居易潯陽復坐事下獄故曰在羅

網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

少進也皎如明月舒其光○首二句泛論交游中死別

者既已有吞聲之悲生別者又常有惻惻之戚以起下

文與白有生離之戚也江南四句言夢白正見生別長

惻惻者魂來楓林青言魂依楓林而來魂返關塞黑夢

其去路之迷也君今四句以魂來而言水深二句以魂

返而言承關塞黑祝其好去也

漁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

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

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熟云網恢恢將

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顧不返又江淹詩日暮碧雲合

美人殊未來道言也老子天網恢恢晉張翰曰使我有

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阮籍詩千秋百歲後榮名安

所之○前詩紀其初夢此詩紀其頻夢也苦道來不易

至舟楫恐失墜即告歸之辭出門二句想像其將別之

狀此以上皆以夢言冠蓋至末方是覺後歎白之辭

天末懷李白

乾元二年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冤魂屈原也原被讒投汨羅江死賈誼投文吊之○前四句因涼風起天末而懷天末之人當此時其意如何於是望其信息而傷其飄泊也後四句則深致意焉夫文章達身者也反憎命達魑魅害人者也乃喜人過則斯世斯人可知矣遂意其悠悠之懷惟求之古人耳

杜工部詩通卷之七

杜工部詩通卷之八

高郵張紱

男守中校

乾元年間所作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

三十韻

乾元二年秋作

公自註時患瘡病彭州在蜀高適由太子詹事出刺彭州虢州在晉岑參由補闕左遷虢州長史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物情

天末懷李白

乾元二年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冤魂屈原也原被讒投汨羅江死賈誼投文吊之○前四句因涼風起天末而懷天末之人當此時其意如何於是望其信息而傷其飄泊也後四句則深致意焉夫文章達身者也反憎命達魑魅害人者也乃喜人過則斯世斯人可知矣遂意其悠悠之懷惟求之古人耳

杜工部詩通卷之七

杜工部詩通卷之八

高郵張紉

男守中校

乾元年間所作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

三十韻

乾元二年秋作

公自註時患瘡病彭州在蜀高適由太子詹事出刺彭州虢州在晉岑參由補闕左遷虢州長史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物情

尤可見詞客未能忘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緩  
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富駱近  
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諸侯非棄擲半刺已  
翱翔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關身強  
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殃三年猶瘡病一鬼不銷亡隔日  
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覘屢鮮粧何大龍鍾  
極于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龐  
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  
片黃彭門劍閣外號畧昂湖傍荆王簪頭冷巴箋染翰光  
烏麻蒸續曬丹橘露應嘗豈異神仙宅俱魚山水鄉竹

花嶼讀書牀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寧改  
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蚩尤終戮辱胡  
羯漫猖狂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裹糧

沈鮑沈約鮑照富駱富嘉謩駱賓王盧王盧照隣王勃  
也前賢即謂富駱盧王諸侯謂適也庾亮書別駕任居  
刺史之半謂參也俗言辟瘴鬼必於幽隙之地不爾即  
畫易容貌龍鍾竹名以比老態邊疆謂旅於秦州後漢  
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  
不能屈竟隱鹿門山不返草白雲黃狀秦州蕭條之景  
荆王巴箋烏麻丹橘皆言彭號之地所產舊官寧改漢

謂不改漢官威儀也此因安史亂後故云號本晉地有  
唐堯之遺風焉史記黃帝擒殺蚩尤胡羯以比安史○  
首六句言故人遠別而寂寞已之窮處而淒涼雖為時  
棄獨詞客未忘以為高岑張本海內至使將十四句乘  
詞客而言遂美高岑之作高妙可正古人而且貴顯却  
恨其不得相會以應起句故人何寂寞男兒至片片黃  
二十句則述已之羈旅病瘡之苦以應起句今我獨淒  
涼彭門至歸唐十四句承似爾身仍達而言高岑居官  
彭號二地之樂濟世至末六句言二子之違雖足濟世  
我之窮亦士之常惟欲待天下之清相就論文則故人  
不知寂寞而我之淒涼亦不足言矣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乾元二年冬作

西枝村在秦州近郭有巖竇之勝杉漆之利贊  
常稱之公自華至秦意欲居之故尋草堂地焉

出郭眇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贊公  
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然共攜  
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澁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岡煖苦  
陟陰嶺互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卜居意未展杖策迴

一作  
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湯休僧惠休湯姓霞上作謂贊公所作思出烟霞之上

蓋贊嘗以詩約公為隣盛論巖中之趣山南曰陽山北  
曰陰沍寒也○此詩言西枝村尋置草堂地首四句言  
至西枝村乃美贊公曾以詩約已為隣故欣然遠步同  
尋其地贊乃先登以導路而反顧以招已然所求在陽  
岡之暖且須陟陰嶺之沍故惆悵沉吟藤樹之間未得  
其地且以日暮而返矣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踈影躋攀  
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燃林中新暗汲石底井太師京國  
舊德業天機乘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迥數竒謫關塞道  
廣存箕穎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豈一路遠色有  
白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

太師指贊公支許支遁許詢也數竒命隻不偶

漢書李廣數竒

關塞秦州也箕穎巢由所隱之地以指西枝村○此詩  
言夜宿贊公土室謂晚至贊室月色松陰可愛雖日短  
倦於躋攀而燃薪照室汲井具茶有夜語之樂且贊公  
本京國舊識有德業而秉天機與我素為支許之遊興  
趣曠逸今我以命屯謫處關塞而贊公道廣在此箕穎  
不意戎馬之間乃復相見得此幽閒之會故心實願與  
為隣因言草堂之地非一路可得待明早更登西南諸  
山之頂而尋之也



癸秦州

自此至萬丈潭俱乾元二年十月作

唐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其附邑也韓子蒼曰子美秦州紀行諸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朱文公語錄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綆按二公之論不同大抵此詩變化精細皆兼有之但公時年四十八其詩首句已自云我衰更懶拙未可謂之少作

我衰更懶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

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况聞山水

名更嘉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窰亦易求密竹

筍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二節此邦俯

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窰

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三節月色隱孤戍烏

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

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四節

漢源成州屬縣州有栗亭川魏置縣唐為館薯蕷山藥

由崖窰可和百藥方舟並兩舟也此邦指秦州王維

樓賦聊暇日以銷憂○此詩言欲去南州者實以

之故又兼山水之幽也地暖便無衣良田便無命 赤竹  
清池正言山水幽也秦州惟要衝則非幽地徵收則非  
樂土故難久留月色隱孤戍以下却言發秦州

赤谷

曹操與劉備戰于此水為之赤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晨  
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  
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迴烟大何由追貧病轉孝  
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末為高人嗤

險艱謂歷大隴九回坂也○亂石至童稚饑應論

子別至高人嗤應貧病句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狻又啼天寒  
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  
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幹盡無  
以充提攜柰何漁陽騎颯颯驚蒸藜

狻狻之類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雲梯高  
山蹙道祿山之亂所領皆漁陽突騎○此詩傷世亂也  
前節叙已因亂勞於行役後節憫人因亂困於征求首  
四句見左右前後皆難行也

積草嶺

公自註同谷界

連峰積長陰白日遮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  
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疲倦卜居尚百  
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  
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明水縣屬興州言路異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  
同谷西則明水孔子傷麟反袂漣洏嗟吾道窮左太冲  
詩貴足不願餘○首四句言連峰蔽日陰寒之狀次四  
句歎已道途行役之倦卜居至篇末言去同谷尚遠  
欲休駕投宿諸彥喜邑有佳主人未晤而情已至來書  
之語極好使我遠客驚其深愛而我所願者食蕨之外  
無他求也夫主人之情既厚我所求者又微卜居不難  
啜矣故曰茅茨眼中見然則公前欲居西枝者以贊公  
盛論之作此欲居同谷者以主人深眷之書

鳳凰臺

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相傳弄玉吹簫處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  
路絕蹀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恐有無母  
雛饑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烟

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  
命休坐看采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啣瑞圖飛下十二樓  
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  
正為此群盜何淹留

武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初廢西伯文王也時鳳  
鳴岐山鳳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瑞應圖曰鳳王者  
之嘉瑞黃帝坐元扈洛水之上鳳凰啣圖至帝前帝再  
拜受圖漢郊祀志黃帝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鴻猷  
大道也○此因鳳祭興思世治也亦可以見其忠懇之  
心矣秦地有鳳臺本因西伯後人謬為弄玉吹簫  
之說公此詩不無寓意真古兼破此惑矣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乾元二年作

同谷成州附邑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徂公天  
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事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嗚呼  
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橡栗栗之小者即茅栗也徂公養徂者也○此言拾茅  
栗以食徂手足致於凍皴也

長鑿長鑿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  
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  
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

鑿銳鐵也○此言掘黃精以為食雪深不可得兒女未免啼饑也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鵝鵠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凡骨

公有第四人頽觀豐占此言三人其一早卒此憶弟不見可見欲乘飛鳥而往也駕鵝大於鴈鵠狀似鶴鵠糜鵠也此皆鳥之大者疑若可載人以飛故舉言之

有妹有妹在鉅離良人早歿諸孤瘦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

公妹嫁常氏鍾離屬濠州憶妹詩近聞常氏妹迎在漢鍾離是也此憶妹欲見而阻於亂也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聞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興而比也歎時昏亂盜賊縱橫也末句謂魂招不來者乃歸故鄉也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從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恠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

六歌兮歌思遲溪聲為我迴春姿

比也長安南山有龍湫龍從糾結貌蝮毒蛇也東來水上遊喻安史寇河南之地○此言君德隱而賊勢橫拔劍欲斬忠所憤也且復休力未能也歌思遲聲緩而情紆也蓋上五歌聲氣已極至此則不能不緩窮則變也故溪聲一回春姿則龍蟄將出矣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鄉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此歌則深慨老而無成以寄無窮之意焉其仰視日速也歲不與我情如之何

### 萬丈潭

同谷縣有萬丈潭兩山危立其下泓澄萬丈

清溪含冥漠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堦側身下烟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逕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徒對黑知灣深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墨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聲一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脩鱗蟄出入巨石礙何當炎天過快意風雲會

垠堦端崖也淮南子坐於無垠堦之間削成山峰也倒影日光也澹瀨水帶沙往來貌高蘿二句言蘿之結若帷幄木之搖若旌旆然也○此觀萬丈潭因龍而寓意也首四句言潭之大而且深為龍蟠之窟次四句言已涉險而觀此潭削成至不在外六句詳言潭之深大以應首句高蘿至洩瀨四句言山之草木川竇之勝以上皆所謂造幽而發興者造幽四句言人跡未到處皆自我始遊之然猶未能窮探而歸多遺恨故此游為平生之最即東坡詩茲遊竒絕冠平生也末四句言此冬時龍蟄不見何事當炎天過日快意而觀風雲之會也以寓際會之意亦應起句顯晦語

木皮嶺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同谷發行至成都紀行作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冉聞虎豹閭屢踞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青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首路初程也栗亭鳳凰村皆在成都之境蜀即劍門祁

寒盛寒也五嶽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  
山中嶽嵩山也閣道即棧道崑崙玄圃神僊所居之地  
目擊玄圃存言親見玄圃在此地也○首四句言自栗  
亭發行而西赴蜀道南登四句見季冬辛苦之實遠岫  
至厚坤六句言嶺之崇峻再聞至長根六句言嶺之景  
物虎豹闐風水昏以興盜未寧息世未清明也末八句  
言西崖秀麗宛然僊境欲挽而不得此所以傷魂也

### 五盤

謂棧道盤屈有五里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踈地僻  
魚網罟水清及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  
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闕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  
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楊雄云水至清則無魚上古之民巢居而野處○地僻  
二句以俯言好鳥二句以仰言皆是此地淳朴俗也東  
郊河南地公喜蜀風土可居但以世亂不得還鄉為念  
即所謂雖信美而非吾土也

### 劍門

地志劍州劍門縣有梁山亦名大劍山

惟天有設險劍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



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珠玉走中原  
岷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鷄犬莫相放後王常柔遠職  
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  
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鏹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易曰天險不可升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詩其崇如墉蜀  
都賦云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古語珠玉無翼而飛無脛  
而行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峨山在成都之西  
南峨嵋山是也書柔遠能邇職貢禹貢華陽黑水惟梁  
州厥貢璆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并吞蕪有之也  
割據分守之也鏹削也○首八句言蜀地為天險自然  
之險甲于天下珠玉一句言蜀地富而險于征求三句  
以下言上古時中國與此方不相干自禹制梁州之貢  
始通中國而太古淳朴之道已喪矣遂啓後世英雄負  
險吞據其地魚肉生民因罪真宰生此地險而思欲削  
平之然僭竊本由中國馭失其道而然非專險之罪也  
故又謂恐此不然是偶然之事而臨風默惆悵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  
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層城填華  
屋季冬樹木蒼噉然名都會吹簫聞笙簧信美無與適

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  
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翳翳昏蔽也桑榆晚日也江水出岷山東流入於海遠  
子去日長者言江向東遊子向西日與之遠也王粲  
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此詩大畧  
與五盤詩同意首六句言晚至成都山川人民皆與故  
鄉相異未卜何日見故鄉也大江二句因江水東流而  
歎去故鄉之遠層城以下言蜀土信美終不能已其懷  
上之思故言鳥雀夜各知歸而我乃不能歸中原也又  
耳末二句自慰之辭也

杜工部詩通卷之八



杜工部詩通卷之九

高郵張縉

男守中校

上元寶應年間所作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賦而興也錦官城成都府城也其南有武侯祠三顧謂  
武侯在南陽先主三往見之頻繁勤渠也兩朝先主後



主也開濟開展經濟以恢復中原也亮嘗悉大衆與司馬懿對壘渭上卒於軍○首二句言武侯祠之所在三四述其入祠之感草自春色其丰采則不可得而見鳥空好音其馨欬則不可得而聞蓋思慕其人而感之物者如此五六言先主三顧武侯之勤乃為天下大計而侯之兩朝開濟實能以天下之計為己任老臣忠盡之心實能不負其三顧之頻繁也未則傷其年之不永弗究斯志徒重英雄之感於無窮焉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漫興九首 上元元年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近色而聽讒內外壅矣得無愁乎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惜才也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啣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着人

憎小人之玷士類而無忌憚也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及時行樂也其及時行樂者何恐憂傷之終老也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望遠而憂深此其腸斷也所見者狂薄此憂之不容已也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  
才春風野外昏

門也獨樂而付昏世於度外非其本情也

輕衫揚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笋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

娛閑也稚當作雉正見幽閑之趣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上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惜時日也惜之而思香醪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畧與第四首同意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與第二首畧異亦惜才也楊鐵崖曰學杜者必先得其情性語言而後可得其情性語言必自其漫興始鐵崖此論但以詩言耳而柳公漫興殆有深意其曰漫興非真漫也

江畔獨步尋花

尋花與漫興意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真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床

公自註斛斯融吾酒徒也公方走覓此公共飲而後出飲經旬矣家獨餘空床耳其風致更高如此

和花亂蕊最江濱行步欲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永

須料理白頭人

老而益壯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是紅花暎白花報吞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烟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

成都府西有少城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不愛深紅愛淺紅

須溪云放翁曾用此句格似以可字作敢字肯字看予

按朱文公梅花詩亦有可愛紅芳愛素芳之句其語意猶可見今范公訂作暎字尤為明易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寶應元年春成都作

步屣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

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盤中為

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  
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粟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隸音燮履也

宋書素紫為丹陽尹嘗步屣白陽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

弓弩

手謂籍民丁為兵也飛騎軍名長番蓋長在役輪流者也放營農放回營農事也救衰朽謂子弟得奉養其長上之衰老也差科差役征歛也郡守為風化之首升斗酒數也○首四句言因時京出游遇田父邀飲酒酣以



下至舉家走十句述田父美嚴中丞之辭感此二句公  
自言留飲之意語多二句申言美中丞之至朝來以下  
至末十句則言遭其泥飲也

客至

公自註喜崔明府相過按公生母崔氏明府其  
舅氏也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来花徑不曾緣客掃蓬  
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孫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肯  
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飧熟食也醅酒之未漉者隔籬呼取謂欲邀鄰翁以對  
飲也盡餘杯盡其舊醅之所餘也○前四句叙客至言  
我僻居水鄉但見水鳥日來未嘗見有客至今始得君  
一顧也後四句喜客之至因為款語以留之言我僻居  
遠市無他物可以奉客但盤飧樽酒皆是貧家現成所  
有若能見留肯與鄰翁對飲隔籬呼取以盡餘杯耳其  
真率親厚之情藹然於言意之表客安得而不留乎

絕句

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  
日須來一百迴

君子之儀儼然人望而畏之而其中實和平樂易可親

也此詩蓋為衆人初以君子為峻絕不敢近及一見而  
知其心之樂易也遂欲常常見之詩云既見君子我心  
則夷

###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鳥寄巢生子不自啄  
群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  
工窠伏深樹裡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  
何事嘗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  
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  
群臣趨

此詩興也非比也蓋論人事之無常耳大意只在蒼天  
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句言世事翻覆雖蜀  
天子之貴亦有變而為微鳥者則萬事豈能料乎所以  
深喻世人富貴之不足恃也舊註謂比明皇居西內然  
羞帶羽翮傷形愚豈所以論君上哉說者但知杜子忠  
不忘君遂篇篇附會其說斯則謬矣

遣意二首

上元二年作

嘯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  
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名

孤村春水生冲澹自然不知與池塘春草孰勝我目吾

目固謂勝之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鴈聚圓沙雲掩  
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

世有大可憂者衆人不知所憂惟君子獨憂之然世有  
可適意者衆人不知所適惟君子獨取之以自適如一  
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此景  
此趣誰不見之而取之以適者君子也此其憂世之志  
樂天之誠而非夫人之所能與歟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  
相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  
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江抱村流境已幽矣又當長夏之時故事事皆幽中二  
聯即其江村事事幽者如此亦足以自樂矣但微軀多  
病所須者藥物耳此外復何求哉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洒江郊高  
者掛罨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  
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  
來倚杖自嘆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

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裡裂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脚如  
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厦  
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  
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茅屋既為秋風所破風急而雨作屋漏床濕此所以難  
度夜也未數句則因已之不得其所而憂天下寒士不  
得其所思有以共忼慷之此其憂以天下非獨一已之  
憂也禹稷思天下有溺者饑者若已溺而饑之公之心  
即禹稷之心也其自比稷契豈虛語哉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秃筆掃驂駟  
見麒麟出東壁一匹齧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  
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此公因韋偃東壁畫馬思得異才以濟時艱也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  
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  
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  
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  
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

巴陵在岳州其地有洞庭湖日本國在海東齊蕭賁於  
扇上圖山水咫尺內便覺萬里為遙○戲言王宰踈散  
任真以畫為適故能臻其妙因美其畫如崑崙方壺之  
圖掛於堂壁蓋崑崙在西海方壺在東海相距萬里而  
一圖盡之此所以嘆其壯我也又以其水勢濶遠言之  
其巴陵洞庭乎其日本東乎其赤岸之水與銀河通者  
乎蓋愈觀而愈覺其遠也中有雲氣以隨飛龍舟人漁  
子皆避入浦溆而山木盡亞洪濤之風滄茫無際如此  
是其尤工遠勢在古無比咫尺之間應須論萬里矣然  
安得并州快刀而剪取吳松半江水乎末二句殆不可  
曉前輩謂公託意言永玉璘反拒江淮時李光弼在并  
州所攻必下意欲得光弼鋒利之將平江淮以通吳松  
意或然也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  
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  
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憇寂寞龐眉浩  
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裡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  
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束紉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  
凌亂請公放筆為直幹

畢宏大曆時給事中白摧一句言畫之枯淡處黑入句  
言畫之濃潤處此一聯超邁竒古無住著是禪家語放  
筆為直幹取其正直也嘗詠古栢云正直元因造化工  
公性所合也偃畫松善屈鐵交錯故以此戲之

寄楊五桂州譚

公自注因州叅軍段子之任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聞此  
寬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附白頭吟

白頭吟不必引相如事即謂此詩前六句寄楊五桂州  
末二句因段參軍之任以寄楊詩

附錄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樹  
浸江濶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公自註云嶺有五因以為名表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  
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也○郡國遙所以見乾坤大三  
四承次句即郡國遙也五六即所見之景結句身老遠  
方心在王室一篇之意主在於此

後游 上元元年

寺憶曾游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  
烟光薄沙暄日色遲容愁全為減捨此復何之

前聯跌宕後聯細潤末復自然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胡羯  
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遭時多難寄跡漁樵聊足自週但為兄弟遠別牽情耳  
前四句正見漁樵寄生之實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  
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欣欣物自私却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中二  
聯頗似見道末句露出詩人本色

戲作花卿歌

夢弼曰花卿名敬定劍南節度光遠之末將也  
時梓州副使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奂敗走於  
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掠  
肅宗聞之怒由是不見擢用公作花卿歌蓋惜  
之也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  
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着松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  
髑髏血模糊手提擲與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

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綿州副使即指子璋是時子璋適治綿州着柘黃言其  
僭乘輿服色也李侯李奐也嘗見敗子璋卿既平亂奐  
得歸本鎮故云重有此節度也

送韓十四江東省親

韓蓋公之鄉人豈其父母避亂江東而往省之  
歟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  
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  
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可歸

米子孝奉二親嘗戲五彩斑斕之衣黃牛峽在夷陵  
州白馬江在江陵縣○言韓之父母以兵亂不見其子  
則韓有親且不得奉人間萬事皆不足道矣夫父母兄  
弟天倫之樂也我已無家尋弟妹矣韓若今從何處以  
訪其父母耶於是計其訪之之處乃從黃牛峽白馬江  
以達江東也然峽靜惟聞灘聲之轉江寒但見樹影之  
篩道路經亂蕭條之象如此其甚也可不慎耶故又勉  
韓以處亂之道同歸故鄉也蓋喜其獨有省親之樂而  
又憂其莫遂歸鄉之願焉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實應元年作



賈侍郎賈至也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  
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  
惻六龍忽蹉跎相視髮皓白况難駐羲和胡星墜燕地漢  
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  
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  
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  
牒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我謝賈  
公病肺卧江沱

六龍羲和以六龍御日蹉跎遲暮也猶言白日忽已晚  
也胡星旄頭星也燕地幽薊之地謂祿山反於范陽信  
任也易子食左傳易子而食天門君門也嵯峨高峻貌  
猶言君門深九重也東周即洛陽南宮禮部也白馬賈  
逵為禮部侍郎嘗乘白馬金盤陀馬鞍上飭江沱江水  
出岷山其支流為沱乃公所居也○前二十句叙與唐  
誠相別之情且因世亂道梗戒其慎於往來子負經濟  
才以下欲其至東都往見賈至也少人四句言少人固  
當慎所投矣而多虎乃可任所過乎且易子而食至親  
不保獸猶畏羅可以人而不知自重耶所以諷其來往  
奔波也雄筆至末言賈公能文好士但善師事勿改所

守必能薦達若我則病卧遐方不復望賈之薦矣

### 病栢

有栢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安正當風雲會神明  
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  
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  
鳴翔其外鳴鴉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竚立久  
吁恠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童童高垂貌

蜀志先主舍角有桑樹遙望童童如小車蓋

鳳凰靈鳥也雄曰

鳳嶋曰凰

建康實錄鳳凰將九雛見於豐城

鳴鴉惡鳥客公自謂也元

精元氣之精

後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此也此為君子不能保

其晚節者而作言此栢生於崇岡狀如車蓋則出非不  
得地矣龍虎之姿風雲所會則盤據亦高大矣神明且  
依其正直而為故老所敬矣不意千年之根中路而壞  
遂使歲寒無憑柯葉日改以喻君子德望在人其心一  
變節隨以隳使善類無以依歸而反為羣小棲托之地  
是以竚立吁恠求其理而不得茫然不知所賴也

### 病橘

群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剖之  
盡露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  
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况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羅

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王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

漢武帝會群臣於蓬萊殿羅列瀟湘之橘以為珍果洪範惟辟王食天子徹樂減膳示自責也漢和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堆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時荔枝貢於涪州今言南海者借漢事以譏也○此言人主以口腹之欲而病人也未以貴妃荔枝之害致戒題小而關涉者大矣

杜工部詩通卷之九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

高郵張綆

男守中校

上元寶應年間所作

枯枿

梗枿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蒼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為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王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

漢武帝會群臣於蓬萊殿羅列瀟湘之橘以為珍果洪範惟辟王食天子徹樂減膳示自責也漢和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堆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時荔枝貢於涪州今言南海者借漢事以譏也○此言人主以口腹之欲而病人也未以貴妃荔枝之害致戒題小而關涉者大矣

杜工部詩通卷之九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

高郵張綬

男守中校

上元寶應年間所作

枯枿

梗枿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蒼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為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凍雨夏月暴雨也衝風隧風也爾雅鷓一名天雞赤羽之鳥也漢武帝以建章宮作承露盤銅柱高二丈上有仙人以手掌承露○比也言大材不見用遭摧折而可憫新進蒙重任矜得志而不量賈誼賦云鸞鳳伏竄鷓鴣翱翔闖葺尊顯方正倒置騰駕罷牛驥垂兩耳幹棄周鼎寶用康瓠凡皆公此詩之意夫物之用舍固有幸不幸而任用舍者則固有不得辭其責焉者是又世道之憂也良工古昔少識者為涕淚嗚呼此卞和所以抱連城而慟哭也歟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聲有陽律陰呂各六相和者陰陽之聲相和也切謂風飄其聲切也笛有關山月晉劉琨為胡騎所圍夜吹胡笳賊聞之棄圍而去馬援征武陵蠻夷門人素生善吹笛援作歌和之曰武谿深折楊柳亦曲名○首句聞吹笛而其時可感次句因言笛聲之悲三四承首句風月而言五六承次句斷腸而言末則因笛聲而起故園之思蓋設為怪嘆之辭以深致思鄉之感此則公之斷腸

者也李白聞笛詩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 落日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綠岸圍樵爨起灘舟啁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

此以落日起興當閑適之景而意有不能適者此其借酒以自寬也啁雀爭枝墜蓋物必有爭須聰明時又飛蟲滿院遊則蟲沙多矣景雖適吾得而適諸

### 獨酌

步屨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四亦傑師來而開樽獨酌最是自怡仰蜂一聯亦見幽思凡古人真隱者抱濟世之才者也若我之薄劣不過幽偏自怡而已結句申說此意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見寄

蜀州屬成都府今崇慶州是也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東閣即東亭何遜為廣陵記室有詠梅詩雪春皆以梅言折來用陸愷折梅寄范曄事其詩云折梅逢驛使寄

與隴頭人垂垂梅帶雪貌○言裴以東閣官梅而動詩興與何遜在揚州同一風致當此之時對梅相憶寄詩於我乃是送客逢春烏能已於情也蓋送客則愴懷逢春則增感此相憶之情所以不自由也然幸只寄詩不折梅來以傷歲暮若折來看去則亂我思鄉之愁何可當也且此江頭一樹之梅垂垂而發其朝夕催人亦自白頭矣

贈別何邕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  
縣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語故鄉春

此詩為利州縣谷縣尉蓋與公為鄉人秦漢皆都安縣可通漢沱不通秦言邕可歸而已不故結句云

云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畧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帝念深分閫軍  
須遠笑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閣相親

漢汲黯為中大夫好直諫廉頗趙之良將漢武帝笑緡

錢衰世之政也今武取之於羅錦以充軍須其與美縉者遠矣霍去病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晉杜預贈征南將軍公遠祖也

望野

寶應元年作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西山即雪山在城都西本唐維州今威州是也其地有三城戍守吐蕃按高適傳上皇還京復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救於調度而三城列戍適上疏論之不納清江即浣花谿唐屬犀浦縣○前六句先述其意末二句始見題三六應首句四五應次句其意自見言備寇之守方嚴而我流落之地甚遠是以諸弟隔絕於風塵一身感傷於留滯遂嘆老病苟延歲月微忱莫效朝廷目擊時艱徒自不能為情而已然則公之涕淚者豈以一身羈旅之故哉實傷世亂而憫人窮也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劍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踧珠履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



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豫樟木之大者鯨魚之大者馭進足也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仲宣樓在荊州阮籍能為青白眼嵇康造馬乃見青眼○王郎時為蜀州刺史欲薦公公作此歌贈之述王郎酒酣拔劍斫地而歌曰我能援爾抑塞磊落之奇材遂形容其歌聲激烈如豫樟翻風而動白日鯨魚跋洶而開滄溟又述其謂已曰且脫劍佩休徘徊言勿遲疑也西得以下則公言我為王郎所知捨此更復何適但我欲有荊南之行仲宣樓頭春深之際高歌回首必不忘吾子之青眼而已若吾子眼中人則吾已老矣無能為也既而王郎果不能薦此說姑從舊註

八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夢弼曰時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為東府竇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公作是詩以贈之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烟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羨聚歸厨金盃凍沈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踈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凌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

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  
密奉聖旨恩應殊綉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  
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為君  
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刍

驥子鳳雛美其世家子也漢有迎風乘露之館繩橋在  
成都即笮橋蓋蜀人以竹索為橋也蜀有火井八州謂  
松維恭蓬雅黎姚悉三城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也浣  
花老翁公自謂也○言實侍御以世家少年忠直絕世  
其清而無滓如玉壺之水又如金盃蔗漿之寒足以滌  
除煩熱也政尚踈通仍合典則達權變不失其

妙也戚聯豪貴乃耽文儒處紛華而能好事趣之高也  
以上皆美其稱侍御之職如是遂言當此未靖之日朝  
庭更生西顧之憂虜情方橫特命侍御檢察蜀之諸州  
儲械以應時用而侍御乃能勤勞以盡其責故八州刺  
史皆憤勵思戰而韓公守邊三城却可圖也於是言其  
入奏之計非小被旨之眷異常又極其歸朝寧家之歡  
因冀其超擢清要之易末復期以還蜀訪已宴會之意  
焉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

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習入舟焉得  
思去聲如陶謝手今渠述作與同遊

僻偏也漫興言無復着意於驚人也陶謂淵明謝謂靈  
運玄暉輩也○此篇專為詩興而發蓋有感於衰年也  
言我性僻耽吟佳句語不驚人雖死不止今老去詩篇  
渾漫興耳春來花鳥無用深愁矣夫動詩興莫過春之  
花鳥也亦且倦於運思其他可知是以值此江水新添  
檻以供釣舊着槎而習舟宜有長篇大作以狀此水乃  
惟短述而已安得思如陶謝手者今彼述作與之同遊  
以形容如海之勢乎思字對漫興看

客夜

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  
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恐未歸情

前四句言客夜不寐後四句則言所以不寐之懷計拙  
一聯此未歸之情也

野望寶應元年冬作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息委嶺三  
蜀水散巴渝下五谿獨鶴不知何事舞饑鳥似欲向人啼  
射洪春酒寒仍綠極目傷神誰為携

賦而興也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北涪水出西羗自州

東南流合射江淒淒微寒意越雋郡名三蜀秦置蜀郡  
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故後人謂之三  
蜀巴渝二水名在今重慶府五溪謂雄溪滿溪酉溪沅  
溪辰溪也在辰州界○此公在梓州射洪縣感寓而作  
言我於金華之北涪水之西一望其地但見仲冬風日  
始有寒意而山川蟠結深遠實為蠻夷荒裔之鄉乃致  
傷神也又即所見言之彼獨鶴之舞不知何適而饑鳥  
欲啼殆類羈人矣因言此地酒美當此目極傷神之際  
誰為携之以解我懷耶蓋因野望傷神思醉酒以自釋  
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冬梓州射

洪縣作

本傳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於余  
華山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  
為感遇詩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武后  
時遷右拾遺解官歸大曆中節度使李叔明為  
立旌德碑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舟  
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  
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裡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

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材

梓州在涪江之右蔚藍天色也

韓子倉詩水色天光共蔚藍

瓊臺猶

言瑤臺

孫綽遊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居

雪嶺射洪縣南有懸崖山遠

望皓如白雪玉女仙人皆觀中神像○首四句言金華山之勝繫舟至仙人來八句言冬到金華山觀雪嶺二句形容山高陰寒悽悽之景焚香二句觀中所有者陳公四句言陳公學堂遺跡傾頽寂寞而深致懷悼之意焉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酒泛

江寶應元年作

通泉縣屬梓州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環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徃徃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

漢陳寔為太丘長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遠近稱之瓠巴鼓瑟遊魚出聽○三更以下四句眾人耽樂

而忘憂也請公至篇末則公言樂不可極之意可謂知節矣

奉贈射洪李四丈

寶應元年冬射洪作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掛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贈登騏驥老志士懷感傷心骨已傾倒

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人者憎其儲胥南京成都也色枯槁謂經段子璋之亂民物凋弊茅齋謂浣花草堂月峽明月

岫也十金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騏驥一作麒麟

謂良馬志士指李四丈○此蓋感李文顧遇而贈之也首四句言與李意氣相投傾蓋如故南京至騏驥老十句述已飄泊窮困而嘆其老於風塵李文懷感傷同志之情故一見而心已傾倒也以應人生意氣豁二句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同前註

將老憂貧竇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倣裝逐徒旅達曙陵險澁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駕馬若維繫汀洲稍踈散風景開快悒空慰所向懷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

屢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

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俶始也

張平子思玄賦簡元辰而俶裝

維繫皆

繫也快悒抑鬱之意頽破破愁也楊朱泣多岐為其可

以東可以西○此詩述其衰老窮困跋涉道路之苦也

將老至陵險澁言早發寒日至篇末言途中之情謂我

以憂貧之故奔走道路此豈老者筋力所能及耶征途

乃侵星應首句乃字最有味謂以憂貧故早發如此得

使諸病入應筋力句僕夫二句言僕馬俱病即詩所謂

我馬瘠矣我僕痛矣是我快悒之懷何如耶及汀洲疎

散則非險澁矣其風景開我快悒然此亦空慰我之懷

山終不若昔時之游集也况乃偶一破頽而勝事實難

屢得此窮途多岐之泣所以不能自已也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寶應元年冬作

地志梓州通泉縣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温蚊蚋在人遠鳥鴨亂登頓

坐曾陰欹傾出高岸驛道衰柳側縣郭輕烟畔一川何綺

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去

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孔子泣麟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王粲因西京擾亂乃

之荆州依劉表有七哀詩云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溝患

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此篇述其飄零之情雖遇佳山水不能適意也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寶應元年冬作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群遊森會神威逢白鳳態非是蒼鷗鄰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曝露墻壁外終嗟風雨歟赤霄有真骨耻飲滄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畧誰能馴

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即仙鶴也威遲即透迤也蒼鷗鷗也○薛公至風雨具十六句

馬

言少保署壁畫鶴赤霄四句則言鶴志氣之遠以寓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

此詩真

卷

十一

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一

高郵張縉

男守中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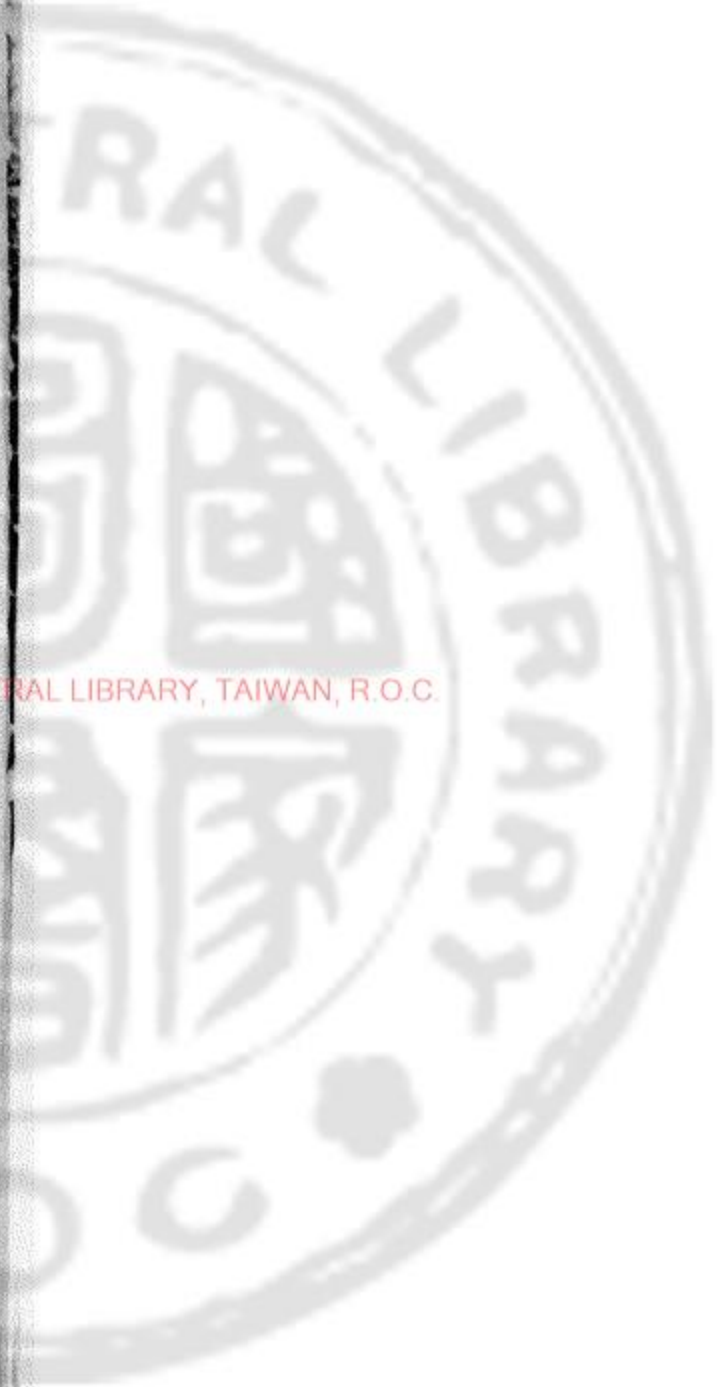
廣德年間所作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廣德元年作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  
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  
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  
柁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劍或與蛟龍爭重為告曰  
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噫風塵瀕  
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桃竹生嶺表其身似竹密節而實中梓潼梓州也使君  
謂梓州刺史章彝白帝城在夔州府化龍用費長房事  
君山在洞庭湖心○風塵瀕洞言世亂方殷也豺虎喻  
寇盜二杖盖喻嚴武與彝也是時武被召去蜀公復欲  
辭彝東下故云忽失二杖

春日梓州登樓廣德元年作

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厭蜀  
交遊冷思吳勝事繁雁須理舟楫下荆門

移柳江令詩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首因登樓而  
思故園前聯則言世亂而故鄉未可歸夫故鄉可歸而  
蜀之交游冷又不可處於是思下吳耳故結句云云

有感五首廣德元年作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骨  
新交戰輪臺舊拓邊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漢張騫使西域在外國二十載始得歸此言將帥不效  
命致境土淪陷使臣羈留也盖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  
境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是年吐蕃入寇盡有隴右之  
地又是年遣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故

有輪臺張騫之句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左傳曰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餘蛇豕言安史餘黨尚在也青海越裳指西羌東夷也○此詩言內難未靖不當勤兵於遠末則欲其偃武修文以綏懷未服者也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洛陽為天地之中四方貢賦道路均焉翠華天子之旗○此蓋以人心緩地欲乘輿巡行東都以振起其惰也言外既平其地為四方道路所均且聞其地富庶有紅腐之積人心皆望翠華一臨以考覈四方諸侯不可惟恃關中之險固要當出狩天中之地以考覈方岳而所以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者則人心振作海內常新矣然此初無難事不過以儉德行之文中子曰大舜一歲四狩人不告勞者兵衛少而徵求寡也此即行儉德者也夫然則彼盜賊亦王臣爾豈復有梗化者乎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来強幹地未有不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當風霜之急丹桂自若青梧遂凋此其強弱之辨矣故

人君得其強幹之道則未有不臣者是時河北諸鎮負固擁衆多有不臣漸成尾大未重之勢此則威令不行法制之失也今雖嘗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受鉞而往又以諸將侈於甲第下詔禁止然亦無救於大勢必湏依古封建之制大國不過百里如賈誼衆建少力之論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不但以德化之而已蓋治天下有道有法道以為感化之本法以為處置之方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豈徒奏簫韶之曲致儀鳳之化哉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空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頃

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當時所患者胡所苦若兵今胡滅矣而人還亂兵殘矣而將自疑則近日用事政令不平之故也是以諸節度雖是真拜而報主者絕少又士大夫皆憚外任而無為民之心故願聞哀痛之詔一問民瘼也

按唐虞命官先十二牧而後百揆推其功至於蠻夷率服是帝王之世未嘗輕外任也後世內官尊若神明其持節臨之者視外官則奴隸之而已矣彼其甘心如此不過隱忍以苟祿耳柰何不牛羊而用民也書云元后作民父母今親民之官謂之父母則可知

命官之所在矣公所謂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其弊至今皆然嗚呼斯民安得蒙至治之澤也有志天下者其必念瘡痍之民均內外之勢乎

上牛頭寺

廣德二年  
年春作

牛頭山在梓州郫縣南四面孤絕俯臨州郭上有長樂寺樓閣烟花為一方之勝槩

青山意不盡衮衮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花穠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感在末句

送路六侍御入朝

廣德元年  
梓州作

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地忽  
淡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  
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言與路六會之難別之遽故花柳春色可悅者皆可憎  
以其觸忤愁人到酒邊也鶴林玉露云錦與綿有用之  
物而花絮勝之此劍南春色所以無賴也故因路侍御  
入朝言之詳此說不為無理梅聖俞金針格所謂外盡  
其象內盡其理者此類是也然此意但當默會必以為  
詩道所先則泥矣

春寒

廣德二  
年作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惓惓暮寒多戍鼓  
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雲和琴瑟名○前六句言春寒無聊末則思有以釋其

懷也公嘗云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豈亦

因此無聊之懷想見當時太平之樂事耶

稷拂子

稷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熒熒

金錯以澁澁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

病家貧卧炎蒸唾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

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絨絨

白羽扇也金錯刀以黃金錯文錢亦有稱金錯刀者此

則佩刀也朱絲繩中瑟琴之用熒熒光明貌濯濯鮮潔

貌咂齧也莊子作嗜○此言稷拂雖微而有效能之用

則不可棄以喻側陋之士苟有益于國不可棄也觀此

詩便有翁受敷施使野無遺賢之意此其所以自比稷

契者歟

九日

公往閬州今保寧府是也

去年登高鄴七弓反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

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鱗鱗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

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鄠縣即射洪縣涪江經閬州北南合梓州之射江驪山在長安東南臨潼縣下有華清宮玄宗每十月臨幸清路塵謂輦道以憶故鄉之路也○年年九日客寓他方衰老逢辰何情對菊其久客傍人者實以世亂路難之故酒後却憶十年間流落之事何所不有重傷清平臨幸之地而不可至也

閬山歌

廣德元年秋閬州作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

國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

閬州有靈山其北有玉臺山嵩中岳華西岳○前六句言山之奇狀末二句則言已之未得歸中原將居此以觀山蓋自慰之詞也

閬水歌

廣德元年作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過水鷄啣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嘉陵江源出散關而入于閬又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人謂之錦屏○江色已可愛又當日出春回之際愈可



愛夫巴童蕩槩欹側而過水鳥啣魚來去以飛閩州勝  
事天下所少而可為腸斷者則以未歸之故也按此二  
歌雖當亂離之時而不失仁知之樂君子之處困而亨  
也如此夫

李潮八分小篆歌

廣德元年作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  
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  
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  
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  
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月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況漢小篆逼秦相快鯁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妙  
龍盤擘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  
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夫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  
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柰汝何

蒼頡黃帝臣觀鳥跡而為文字自後周太史籀作大篆  
秦丞相李斯作小篆漢中郎蔡邕割李斯小篆去二分  
取八分故曰八分書陳倉石鼓歌乃籀大篆嶧山碑乃  
斯小篆苦縣碑乃邕八分書肉疑作兩不流宕言不失  
古意也

冬狩行

廣德元年作

公自註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夢弼曰時章彝天閱東川公以此詩諷其多

殺仍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

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

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駝巖危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

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鸚鵡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

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

馬一馬驄况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

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捨

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才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

見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校獵以所獵者校多寡也步驟同言整肅也兕野牛羴

羴高貌熊猛獸也鸚鵡似鴟五馬一馬驄言髣髴以刺史

兼侍御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天子播遷於外謂之蒙

塵初明皇避胡入蜀是年吐蕃寇京師代宗居陝故云

再蒙大意刺彝有四好殺非仁借度非禮舍強敵而逃

狐兔非智不哀痛君父之難非忠嗚呼此彝之所

意夫當天子蒙塵之日而猶肆獵校是豈有哀痛君父

之心哉故重歎以結之且竭澤而漁窮林而獵非仁者

所為今禽獸以盡七八殺聲致於迴日未已雖鸚鵡微物亦在掩取其慘甚矣

### 折檻行

漢朱雲嘗乞斬張禹成帝怒命武士將下誅之雲攀殿檻檻為之折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襟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嗚咽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房魏房玄齡魏徵也太宗為秦王時開弘文館學士十八人青襟胄子文儒也魏龐德人謂之白馬將軍婁公宋公舊註以為婁師德宋璟先皇玄宗也○此有感於文士失時武臣怙勢思得朱雲之直以折其氣而不可得但今未詳所指為何人耳以刺朝臣皆隱情惜已無宋公之直也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顏梓州留後章彛也○廣德二年春去梓州作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眷眷章梓州開筵俯

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幾難朽  
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  
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荆  
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  
使長回首

王褒頌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家語孔子纍纍然若喪家  
之狗論語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既無遊方戀二  
句公言無父母繫戀行止得由已也青草湖在巴陵崑  
崙西極之山三峽巫峽黃牛峽明月峽也黃屋天子車  
蓋荆蠻吳楚之地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寥天九歌

東皇太一楚神也南斗吳地分○此公厭居蜀將適六  
楚作此以別章梓州及幕府諸公也我來至吾手十六  
句述將適吳楚之意謂留蜀之久常恐踈率耽酒取咎  
自致謙謹于人此必公久為客有厭薄之者故其言如  
此然如喪家狗則不得意甚矣故遂言既無係念則或  
行或止何所不可因有吳楚之適而喜扁舟之遂願也  
春春章梓州以下則言章公餞別賓從留權之厚日車  
以下言暮景當別其路險不足畏但世亂未靖不聞君  
之安否為可憂耳終作以下言世雖未靖我亦終當去  
吳楚耳感章公厚情別後有使即寄書問若無使寄書

但長企望不忘而已

憶昔 廣德二年作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  
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恠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  
不樂上為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  
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  
防西羗犬戎直來坐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地傳  
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先皇肅宗也陰山驕子回紇也東胡安史也關中小兒  
謂李輔國張后肅宗后今上代宗也猛士指郭子儀  
元振忌子儀功高任重子儀不自安請解副元帥遂留  
京師朔方西邊之地西羗吐蕃也傳介子北地人嘗斬  
樓蘭○此亦肅宗時事也肅宗播外而能反正回紇效  
順東胡走藏惟鄴城未下乃致反覆難收功者此不足  
恠盖由李輔國居內壞其紀綱又有張后惑主表裏煽  
亂所以至今皇上不能平定勞心焦思以補四方豈其  
才之不足歟然我昔叨近侍親見其為元帥時治兵整  
肅而不可當則非不足於才者此由程元振輩忌功使  
猛士郭子儀留居京師獨令岐雍卑弱之人以防西羗  
遂致犬戎直來坐御床百官倉皇隨駕出奔是亂之不

靖皆近習為之耳未乃公發憤欲隨傅介子斬虜以雪中國之耻我老儒之志殊不在封賞也蓋必人主清心知人讒諛不能惑而後受鉞者得以成功不然雖有傅介子莫能用也

奉寄章十侍御

廣德二年

即章彞也公自註時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

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禹貢淮海維揚州章揚州人也才知過人曰俊金章紫綬刺史之職章善治兵嘗預平段子璋之亂故稱其回天地而動鬼神關羽蜀將先主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此以比章為留後寇恂漢河內太守移潁川去後盜起百姓願借寇君一年此以比章為刺史皆言其善守東川而惜其罷也江漢謂荆南時公將南下垂綸謂其漁也○言章乃揚州之俊也少年貴達其號令軍威極其振肅為東川所仰賴不當去其地末則因其入朝而望其薦已也

春歸 廣德二年

苦迳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倏忽一本作歸到又春  
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  
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廣德二年作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休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  
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常生富春  
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今豪奪吏自  
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淚臨大江天高憶  
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喬林歷四川刺史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細

郡能劾刺史乎故六帖亦謂之綱紀掾鮑照白頭吟自  
如朱絲繩管子曰凡輕重散歛以時平準故大胥富家  
不得豪奪吾人也詩去其螟螣及其蝥賊樹立也○此  
詩因常諷為閬州錄事欲其去貪吏以蘇民困也言國  
家多事小民以是久困征求而貪吏又乘時割剝不復  
憂其激變故賢者當施德以惠民所謂德者非人人而  
恩之也惟祛其害民者爾今常生少年絕識既足以洞  
燭斯民之利病而居要地秉直氣又力足以為是以貪  
吏望風而畏必能去蝥賊以救瘡痍因復深悲小民幽  
遠無告勉其樹佳政以慰已思焉佳政即前所云者也

蓋生民不安凡以庶官不得其人庶官非人凡以監司  
不舉其職故公以此告諷公又有詩送諷云他時如按  
縣不得慢陶潛則又欲其優禮庶官之賢者誠以激濁  
揚清錄事之職也朱子論監司庶官之本亦以別賢否  
明好惡為振舉紀綱之道有識之論類如此

帝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廣德二年

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  
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  
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  
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  
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  
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  
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  
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  
有帝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  
為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  
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乘黃照夜白見前註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  
湧出黃馬黑喙曰騮代宗以九花虬賜郭子儀一名獅  
子騮縞素畫絹也漠漠開風沙謂恍如沙漠迥野也韋



諷閬州錄事支遁字道林嘗畜馬曰愛其神駿耳驪山  
華清宮在新豐縣明皇幸驪山王毛仲以馬數萬疋從  
河宗即河伯周穆王西征至河伯所居與披圖視典而  
觀寶器又秦始皇沉璧於河後山鬼獻之使者曰明年  
祖龍死漢武帝嘗射蛟江中此二句言明皇既崩不復  
巡幸也金粟堆明皇泰陵在馬龍媒神馬名○首至光  
輝十二句言曹霸畫馬獲賜賚之盛權貴皆欲得其畫  
以為重也昔日支遁十四句方入題言觀霸所畫九  
馬而為常諷所深愛也憶昔至篇末八句則言明皇當  
時從幸三萬之馬皆如川九馬之良明皇崩後馬不復  
見但見馬呼風耳感慨之意深矣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廣德二年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  
彩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  
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  
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  
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  
酣戰先帝天馬五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  
下迥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  
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五花却在御榻上榻

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  
圜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  
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  
惟畫肉不畫骨恐使驥騮氣  
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  
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  
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  
遭俗眼白世人未有如公貧  
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  
纏其身

庶人王者後裔之降名也

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為庶

清門門第清高

也英雄即指魏武文彩風流  
言霸猶有操之遺風也晉李  
夫人名衛善書嘗云有一弟子  
王逸少用筆咄咄逼人進賢  
儒者之冠唐太宗嘗制長弓  
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旌武功  
褒公段志玄鄴公尉遲敬德  
明皇嘗乘照夜

白正范驄閭闔天門也圜人掌馬太僕掌車駕惆悵者

恨其恩眷出霸下也坎壈不遇貌○首句至浮雲為一節言霸有家世風能書善畫其樂之所在忘年老而輕富貴天開元至酣戰為一節言霸圖凌烟功臣凜然如生先帝至凋喪為一節言霸畫馬與真馬無異而韓幹不及其妙將軍至篇末則歎霸之困窮也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廣德二年秋成都作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  
葉心朱實堪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  
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  
浣花谿裏花饒笑肯信吾無吏隱名

雨後晚日倒照及鍾鼓聲亮皆晴占也饒多也吏隱謂

為吏而實隱也汝南鄭欽吏隱蟻陂之陽○前四句先

言院中秋陰五六却言晚晴末二句言懷西郭茅舍夫

在院中而懷茅舍且曰花饒笑其志有在矣又按公遣

云胡為來幕下祗合在舟中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

鳥鵲愁銀漢駘怕錦幃到村云暫爾知己分還入故

林栖立秋院中云主將歸調兩吾還訪舊立則參謀非

其志可見特感嚴公之意而不欲即去耳若未費清晨

詢那成長者謀曉入朱扉啓歸來畫角終老去參戎暮

歸來散馬蹄之句是所以不樂就者其以此歟

釋悶 廣德二年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

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

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磔

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一

工部詩通卷之十二

高郵張紘

男守中校

永泰年間所作

登樓

永泰元年春成都作

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  
塵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  
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賦而興也寇盜謂吐蕃也去冬陷京師及松維保三州  
梁父吟漢相諸葛亮所作其詞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工部詩通卷之十二

高郵張紘

男守中校

永泰年間所作

登樓

永泰元年  
春成都作

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賦而興也寇盜謂吐蕃也去冬陷京師及松維保三州  
梁父吟漢相諸葛亮所作其詞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  
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登樓見花而傷心者以萬  
方多難也遂即花而言此錦江春色乃來自天地彼王  
壘浮雲則變經古今以與天地之春色不改我朝廷之  
德澤亦終不改浮雲之聚散不常爾寇盜之起滅亦當  
不常故諭以莫相侵也又即所見而推本言之可憐後  
主猶祠廟於此亦以德澤在蜀人心不忘耳蓋後主雖  
庸而能信任諸葛賢相此所以得祠廟者况英主苟能  
用賢則寇盜豈足平乎是以日暮為梁父之吟而重有  
一感也

旅夜書懷 永泰元年作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濶月湧大江流名豈  
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文章不足顯身老病無能用世往來江湖殊無所謂殆  
類一沙鷗耳因舟居感懷如此

柵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柵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此五  
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  
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

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虎倒龍顛  
委榛棘淚痕血點垂曾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  
顏色

柗葉理細其木直上不相妨故一名交讓竽管三十六  
簧長四尺二寸籟出聲機竅也亦簫名○此詩說者謂  
公傷嚴武而作意蓋得之永泰元年四月嚴武薨公托  
意柗木以傷之是年三月大風拔木或追作耳

錦樹行 永泰元年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兮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樹萬  
葉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一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書  
白帝營十果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跛  
足隨羗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封公侯故國三年  
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  
裘生男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  
髮天下風塵兒亦得

東郭老人公自謂也天驥神馬羗牛長毛牛也出西南  
終南渭水即公故國之地狐白裘服之貴者○此因錦  
樹起興而有感於歲暮也荒戍以下公感懷索居窮處  
營求斗粟柴門之內但有琴瑟几杖之幽而已雖青草  
亦皆枯死其窮可知遂歎其厄時雜處若天驥跛足之

隨甃牛賢愚莫辨情不能堪則以自古聖賢薄命奸惡  
得志以自解况故鄉信稀而路遠是亦烏能已於情耶  
五陵以下言舊族反貧小人暴富時事翻覆皆以世亂  
之故故結句云云言乘機取富貴為不難也此詩縱其  
筆力之所至無不成言所謂後心所欲不踰矩者然未  
免規角峭露之處困而亨之度故曰貧而無怨難

寄裴施州

永泰元年

裴冕以附李輔國貶施州刺史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鏞在東序冰  
壺玉衡縣清秋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寬邊愁竟在  
四嶽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  
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篋蟠銀鈎紫衣使者  
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况接才  
華盛

冕嘗為宰相故曰廊廟之具公初入蜀時冕為成都尹  
即為營西郭草堂故曰宿昔一逢鏞大鐘也顧命天球  
河圖在東序玉衡量璇璣之衡以玉為之四嶽堯掌方  
嶽之官漢刺史食二千石宣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  
二千石乎白鹽夔州山名後來指裴之後人○此因裴  
施州寄書於夔且贈公青羔之裘作此以復之也金鐘



一聯即廊廟之具自從至分憂四句喜其遇而稱其才之優於為郡如此於是叙其數寄書於遠地兼贈裘於苦寒以言其裘之美則霜雪迴光而錦袖為避以言其字之妙則蛟龍動篋而銀鈎相蟠末四句乃言復命謝裴之意且謂窮老不復憂其子孫者况嘗接裴後之多才豈不能敦世契而顧我後人乎所以見其通家之厚也如此夫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大食國名趙公自荆南刮寇至夔示公此刀公為作歌舊註以刮寇至夔崔旰之亂恐未必然詩中芮公者別是一人觀曰分闡用賢之語則趙乃其僚屬師以為趙芮公合為一人者誤矣

太常樓船聲嗷哨問兵刮寇超下牢牧出令奔飛白艘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木怒號冰翼雲淡傷哀雉鐫錯碧嬰鷓鴣膏鏗鏘已瑩虛秋濤鬼物撥捩亂沉壘香木使者捫赤條龍伯國人罷釣鼈芮公颯首顏色勞分圖救世用賢豪趙公王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線針如水荆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下紀魍魎魍魎徒為耳妖

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不似長劍湏天倚吁嗟  
光祿英雄彌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  
合無泥滓

噉嘈衆喧聲下牢地名上牢下牢楚蜀分畛由楚而上  
蜀故曰超牧州守令縣尹也鷓鴣似鳥而小膏可淬刀  
鑄錯碧甕盛膏器也撒振見前蒼水使者水神也龍伯  
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鰲彈丸言其小也痺與卑同上  
聲讀宋玉賦長劍倚大外光祿未詳恐是趙公之爵劉  
湏溪云必別有光祿刀故麒麟閣名漢圖功臣於上○  
言趙公制寇自荆南來夔州示我以大食刀出刀之際  
則見其精光動天地而驚鬼神水神拊惜海恠潛消荆  
南芮公方有西顧之憂分閫救世以用賢豪於是趙公  
應芮公之用王立高歌而起佩此刀與之終始以衛王  
室以治亂民視蜀江之地猶一線耳荆山之地猶彈丸  
耳其雄心有不止此者彼亂臣惡子勿干我紀視區區  
鬼魅徒為不靖而已矣腰領之血何足以污吾此刀乃  
敢趾梁欣喜乎又言此刀之用不高不痺適當其平非  
若長劍之過高虛誇也因歎趙公才望足使英雄驚息  
此寶刀聊可與比其佩而與之終始也固宜他日功成  
圖形麟閣丹青亦將以此佩刀宛轉齒之於上若猛將

腰間長弓大羽然而其光芒照耀則天下為之永清矣  
此歌崛崎頓挫語繁而不殺緒多而不亂意之所到氣  
亦隨之蓋不可以常法論當與太史公諸傳並觀

### 王兵馬使二角鷹

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迴  
風陷日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  
猛腦條徐墮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鷄竹兔不自惜孩虎野  
牛俱辟易鞞上鋒稜十二翻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勲  
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狡狴敢決豈不與  
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隨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隊

二鷹章開其羣驅出六合象鸞分

鷹從高大貌杈枒不齊貌杉鷄黃冠青綾常在樹下竹  
兔似兔而小食竹葉漢書言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  
辟也崑崙虞泉皆在西極白羽箭也狡狴本作後  
豸似虎色黃食虎豹出西域肉三狡狴謂曾殄三猛首  
也○首四句言地之奇絕處產此二鷹角鷹至辟易則  
言二鷹之奇絕也鞞上至之齊言王兵馬與角鷹同一  
勇銳因即其樹勲西域之敢決以證其相同也未則言  
趙芮公得兵馬亦如兵馬得角鷹要當逐去凶逆以分  
善惡可也猛腦條徐墮五字必有錯誤一作猛腦徐侯

緣猶不成語

又雪 永泰元年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遙冬熱  
鴛鴦病峽深虎豹驕愁邊有江水焉得止之朝

此蓋因蜀地之遠朝廷威令所不能及良弱受病強暴  
肆志愁思之心欲因江水之去以達於朝而不可得感  
南雪不寒而作也未止字正應首南字

大曆年間所作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大曆元年春  
在雲安作

東城挹春岑江閣鄰石而崔嵬晨雲白初旭射芳甸雨監

峽開水合二句言蜀為總會之地人虎相半言善惡之人相半也蜀出麻布吳出鹽因亂貿易不通故蜀布不來吳鹽滯西南失大將謂嚴武殂于成都武卒兵亂商旅大竄貨物所以塞也降元戎杜鴻漸將來也按史是年二月以鴻漸為山南西道劔南東西川副元帥以平蜀亂淮南招隱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鳳喻嚴武離雀喻小民蓋鳳凰為百鳥之主鳳凰去而離雀喧以喻嚴武不在小民擾亂也十年別公自肅宗離官去國至今代宗大曆丙午幾十年矣四藩猶四國以

藩屏王室言也。○此公因久居蜀厭亂思治之作也。客居至斂精魂八句言客居之地而有思歸之感以寓下文十年別之意。峽開至節制尊十二句言嚴武卒而蜀亂我在路中央至篇末則叙已久客思治之情。

杜鵑詩 原註明皇蒙塵在蜀大曆元年春雲安作

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後以其位禪開明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一節范註

此詩起句爾古詩似此重言疊韻更無倫者何限何以為序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

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呼其間我見

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餒其

子禮若奉至尊 二節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 音飛與跪

乳識序又知恩 三節聖賢古 諸木作吾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

鳥情猶解事杜鵑 范註亂臣賊子聞是詩者亦可警矣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今忽暮春

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四節

西川成都東川梓州涪萬涪州萬縣雲安縣屬夔州也

錦城即成都也鴻鴈有禮即行飛識序也 羊祐鴈賦前不絕貫後下

越羔羊有禮即跪乳知恩也 春秋繁露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聖賢古

法則謂取法二物以為禮如卿執羔大夫執鴈為執禮

之類○此詩托杜鵑而諷蜀之刺史以君臣之義興而比也我昔遊錦城以下言西川杜鵑也公言我見杜鵑必拜者重其為古帝之魂衆鳥禮之若奉至尊彼鴻鴈羔羊有禮聖賢既取之以為古法則是傳之後世矣此禽鳥禮奉杜鵑獨不當拜之以為法則乎但今值我久病聞杜鵑而不能拜使我淚下如迸泉焉末四句言雲安杜鵑也其曰君看曰猶解而至于淚下如泉其所以警諷當時而感動之者至矣○東坡志林云杜鵑詩子美蓋譏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杜克遜在梓州擅軍旅

其尊君者為有懷二者為無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

謁先主廟 大曆元年

先主永安三年卒于夔州故夔州有先主廟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伴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麟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闔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

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  
淚窸窣洒衣巾

雜耕孔明伐魏每患糧不繼乃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  
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又魏書載亮糧盡勢窮憂恚嘔  
血而卒先主廟在夔州山中故云交烏道清溪豐溪也  
耿弇鄧禹光武功臣最親者也可堪是不堪也○此因謁  
先主廟有感於先主孔明之遇而深致意焉首十二句  
叙蜀所以不能興復之故言漢季昏亂羣雄乘之而起  
輔之者各有其人如魏則有荀彧郭嘉之流吳則有張  
昭周瑜之輩惟其力相作故社稷遂分以成鼎足之勢  
而先主志屈征吳乃偃其興漢經綸賫恨而歿其身雖  
死尚留興漢長策付中原之托於老臣孔明繼而孔明  
方而恢復而又復殞竟辜先主之志所以然者蓋以霸  
氣歇於西南而雄圖屯於曆數耳不然則蜀都雖小猶  
足以王其東達楚可以吞吳其西通秦可以取魏豈不  
足以成混一之勢哉其無成者適惟漢祚以訖使其君  
臣相繼而歿則先主孔明雖有興復之志其如天意何  
哉舊俗至歲時新八句言其廟之所在雖年久荒落而  
夔人敬祀之心初不少怠則以其澤之在人之深是以  
沒世不忘也絕域至篇終十二句乃公之自感者也言



我流滯遠方對此搖落之景既無以堪而况世亂未清  
歸期難必蹉跎歲暮情如之何因想當時先主之臣有  
如關張者功親耿鄧其孰與之並然而先主一得孔明  
隆中窮士爾遂情同魚水親並關張是其大有為之才  
盖應天不小矣世豈有知遇之主如此者哉今我年已  
遲暮則雖遇知己之君如先主者亦不堪帷幄之任矣  
飄零且事漁釣以終吾生焉夫用世之心則固已矣而  
憂世之志尚未終忘但常淚灑衣巾不容自己耳

占栢行大曆元年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

人二十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備為人愛惜雲來

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

川聯當在霜  
皮黛色下

憶昔路繞錦

水先主武侯同闕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

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

三才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

可支車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

紛紛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巫峽雪山極屬東西之地而言錦亭在成都詩闕宮有

恤○此詠夔州孔明廟前之古栢也首八句言栢之高

大而武侯君臣道合遺澤在人故至今猶愛其樹憶昨

以下四句則思成都亦有武侯古栢之廟落落四句言栢之高大正直乃得於神明造化之力非偶然也未八句言此栢材大難用以喻志士幽人其感深矣

負薪行 大曆元年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  
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十猶  
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頸野花山  
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無鹽井面粧首飾  
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何得此  
片村

偶題 大曆元年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  
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羅為後賢兼舊  
例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  
兩鄰中竒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車輪徒已斷堂構惜  
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挹疾屢遷移  
運濟漸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  
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無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皇辰  
劍蒼蒼雲雨也兩都開幕府萬寓揀軍麾南海殘銅柱東  
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恠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荆學

杜工部詩通 卷十二  
十一  
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騷人屈宋輩漢道蘇李輩飛騰者掣鯨魚於碧海綺麗  
者戲翡翠於蘭茗江左逸鮑謝諸人之俊逸即所謂綺  
麗者也鄴中竒曹劉羣公之竒邁即所謂飛騰者也多  
病者苦於追逐也騶驥麒麟一聯謂父子相繼者輪扁  
告齊桓公言其斲輪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書梓材若考作室既  
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此二句蓋公自此得詩法  
於前人而歎其子不能繼也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潜  
夫論曹娥碑陰有黃絹幼婦外孫蕪白八字破字爲  
劍之精上徹於天周瑜傳蛟龍得雲雨恐非池中物殘  
銅柱南夷不靜也避月支吐蕃徬蹶也白閣山皇子陂  
皆在關中公故鄉山水也○此公自叙自弱歲有志文  
章遭世亂流落殊方不得用世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本館通

卷

第



工部詩通卷之十三

高郵張縉

男守中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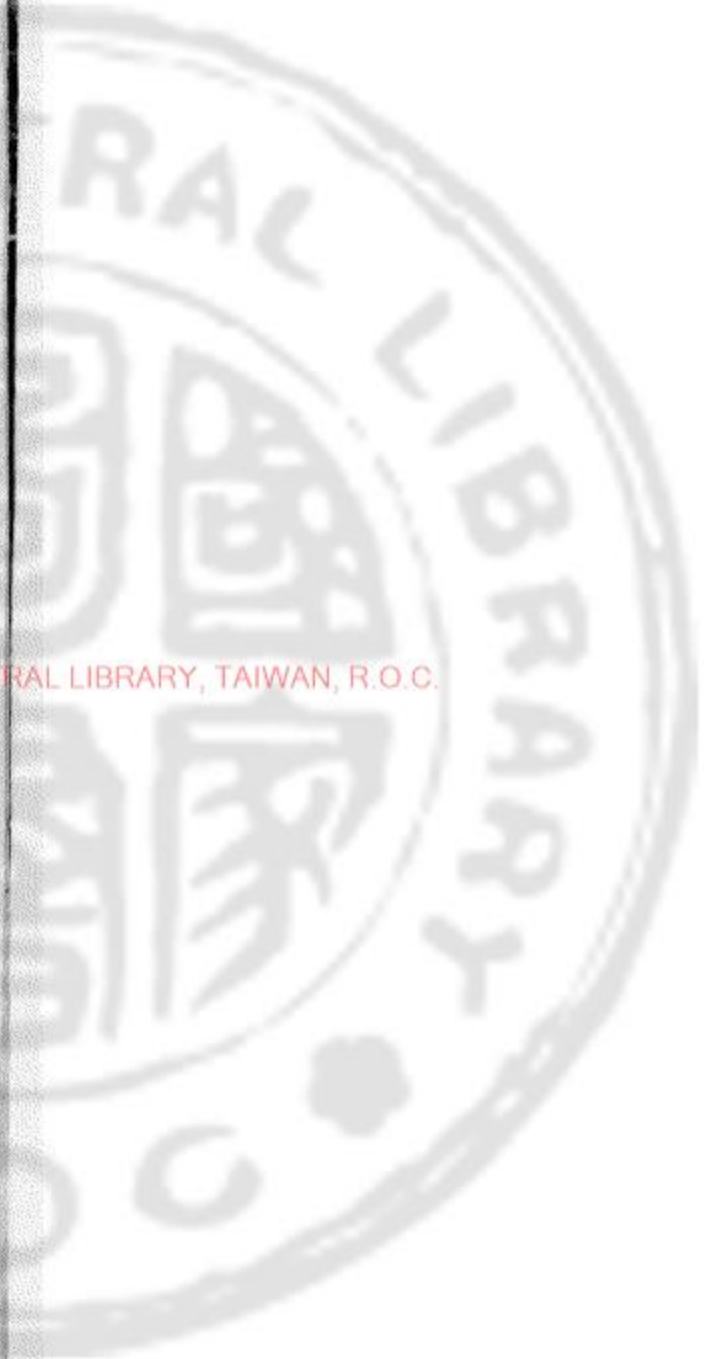
大曆年間所作

除草

公自註去藪也藪音潛山北也有芒刺觸之螫人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  
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雪一沾  
凝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夕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立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讐

狹道曰阻長道曰脩蕙香草也討求尋而去之也左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此因除草而寓去惡之意賦而比也言草有害于人者常在僻地曾何生于道傍今此藝既甚毒乃多至彌道周以比大惡之人充滿當道也是以晨步前林雖有江色不足散憂以此草芒刺在眼也若待高秋霜雪則蕙葉且難留矣故身先童稚荷鋤盡以除之以雙釣州送至水之中矣無使再殖然後藩籬清曠松竹幽雅以比小人屏之四裔不與同中國而後朝廷清明善類得安也未句用左傳語結之方露本意柳子厚捕蛇者說至篇終方說出孔子苛政猛於虎一句襲此格也

白帝城

大曆元年夔州作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鬪古木長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出門趙氏以為無義改作若屯然白帝城在高山故李白有白帝綵雲間之句則雲出門自可通也戎馬不如

歸馬逸者言馬亦厭戰矣。○前四句賦峽中雲雨以興時未清明也。後四句傷蜀兵未解生民凋弊也。

閣夜

大曆元年夔州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霄。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卧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霜天夜晴，故鼓角之聲特響。星河之影映峽水而動搖，亦狀霽景也。舊說以為民勞之應，恐無此意。聞戰伐謂聞戰伐聲息而哭也。夷歌，歌為蠻腔者也。卧龍謂孔明，躍馬謂公孫述。左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前四句閣夜之景，後四句則寫其情也。言我宿此閣夜聞野哭者如此，而夷歌者又如彼，蓋憂樂之情皆勞生所不免。寫懷詩所謂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也是以雖卧龍躍馬稱人傑者，忠逆不同，亦同歸於盡。然則人事音書漫從寂寥也。我何憂傷耶？韓退之詩：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着人間比。夢間蓋皆因憂思之甚，聊以自解云爾。

返照

大曆二年夔州作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病肺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



又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黃昏日曛時也宋玉有招魂賦為招屈原之魂反於樂土此云未招者言其魂散南方而未反也○此言世道暫明而復暗方抱病殊方故愁時早卧欲反於樂鄉而未可得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入名客云克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紫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短冊更在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椎柄衣馬自肥輕李昂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昔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柰何田舍翁受此厚賜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麈尾塵愧一作客茹藜羹

廣雅天竺出細織成風濤鯨魚水族之類即細織之文也宴安也不祥左傳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故謂之不祥珠宮龍宮也楚辭貝闕兮珠宮寢處左傳吾寢處之矣岐陽鳳

翔也舊史李昂嘗代崔光遠為鳳翔尹克本府及秦隴觀察使來瑱嘗為襄陽節度使裴茂稱瑱屈強難制宜

早除之後貶播州尋賜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戰國  
策蘇季子位高金多○此詩因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作  
此以卻之因論驕盈取禍之道客從西北來以下十句  
言舍人命客遺褥開緘見褥之織文中有大鯨旁羅水  
族客因致詞舍人以此織段克君之褥欲承君以安榮  
寢之可以辟邪而清神也領客珍重意以下公却褥之  
詞珍重意即客云承君宴榮辟邪清神之意言服飾自  
有分制此褥惟公卿可用我一賤老服踰其分斯禍之  
所嬰也因歎雖公卿亦當存節制戒驕侈今干戈縱  
橫民不甯有仁心寧忍侈於自奉而當路之人往  
往以握權在手乘肥衣輕不知居寵思危之道故李來  
二子皆以驕盈死焉此近事之明鑒也且昔聞蘇秦以  
金多坐見悔吝彼其赫赫然驕閭里者能得幾時而遂  
致殺身之禍此又古事之明鑒也夫以貴者侈靡尚亦  
嬰禍如此柰何我一賤老而受此厚貺乎故卷還錦褥  
心方自安惟以粗席藜羹待客安我貧賤之分焉卷字  
應前開緘按此詩不但公自謂其所以警舍人者亦至  
矣嗚呼其真有道者之言哉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出

一作

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

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  
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  
儉白屋連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下曳  
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涼重露日出其  
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懣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  
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心八或未容義無  
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  
齟丈夫多英雄

風土記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星當會天漢中奕奕  
有白氣光曜五色以此為徵見者便拜而有乞也謝朓  
七夕賦回龍駕之容裔亭亭二句蓋宮中為此象以祀  
牛女而祈請也如明皇貴妃七夕長生殿有感牛女則  
當時宮中固有此俗矣白屋貧家也公宮公侯之家四  
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又荆楚歲時記七夕  
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嬉子網  
於瓜上則以為得巧齟齬齒不相值也楚辭九辨圓鑿而方納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興而比也此詩專為士者進身之道而言  
易曰物不可以苟合蓋以牛女無私會之事以興男女  
無苟合之道又以男女無苟合之道以比君臣無苟合  
之義也牽牛至秋遂通八句謂牛女二星各有定位誰

見其七夕之會設相會其精氣即合何必待秋期而後通哉以見必無私會之理也此以下因言七夕之俗始自宮中祈請於是世人効之無分貴賤之家各隨豐儉而為祈請之事膳夫二句言貴家之盛會曝衣二句言天下之同風蛛絲二句寓言物情之徇俗初筵二句述其酬宴之通宵蓋世之風俗如此則是以牛女有私會之事矣是豈有此理哉嗟汝以下乃示男女無苟合之道言汝未嫁之女當小心律已竭力機杼之功雖無舅姑奉事而織作自其當為之職以比士人當慎於守身雖未出仕而進德脩業自其職分初非有為而為蓋欲其修己以候時不當枉道而冒進也以下遂言冒進之害言明明君臣之契其左右近臣尚或有不吝者况疎遠之士乎所以然者君臣夫婦皆以義合義則無棄禮法者矣守禮自相合棄禮必不容彼夫婦之愛皆生於敬君臣之恩亦猶是也小大有佳期者小而男女之合大而君臣之遇皆有佳期合必以禮者女之佳期進必以正者士之佳期故戒之在至公也如或不在至公則合之而不以其禮進之而不由于正殆非所以相合相遇之道矣吾見圓鑿方枘齟齬難入英雄丈夫必不以不令之女而為婦剛明正大之主又豈以不合之士而

為臣哉此又以男女苟合之道以比君臣無苟合之義  
也是詩高古嚴正可見古作者之意觀者深味有得自  
不涉凡近矣

君不見簡蘇後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年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  
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  
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  
此以池桐起興言物有遭廢折而卒有用者因勉蘇及  
時以立功業無久處以招凌侮也

能畫

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  
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毛延壽漢元帝時人善畫郭舍人漢武帝時人善投壺  
神異傳東王公與王女投壺不捷天為之笑洪容齋曰  
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矜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  
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吾宗大曆元年作

公自註衛倉曹崇簡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  
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中二聯皆言其質朴古人風末二句則又異乎人之質  
朴矣

宿江邊閣

大曆元年作

冥色迴山逕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鶴鶴  
追飛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三四寫俯仰之景分應首二句賦而比也五言軍士奔  
命而疲六言賊盜得志而橫末則憂無如之何正乾坤  
欲撥亂世而反之正也是時蜀有崔旰之亂

朝

大曆元年作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  
後鳥過饑鳥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

當日之朝物皆動而有得公也流滯江潭蹉跎歲暮豈  
得無感乎

贈李十五丈別

大曆元年夔州作

秘書李文蔚也與汧公勉俱宗室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一節  
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孤陋  
忝末戚等級敢比肩人生意頗合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遣  
僕三日共一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存子  
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為辛苦行蓋被生

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二節 沂公制方隅迥出諸

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

昔在堯四岳今之黃穎川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

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

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三節

倚薄叢集之意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 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

歷位至丞相南北朝庾信字子山父肩吾與徐陵父子

文並綺艷世號徐庾體白帝夔州城也黔陽黔州也屬

江南道沂公李勉也封沂國公時為江西觀察使治在

洪州金莖漢武帝承露盤之銅柱也堯四岳堯時四岳

四方諸侯黃霸為穎川太守有治狀薛少保詩秋風

水增波解榻用洪州陳蕃下榻事晨集醉操二句言晨

宴集於風亭而醉操琴於雲嶠即指滕王閣也○此因

李秘書之豫章謁沂公而贈別也首四句蜀之上俗為

下文絕域誰慰懷張本多病至黔陽天公自述客蜀孤

寂得遇十五因美十五交契之厚文會之奇其文才能

繼家聲偉軀終當貴顯今且辛苦道路者蓋為生事所

累耳故方回比棹又有南行言由黔州之道至洪而謁

沂公也沂公以下則因其將謁勉而美勉之為政也制

方隅而諸侯莫及處危世而一境獨安其清高則如金

莖之露其正直則如朱絲之絃此昔之堯四岳而今之黃穎川也是皆公素心之所思者故恨其不能與十五同行以宣其所思也山深二句計其會勉之時游子二句祝以歸來之日言客遊雖久亦思過兩月矣晨集二句遙度與勉懽會之趣末二句又丁寧速歸言丈夫雖貴知己不可以知己之樂而又忘歸也蓋十五此行不過以生事而謁故速其歸如此意其人必一磊落脫畧之士每遇意之所愜而輒忘歸者其曰思曰念意可見矣○又據公寄李十五詩有云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與此篇一日兩遣僕三其一筵則十五乃通儻而好士者意度動人人多厚豈馬援所謂杜季良之流歟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大曆元年作

斯人已云亡草中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絹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群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黑俊拔為之主暮年思博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筭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張旭東吳人嗜酒善草書後漢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張王謂伯英羲之劉伶有酒德頌○首四句言旭已



其書難得今楊監見示觀其遺跡而生悽惻之心悲  
風至百代則贊旭書之妙與古名公書法並傳無疑嗚  
呼以下嘆旭書足以感楊之清識珍藏酷愛而想見其  
逸氣也

送元二適江左

大曆元年作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  
丹陽尹公孫白帝城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晉溫嶠嘗為丹陽尹公孫述以魚復縣為白帝城即夔  
州也○首二句見之難而其別亦難也三承首句四承  
次句丹陽尹言元二之官默諷以太真清世之志白帝  
城舉相逢之地寓指當時僭竊之人末則欲其韜晦以  
需時用愛之至也

雷

大曆元年作

巫峽中霄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却碾  
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號令乖失其威矣霹靂楚王臺無足警者

鷗

大曆元年作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  
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鷗本瀟灑之鳥一有欲心遂逐於物而失其本性不若

本言通  
滄海之群得其適也是故居不可以不慎也孔子曰擇  
不處仁焉得智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牛馬  
行無色蛟龍鬪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烟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問法  
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

蘭若僧寺名佛氏以空為宗問法則知多言之為妄矣

禪家有觀白骨法觀身之為白骨則向酒慵而已

月大曆元年作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  
移深樹蝦蟆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想照西秦

北斗長安城名○巫峽之地常陰暗而此夜天河獨新  
故三四云云蓋青嶂月即天河新者也於是魍魎畏月  
光而移深樹然蝦蟆動半輪則君側之捍搖國法者猶  
在也末因天路清明起故鄉之思

寄栢學士林居

大曆元年作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籍蕭  
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

飄零予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荆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雞舞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言自兵亂以來天下學士亦困奔波歎栢君獨有幽棲讀書之樂我則蕭然暴露於山阿而已青山靜散地此栢之所以幽棲也白雨空垂蘿此我之所以暴露也然我值世亂飄零至此栢君讀書知古人成敗之數而以爲何如耶春冬異風土者荆揚之間冬暖春寒風土獨異韓退之所謂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是也遂又言其風土之異陰晦之多赤葉楓林尚鳴百舌黃泥野岸乃舞天雞盜賊之爲隣而形神之俱瘁也却期望學士効用於朝使蒼生各有環堵之樂則如予之飄零失所者亦受安居之賜矣

暮春題滾西新賃草堂

大曆二年作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哀歌時自短醉舞爲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

公懷當時之畧遭時不試衰老無成飄零絕域時復哀歌醉舞心獨耿耿細雨荷鋤將與山夫野叟共終吾生聞江猿之吟其感慨何如哉此與林猿爲我啼清晝同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三  
意而語更微婉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石泉  
流暗壁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天地間佳景何嘗不在但人之  
情有異尔故曰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且石泉之流  
草露之滴此其境亦幽矣其如非吾土何末又有感衰  
老而百念灰矣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三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四

高郵張紘

男守中校

大曆年間所作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國  
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玄宗當承平之世不能謹苞桑之戒以致祿山之變使  
太平黎庶肝腦塗地然則厲階果誰生乎今公乃云胡  
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此得溫厚之體故國一聯見公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四  
意而語更微婉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石泉  
流暗壁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天地間佳景何嘗不在但人之  
情有異尔故曰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且石泉之流  
草露之滴此其境亦幽矣其如非吾土何末又有感衰  
老而百念灰矣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三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四

高郵張紘

男守中校

大曆年間所作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國  
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玄宗當承平之世不能謹苞桑之戒以致祿山之變使  
太平黎庶肝腦塗地然則厲階果誰生乎今公乃云胡  
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此得溫厚之體故國一聯見公

有為之志未嘗忘但值時之不可為爾

寄薛三郎中璩

大曆二年夏夔州作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與子俱白頭後後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一節憶昔

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無一作等倫天未

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卧

病瘡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痛

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予今委脩短豈得恨

命屯二節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扶必

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

東浮滄海濟君山可避暑况是采白蘋子豈

無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

吐藥攬衣巾高秋却束帶一作清江旻鳳池三節

澄碧濟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

君下有行化臣四節

飄飄輕虛貌飄飄若埃塵猶所謂輕塵棲弱草也蘇鄭

蘇源明鄭虔也禮記儒者有席上之珍青草洞庭二湖

名在岳州君山在洞庭湖心澄碧喻朝廷清明○此寄

薛據述已老病欲去蜀未能羨薛之健當適意勝遊且

勸其乘時出仕也范分四節首言人之生命不常今我

與子俱老矣乃不能及時為樂而多苦辛雖為尚書即不及為村野人時也次言憶昔為村野人之樂不讓公侯而歎世亂未已我輩本合常貧故君久客荊州我亦留滯蜀土又自述卧病之久追言病原由于當年與蘇鄭飲酒太過彼二人者俱已死矣我今以壽之脩短且皆委于天豈得復恨命之屯乎又次羨薛之老而益壯當往來洞庭君山佳勝之處以暢其懷不當鬱鬱久客荊州也我今甚欲去蜀未能即去稍待高秋體快亦當遂此意耳末言朝廷清明登崇多士我病不能起用薛君強健便當速起出仕蓋上有明哲之君下有行化之臣不可失此機會也或問公既言尚書即不人為野人矣却又勸薛乘時出仕者何耶夫謂為即不及野人者為其不能行志也苟可以行志此實君子之遑遑者又何惡於仕焉

詠懷古跡

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明妃即昭君紫臺漢宮名朔漠胡地也青塚昭君死葬胡地多白草其塚獨青號曰青塚琵琶胡樂昭君入胡

常彈之以寄恨。如君怨。此有感於昭君古跡而詠也。首二句言山水鍾聚此地，秀生明妃，故名其村者尚未氓也。中二聯則叙其去漢宮而遠嫁死胡地而不返，使後人徒依稀乎識畫圖之面，而想像其歸環珮之魂耳。末乃深致夫哀悼之意。時肅宗以少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公主臨別之語聞者酸心。公故借明妃之事以哀之。○ 綆按代宗又嘗以僕固懷恩之女號崇徽公主，將回紇。歐陽文忠公詠其手痕云：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為誰留。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覆

花野草自春秋朱文公謂玉顏肉食一聯以詩言之第一

一等詩以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夫文公非但為詩評也，亦重傷中國失其體，故有契於歐公之作耳。夫以堂堂帝王之尊，乃捐所愛為腥膻犬羊之配，謀之不臧，一至於此，獨謂國有人乎？今觀杜歐二公之詩，千載之下，真之餘悲云。

秋興八首

大曆二年秋夔州作

玉露別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蕭森清肅貌江謂巫峽塞謂巫山兼天湧接地陰又舉  
蕭森之甚者言之也兩開謂兩秋也他日前日也一繫  
猶言純繫也○前四句景中含情乃秋興之端後四句  
情中寓景乃秋興之實五六已盡其羈旅之情末二句  
則無衣之懷愈至矣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  
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遠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  
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南斗吳楚分近夔州公詩挂席上南斗是也宜都山川  
記邑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漢張騫奉使西  
域或傳其八月乘槎畫省香爐尚書郎居粉署有侍女  
執香爐以從謂已為省郎也伏枕卧病也山樓夔城樓  
也粉堞即今女牆以粉飾者也笳胡人捲蘆葉吹之似  
簾篋而無孔○此承上篇末句而因有感夔之暮景也  
以落日起興聽猿應首句夔府而言奉使應次句京華  
而言古傳猿鳴三聲下淚今我則實下矣古傳奉使八  
月乘槎今我則虛隨矣畫省句又以京華言山樓句又  
以夔府言蓋聽猿悲笳皆落日時景也結聯請看已映  
四字極有味蓋以月應落日而言謂方日落而遽月出  
纔臨石上而已映洲前光陰迅速如此人生幾何豈堪

久客羈旅耶其感深矣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  
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  
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江樓謂西閣翠微山色也再宿曰信匡衡漢元帝時上疏言日食地震之變上說之遷為太子少傅劉向宣帝時徵受穀梁春秋講論五經於石渠五陵皆豪貴所居

○此又及夔之朝景也乘朝景之清日坐江樓因即所

見而感漁人燕

子得其適遂嘆其亦嘗如匡衡抗疏而我之功名則薄矣亦常如劉向傳經而

我之心事則違矣彼同學少年今多貴顯而乘肥之於五陵間我何為獨寂寞於此地哉一說同學學習之同者也蓋當時新進少年必自為一種學習以趨時好而取貴顯若公之素學與彼正自不同殆謂之昔之人矣然彼自貴顯爾吾亦安能變所學以從之乎又一說公謂與我少年同學之人今多不賤彼其得志於五陵豈復念我故人之飄泊耶三說不一前說較平實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  
王侯第宅皆新文武衣冠異昔時  
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卓馬羽書遲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似奕棋言變故不常也直北謂隴右關輔之間征西言

當時西有吐蕃之亂諸道節度使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喻竟不至酈道元水經云魚龍以秋日為夜故國即指長安。前三首皆以夔州言此以下遂及長安之事故以聞道發之三四一聯即似奕棋者五六言西北二方兵戈不解此長安所以似奕棋也末見秋興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闕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蓬萊宮名即大明宮承露金莖即通天臺漢武帝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王肩假之瑤池在崑崙之丘西王母所居漢武帝時王母來降函關在靈寶縣老子西游紫氣浮函谷關雉尾以雉尾為扇也青瑣謂青瑣闥也點朝班謂為拾遺時也。此下四首皆承上篇末句有所思而言此則思故國之宮闕也言蓬萊宮對南山而起有承露之盤高在霄漢是以東西瞻望為仙人往來之地天子端拱於雲日間以受群臣之朝恍然上帝之居也斯地也我昔嘗幾回厠於朝班矣今一卧滄江徒驚歲晚安能復到耶所以深致其戀闕之懷也三四一聯乃楚詞寓言之意以見宮闕之地真為仙居耳蓋因蓬萊露盤起興舊註謂譏其

慕仙者誤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綉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瞿塘峽在夔州曲江在長安玄宗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園故謂之通御氣也入邊愁謂吐蕃之陷也黃鵠珠綉作黃鵠文歌舞地指曲江也公樂游原詩近水低回舞袖翻綠雲清切歌聲上是也秦中古雍州之域周秦漢隋皆都焉○此思故國之曲江也言峽口之地遠

建曲江周一秋色矣然此曲江之地通於禁御今乃為

黃鵠所陷因憶盛時將幸其舟則有珠簾綉柱以爲鵠鵠綿纜牙檣驚飛白鷗回望此歌舞之地真為可惜蓋此地乃古帝王之都所以紛華盛麗甲於天下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明池在長安西南週迴四十里漢武帝欲征昆明為其地有滇多年池乃作池象之以習水戰其左右有二石人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又刻石為鯨相傳每至雷雨鯨嘗鳴吼鬣尾皆動菰一名蔣秋實乃凋黑米鳥道

者惟鳥可過也江湖謂瀟湘洞庭漁翁公自謂也○此思故國之昆明池也言昆明池作於漢武以習水戰其旌旗如在眼中故織女石鯨之象宛然猶在斯時也菰沉雲黑蓮墜粉紅想見其秋晚之景又如此因嘆流落天涯道路遼阻但隨江湖之處作一漁翁耳豈能歸見此地哉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工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昆吾地名御宿川名乃長安至漢陂所經之地逶迤遠貌紫閣終南山之別峰所謂半陂以南純浸山者也晚更移言忘歸也氣象指山水之氣象于者言其綵筆之作氣凌山水也公昔有漢陂行及城西泛舟等篇○此思故國之漢陂也言適漢陂之路浸漢陂之山今自寄在而我乃不得復游其地也因憶其景物之麗及游人之盛如此我昔綵筆之作曾于其氣象以與山水爭奇今白頭吟望苦為低垂而不能忘也○按秋興八首皆雄渾豐麗沉着痛快其有感於長安者但極言其盛而所感自寓於中徐而味之則凡懷鄉戀闕之情慨往傷今之意與夫夷狄亂華小人病國風俗之非舊盛衰

之相尋所謂不勝其悲者固已不出乎言意之表矣卓  
哉一家之言曼然百世之上此杜子所以為詩人之宗  
仰也

寄韓諫議

註大曆二  
年作

韓諫議注直言天下事貶岳陽注適遊君山棄  
人間事將為長往之計公思之故有是作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水濯  
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  
罷帝集北斗或騎麒麟騎鳳凰芙蓉旌旗烟霧樂影動倒  
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

昔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  
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留滯古  
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羨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岳陽在巴陵有君山洞庭之勝羨人指韓注楊子鴻飛  
冥冥戈人何慕焉日光在下曰倒影裴航遇仙飲瓊漿  
漢張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壺公令費長房嗽溷  
臭長房色難之太史公留滯周南之地南極老人星見  
主壽昌○此詩宗楚騷多托意茫昧觀者當以意會首  
言我思岳陽而不得去韓君方隔秋水濯足洞庭之闊  
以望八荒之遠其去就分明適當時晦遂托意仙境以

狀其高蹈之趣言諫議恐是韓之張良嘗輔君以治世  
至今獻納之心未忘而憂時之志猶切蓋國家成敗吾  
豈敢忘但溷濁之祿不可食不得已而潔身此地也然  
其窟流遠方雖可惜而其全身保壽亦為得也未復申  
已思韓之意欲貢之玉堂蓋如韓之直言利國終當置  
之廟堂之上而不可棄之外地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大曆二年秋夔州作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毛  
靜白雪慘淡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喚孤亭持此比佳  
士及此慰揚舲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硎欲學鷓鴣子待  
勅燕山銘誰重新郵劍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  
母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扃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  
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不是無膏火勸即勤六經老夫  
自汲澗野水日冷冷我嘆黑頭白君看銀印青卧病識山  
鬼為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南兩岸坼橫  
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右白虎赤節引  
娉婷自云帝里女嘒雨鳳凰翎裴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  
千秋一拭淚夢覺有餘馨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丈人  
但安坐休辨渭與涇龍蛇尚格鬪洒血暗郊垆吾聞聰明  
主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

又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忽忽昏忘貌揚舲行舟也慰者言薛以所贈慰其行舟  
蓋公將出峽也發新硯見前註范蠡避吳浮江湖變名  
姓為鴟夷子後漢竇憲大破匈奴勒功燕然山漢陳湯  
斬郅支單于於康居漢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  
空班次不順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臨邛富人  
卓氏有女文君新寡以司馬相如有逸才遂相合洗粉  
黛用孟光事拾流螢用車胤事銀印青以銀青期之漢  
百官志郎官給錦帳齊客馮驩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  
魚此聯公自言不欲為工部即在嚴武幙下意

也也風雷喻號令搜百靈喻求賢也右白虎西方神也  
地在西故耳帝里女公蓋自况為長安人也鳳凰取其  
相匹之意嚙兩用神女事此句意謂君臣相遇膏澤可  
下於民也遼東華表鶴言有鳥有鳥下令威去家千年  
今來歸莫學莫不學也千秋以丁鶴言夢覺以襄王言  
○此酬薛判官見贈而作忽忽至勤六經二十六句為  
一節皆酬薛之辭首以好鳥比薛之佳士因美其所贈  
之文辭理兩佳欲學二句言欲學范蠡歸休當待功成  
之後此必薛贈文中自述意也誰重二句言世無知薛  
之才而引薦之者故不為君用也志在二句言薛志在



立功非圖大位也卓氏以下八句叙其新得賢婦老夫  
 至有微馨二十句為一節因薛得賢婦嘆已親自操汲  
 且衰老病貧雖嘗為郎而食魚非其所欲蓋其心在歸  
 朝故也東南以下即江水赴海之急以况已心趨朝之  
 切又托峽中神女之事以比君臣相遇之道千秋一句  
 言其相遇之踈夢覺一句伸其眷君之意人生至篇末  
 十四句為一節承上相遇之踈而言人生自有真遇若  
 兩心相感則銘如金石故謂薛文但靜以俟之不須分  
 別清濁也韓退之有云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孰  
 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時運之未來或西  
 而莫致蓋亦此意云云其曰輕刑曰儉德雖美代宗其  
 實憂其尚小節而昧大機也蓋撥亂世反之正必須有  
 智勇之才非煦煦之恩子子之義所能辦也按此篇文  
 多難曉今姑以臆見解之尚俟知者訂焉

昔遊

舊編乾元二年秦州作范公  
編為大曆二年夔州范近是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  
 良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  
 山發軔在遠壑良覲遠夙願含婁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  
 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響虛駛歸徑行  
 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七藥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

伏事董先生於今猶蕭索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髮鬢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華蓋山在伊洛間神仙傳昔周王子喬養道於此後昇仙號華蓋君天降玉棺于堂上喬遂沐浴卧其中由是尸解發軔車初發也良覲嘉會也離騷朝發軔於蒼梧謝靈運詩引領冀良

覲王喬即謂華蓋君又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浮丘公接上嵩山後告桓良曰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至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駛疾也胝足病也東蒙魯山名元逸人舊

隱東蒙峯董先生京威即衡陽董鍊師鬢黑髮

也廬山在九江霍山即衡山在衡陽○此公追憶昔游梁齊間謁華蓋會道流之事而嘆今客關塞久負求道之心末言雖已老尚欲入名山以遂初志焉其間所叙皆想象遇真之意非真有其事也

虎牙行大曆二年作  
虎牙灘名

秋風歛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楊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側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窅窅溪谷黑杜鵑不來猿狖寒山鬼幽憂雪霜逼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漁陽突騎

本言通 卷十四 十四  
獵青丘犬戎鎖甲聞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  
妻哭遠客中宵淚沾臆

歛吸吐吞貌銅柱亦灘名狢獠類石城夔州地名青丘  
內地屬洛陽丹極宸極也○此因秋風之起天地肅殺  
山川晦冥人物蕭條而喪精胡虜平陵而得志兵戈不  
休賦歛方急哀民生之無聊也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四

工部詩通卷之十五

高郵張縱

男守中校

大曆年間所作

刈稻了詠懷

大曆二年作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踈草木旭日散鷄豚野哭  
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三四寫刈稻了景畫復不及點出寒風旭日尤妙後四  
句感懷以緩語說深悲

寫懷二首

大曆二年冬夔州作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無貴  
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鄙夫到死  
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斑及暮齒日  
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  
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鈎曲  
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

老子曰太上貴我以德勞我以生冉冉猶紛紛也行行  
猶類類也無貧賤不悲二句言貧賤富貴者皆勞其生  
鄙夫公自謂也轉燭言疾也朝斑即朝貴如嚴武高適  
之流脫粟麤米也石城夔州地名瞿塘石城謝靈運詩

尺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後漢童謠云直如弦死道邊  
曲如鈎封公侯○此詩有安命樂天之意首八句言舉  
世人情以起其端下乃寫其懷也言人生天地間為形  
後而勞其生者處處皆然因言勞生之故萬古之人皆  
死於形役而悲懼于得喪者方未已也鄙夫以下言我  
到巫峽倏爾三歲幸得全生豈復更恨留滯亦且忘情  
榮辱一聽於天矣賴朝班故人念及暮齒足供粗飯度  
日之資結茆采藥託典用心霜雪之間不必條蔓之綠  
見其幽獨也此非故為是安排實順吾幽獨真靜之心  
耳蓋反謝靈運詩意末又云是非兩忘寄情樵牧則其

順幽獨者益至矣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日已出群生  
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天寒行旅  
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虱古者三皇前滿  
腹志願畢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  
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俛仰俱蕭瑟  
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

中人猶九辨薄寒中人之中滿腹食飽也滿腹志願畢  
即所謂飽則棄餘也燧人氏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食董  
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此詩有厭煩囂而思清靜  
之意言四句興也言夜而忽旦群生庶類暫息而復動  
以營其生我亦不能免此然天寒歲暮行人息矣流光  
疾矣胡為而擾擾不已耶良以世人為榮名所中紛紛  
于逐於欲者如蟣虱之吮血然而誰能免之因思太古  
之時溥風沕穆一飽之外無他求斯時也希希夷夷胡  
思胡為而亦胡有乎榮名之中人也迨夫有結繩之政  
混沌死而智巧出人心陷溺于榮名遂如膠漆之不可  
解時則禍首於燧人之熟食厲階於董狐之直筆蓋利  
源開而嗜欲之心生于是有貪夫殉財者矣名教立而  
是非之端起于是有烈士殉名者矣率天下之生而死

之不謂之禍首厲階也乎且吾何以罪燧狐然我君看  
燈燭一張飛蛾轉密則趨競之招法之察察者實為之  
也若相忘於昏黑之地蛾亦胡由喪其生耶夫太古遠  
矣不可復矣吾將放神於八極之表超脫塵累惟澹泊  
寂寞是居終契乎造化如往還者是雖不見太古之風  
其亦有合無欲之仙術也耶前篇處困而亨得聖賢之  
餘矩此篇返淳遺智乃莊老之玄談蓋達人厭世而放  
言徃徃如此觀者勿以辭害意也

白帝城樓

大曆二年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急  
鷗鴈輕輕不下鷗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

五六狀樓之高末二句欲乘春以出峽也

哭李尚書

大曆三年作

李尚書之芳也唐宗室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劍猶迴憶戴船相知  
成白首此別間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泣然修文將管  
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客亭鞍馬絕旅  
襯網蟲懸復塊昭丘遠歸魂素漣偏樵蘇封葬地喉舌罷  
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

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邊田橫挽歌有薤露

萬里挂劍季札事迴船王子猷事世言顏回卜商為地  
下修文郎管輅三國魏人漢張騫奉使西域之芳嘗使  
吐蕃被留二年故以為此復塊即復土也昭丘楚地素  
澹長安水名尚書君之喉舌也楚辭王孫遊兮不歸春  
草生兮萋萋

移居公安山館

大曆三年作

公安縣屬江陵府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  
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鷄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大曆三年作

神仙中人不見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  
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公自注顧况吳人君不見西  
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  
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  
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

晉王公人稱其為神仙中人楚地有七澤蜀雋州雋山  
地接烏蠻部嘉魚有赤壁揚擘歌醉後耳熱主客主指  
顏少府客謂顧八與已也歌主客者歌其相得也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大曆三年作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蕪葭不返



青絲鞵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坐細細酌流霞

青絲鞵言顏之乘騎也。○調寒杵則秋已晚矣。浸日車則景將暮矣。客愁連於蟋蟀而此亭之古遠帶蕪葭可一坐也。此四句言官亭夕坐以下乃調顏少府不來遂欲地坐細酌以待之。蓋必邀其至也。故題曰戲贈。

移居公安敬贈衛太即

鈞 大曆三年作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也豺狼鬪傷弓鳥雀饑白頭供宴語烏几坐松逕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雅量以下六句中不易得形容至篇終申汝知之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是年秋晚公遷居公安作

公安江陵屬縣少府縣尉也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別進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首各風烟

韋曼澹於勢利周文帝號之曰逍遙公又唐韋嗣立中宗亦封逍遙公世稱為小逍遙公以別曼。○首二句稱韋之世賢而惜其別三四則於別後望其以書慰已而

且欲其自謹謂其詩雖佳不必廣傳也蓋詩之道有美刺焉而必及時事如不得乎溫柔敦厚之教殆將有種豆種桃之既即不然亦取時忌蘇子瞻好以詩刺愛之者曰西湖雖好莫吟詩柳子厚送劉禹錫云直以慵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公慮帝之疎也故為此語以戒其愛之也至矣後四句則又述其所以惜別者乃因時危身老之故而重為感傷焉

公安縣懷古

大曆三年作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洒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首二句以言其地三四以言其時五六贊備與蒙結聯懷古含情者含洒落飛騰之情

贈虞十五司馬

大曆三年作

遠師虞秘監

公自注世南

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氣宇

存安涼憐筆勢浩蕩問辭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聽南嶽鳳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過逢連客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金天即秋天董仲舒有玉盃繁露劉公幹詩鳳凰來南嶽徘徊孤竹根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鯢化而為鳥其

名為鵬蔡邕以王粲有異才吾家書籍盡當與之○前  
十句羨虞十五有乃祖世南之風必將顯於當世後十  
句言已與十五交契之情

憶昔行大曆三年作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良  
岑青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  
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遠淚交墮弟子誰依白茅屋盧老獨  
啓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  
莽空澗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  
不可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徒然咨嗟撫遺  
跡至今夢想仍猶左祕訣隱文湏內教晚歲何功使願果  
更討衡陽董煉師南遊早鼓瀟湘柂

小有洞在河東王屋山大天之內有玄中洞天三十六

清虛華蓋君周王子喬也華蓋山名在伊洛間王子喬

良岑即華蓋祠之所么麼細小貌玄圃滄洲皆仙境

娜舒遲貌討尋也煉師董京威也瀟湘二水在衡陽之

地○此追憶小有洞時衝洪濤過輕舸及至其地不逢

華蓋君惟見良岑青輝之小耳山壑幽絕使我眷戀不

已望之極不見君來感之切淚為交墮弟子盧老啓鎖

開祠覽其搗藥之塵猶餘巾拂燒丹之灰尚在階除思

慕精誠之至乃見君之來降恍忽乎仙境空濶其金節  
羽衣之儀飄動容與而閃映於落日初霞之際倏忽往  
來殊無方所既而神去但聞松風之響青兕黃熊之啼  
於是咨嗟撫其遺跡至今夢寐猶為想見然我果其願  
乎遂欲南尋衡陽董煉師以俟之意謂華蓋君不可見  
矣得見斯人亦可也○此詩雖是托意方外然公少遊  
齊趙所謂小有洞者要必嘗至其地與夫無勞董煉師  
亦必真有其人故昔遊幽人等作徃徃思之非虛語也  
劉涓溪盡以為夢說過矣

歲宴行

大曆三年作

歲暮天蒼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  
徃射鴈鳴桑弓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太傷農高馬  
遠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  
殺南飛鴻况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徃日用錢  
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刻泥為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  
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長沙郡雜有夷蠻名曰莫徭自言先祖有功常免其徭  
杼柚織具也唐制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泥刻刻泥  
為錢模也○此感歲暮小民不得其生而作蓋以上之  
政廢而重以兵革之不息也米賤闕軍食米貴太傷農

是歛法之無備也達官厭酒肉小民空杼柚是上下之  
無經也鬻男女還租庸是徵賦之苛急也銅和鉛錫好  
惡相蒙是禁令之廢弛也上失其政下無以養當此歲  
窮之日網罟凍而事射鴈難乎其為生矣且天下兵難  
木息角聲哀然何時而終也重傷之也

幽人

大曆三年冬  
在岳陽作

此篇可與昔游詩並看

孤雲亦群遊神物有所歸靈鳳在赤霄何嘗一來儀往與  
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非道  
流幽人見瑕疵洪濤隱笑如鼓柁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  
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嚙漱元和津所思烟  
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神物龍也書鳳凰來儀鳳凰靈鳥有道則見賈誼賦鳳  
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今遇世亂故在赤霄而  
不來儀也惠詢晉惠遠許詢也唐史拾遺作惠昭荀珏  
未見所據滄洲神仙之地珊瑚枝謂幽人咨咨也楚辭  
有東皇太一中黃經服元和註謂嚙津液○此思昔日  
交游道流而作首四句比也言龍亦嘗與孤雲群遊然  
神物終為隱去靈鳳恍在天上何時一見耶以比昔與  
交游幽人今不得見內懼我非道流故不為幽人所取

因想像其遠隱於海外蓬萊之境玉貌朱顏朝映扶桑  
之日風帆翠蓋暮把東皇之衣鍊形秘跡不與世通若  
四皓之流局促商山之芝而為人所知名者未足稱也  
夫幽人既我棄我又在五湖之地茫茫然無所招尋蹉  
跎歲暮空有餘悲也豈厭世囂而有出塵之思歟抑真  
有其人而欲徃從之歟

示宗武

大曆三年作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囊暇日  
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  
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稽紹新解覓句稍知音律王渾阿戎年小漸解滿床攤  
書晉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焚之稽康顧子紹  
曰阿紹明年共我長矣吾甚喜爾成人曾參以魯名游  
夏以文學名而參竟傳一貫之道以升聖人之堂可見  
學者在志道不在文藝也○此公示宗武以聖賢之正  
學

登岳陽樓

大曆三年作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是時吐蕃入寇京邑故有戎馬之句此詩百代詩人所

共推服無他以實氣對實景寫實情爾氣有餒者欲不言襲取終不能欺人

祠南夕望

大曆四年作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百丈牽船纜也屈原九歌山鬼篇云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三四言其地勢之曠遠五六言其物色之濃麗此皆所謂清絕者也是地也徒為遷客羈人之所遊此萬古所以一長嗟者極有含蓄

遣遇

大曆四年春自潭州之衡州作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直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石間采蕨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畧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若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柰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緼袍磬折曲腰也朱崖即潭州丹崖也左傳刀錐之末○此因途間所見傷民遇世亂困于橫征莫遂其生也首八句言發潭適衡之事舟子四句言飄風不利極操舟之勞乃已命也不利於涉累及舟子故謝之也石間至篇末因途中見採蕨女之事言小民為官曹刻剝秋毫不

遺處處聞見皆同在上之人豈不仁乃以汝若莠蒿而  
必欲鋤去之蓋以遭時喪亂征求多門又為黠吏漁奪  
以致逃亡不能遂其生理耳因自喜比此輩猶為遂其  
生理得觀花時之樂故甘心緼袍之賤也上言所遇未  
二句言遭遇

誅懷

大曆四年  
春衡州作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嗟予  
竟輒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器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為  
血公侯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萬姓悲赤子兩  
宮棄紫微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再樹立未及貞  
勳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  
疲旅苟懷策棲屑無所施先王實罪已愁痛正謂茲歲月  
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看豐城劍一作氣回首蛟龍池齒髮  
已自料意深陳苦辭

莊子榮啓期曰人之所貴者男子幸得之天機謂天時  
之機會胡雛指安祿山書堯崩百姓如喪考妣悲赤子  
即謂有考妣之悲也兩京玄宗肅宗紫微帝垣也姦雄  
指李林甫陳希烈元載之徒本朝謂代宗疲旅公自謂  
也棲屑棲遲瑣屑也先王罪已謂肅宗嘗下詔痛自刻  
責公詩忍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此詩公自述逢時



不辰不得行其志也首四句言人生貴作丈夫而丈夫者又必重時之機會蓋未達善其一身將以得志行其所為而得志非遇時不可故重天機也嗟予以下言我所以終不得行其志者則以逢時艱危之故蓋自祿山之變逆節之臣與之同歸一叛胡倡之衆逆輩附之遂使生靈血于河洛公卿啼於草間京都陷沒天子出奔甫及反正又值萬姓有赤子之悲兩宮一時殂落計自李林甫當國棄士蔽賢姦雄相繼多有是非倏忽二紀於茲當是時雖欲行所為得乎此則在先朝不得志之故也及今上即位立綱振紀庶幾中興之會然其治平尚未及貞觀之世日給軍儲上下督責高賢迫於形勢將自救之不暇豈遑薦拔幽潛扶持同類是以我疲旆誠懷匡時之策棲屑無所施之世未寧謐民未安生此先帝所以下罪已哀痛之詔者正為此爾是又可以行其所為乎此則在今朝不得志之故也以茲二故歲月不留遂蹉跎老病於遐方矣然而志士暮年壯心不已夜看龍劍未銷牛斗之光回首蛟池尚有風雲之意柰志氣雖在齒髮已衰自料無能為矣委曲之衷所難盡者惟陳此苦辭耳○抑余嘗有感於杜公天機之說曰嗟乎道不勝時也久矣得其天機尋常可以樹立非其

天機賢哲不免沉淪故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  
基不如待時王荆公有云志士無時亦少成中才隨世  
就功名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九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六

高郵張綆

男守中校

大曆年間所作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廣州

大曆四年作

李御史大人勉也鄭惠王之魯孫故詩內稱曰

王孫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  
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斧鉞御史所持記曰諸侯賜斧鉞然後殺南斗南國之

天機賢哲不免沉淪故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  
基不如待時王荆公有云志士無時亦少成中才隨世  
就功名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九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六

高郵張綆

男守中校

大曆年間所作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廣州

大曆四年作

李御史大人勉也鄭惠王之魯孫故詩內稱曰

王孫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  
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斧鉞御史所持記曰諸侯賜斧鉞然後殺南斗南國之

星

公詩掛席  
上南斗

首聽見李以御史大夫持節赴廣三言其

威望之流播四言其文才之卓絕後四句乃自述言我

之度日月也局促如籠中之鳥我之在乾坤也浮流如

水上之萍遂呼李告之曰王孫丈人行乃見我之垂老

飄零也蓋垂老字應五句飄零字應六句舊註以後四

句為傷李者非是豈有斧鉞樓船如此威風而謂之飄零

望嶽

大曆四年春晚  
自衡之潭作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

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吾隘世

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

衆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喋相望恭聞魏夫人群仙

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脩途未暇杖崇崗

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三嘆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

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南嶽衡山在衡州朱鳥南方七宿秩禮謂牲帛祝號之

禮秩如五嶽視三公也歛吸鴻洞見其精氣廣遠書君

陳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舜典歲二

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五月南巡狩至於

南嶽如岱禮五峯祝融紫蓋天柱石廩芙蓉也嶽之諸

峯皆朝于祝融獨紫蓋一峯勢轉東去嶧山峻貌晉魏

舒之女幼好神仙嘗有四仙人降之盡傳其祕術壽終  
封南嶽夫人治南嶽玉堂嶽廟堂也○此因望南嶽感  
祀禮不舉而作言南嶽配天宿朱鳥以鎮南方禮秩之  
祀在百王已然矣邦家用祀典而舉祀蓋欲達至治于  
神以明德感通非在黍稷馨香也自後世巡狩不行故  
有虞望秩之禮今則不舉矣洎吾以下公述其過衡望  
嶽之事祝融四句言南嶽之形勢恭聞四句言南嶽之  
靈異牽迫至篇末言我此行迫于長途程限未暇登高  
細覽待歸來之日齋戒以休玉堂問衡州府主何以贊  
吾皇之治蓋國之大事在祀諸侯祀山川職也忍如衰  
俗不脩祀典乎苟以牲璧禮神神其思降福祥以惠此  
一方人矣○按易之萃渙王假有廟享帝立廟言萃天  
下之渙莫先于祀帝王之禪代周召之營都皆首舉祀  
事其謂祭無益攘竊牲牲者則亡國之昏也蓋禮法治  
人於昭昭之際裡祀感人于默默之中其治也有涯其  
感也無涯故言治民者先神不特祈報而已孔子祭必  
如在謂鬼神德盛誠不可掩又曰知其義者治國如視  
掌乎吁其旨微矣杜公此作其有見於茲乎

次空舸岸

大曆四年白  
潭適衡所經

湘水縣有空舸峽

汙汙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書所歷妙空舲  
霞石峻楓枯隱奔峭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可使營吾  
居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耻  
為達人誚迴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

汙汙浪紋也落落曠遠意奔峭峻石也○此言舟行從  
容得覽空舲山水之佳遂有營居終焉之意末四句言  
向者奔馳道路無暇覽勝而有遺恨耻為達人所誚尚  
待自衡州回日更覬賞延此地佳處而領其要也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大曆四年夏  
回潭州作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群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鄙人

不春佩服自早年我均骨肉地懷抱聲所宣盛名富

業無取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百寮下氣

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游颯向盡宿昔浩

茫然促觴激萬事

一作掩抑  
百慮淡瀦浹熱雲集隳黑闕月未

生天白團為我破華燭蟠長烟鴟鴞催明星解袂從此旋

上請減甲兵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顛

道州南邦也州長曰伯白團謂扇也鴟鴞鳥名明星啓

明星也俗謂之曉星○首四句言群公於湘江餞裴公

儀從之盛鄙人以下公自叙蒙裴春遇之久知契之深

然裴公盛名富於事業我則無可取而徒愧高賢之知

也裴乃不以我嬰喪亂之故變其初心保而愛之始終  
一致殆如金石之固是以我雖計拙百寮之下而得氣  
蘇君子之前但會合不久而又相別斯乃哀樂相纏之  
理無可柰何因念舊游颯然向盡有如裴公知己茲又  
別去故促觴感動百慮不覺淚下潺湲也斯時也暮暑  
方集缺月未生舟中則有白團之扇以破暑有華燭之  
光以代月及鷄聲催曉然後解袂回旋夫臨別有贈言  
之道我感裴公知遇何以贈之上請其減兵甲下請其  
安井田而已蓋兵貴精不貴多若汰而精之足兵之道  
也兵甲減使民得安于田畝乘時耕作足食之道也二  
者舉治道備矣末二句則祝裴公別後寄書以慰其老  
老焉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

大曆四年作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  
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足無心人舌存耻作窮途哭道州  
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  
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瀟岸千株菊使我晝立  
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  
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駮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鬪

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  
授鉞築壇聞意旨頽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  
毅吞詔驚群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  
簫管黑白髮舞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  
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  
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  
山起鳥雀苦肥秋粟救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  
休陣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湏人扶  
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張儀游說不得志謂其妻曰吾舌存足矣阮籍哭窮途

此無驢駢皆神馬名跋扈強梁貌逡巡迴貌授鉞築

壇皆任將之事晉郭欽上疏言徙戎晉武帝問劉毅曰  
我可方漢之何君對曰桓靈更僕更代其僕以時久也

禮記孔子對魯哀公  
悉數之乃留更僕 十世孫曰雲定王城漁商市皆在

潭州漢陰有丈人抱甕灌畦南郭子綦隱几而卧大将  
軍梁計作西第謝安起於東山○首六句言書雖多皆  
泛愛耳然我雖老尚有用世之心銷窮耻為窮途之哭  
也道州至燈燭言得裴道州書勝得珠玉至於花酒俱  
廢日悵望而夜忘寢情如此其篤也憶子至益振追言  
裴作尉時年方少美其才取富貴不難况值亂世正英



雄進用之日以救民命以清虜寇假以威權則廢政可  
從而理矣又言其先見如郭欽剛直如劉毅主上聽其  
言不倦以其論兵而氣壯也傾壺至篇終則叙裴與公  
宴飲之樂傾壺則絲管復發少壯之興舞劍則霏雪忽  
生和煦之時筵次語及蘇侍御乃季子英裔我方倚居  
定王之城養病漁商之市却蒙二君數來携手以共寂  
寞因勉其勿以圖富貴為心而以慰蒼生為念且人小  
人素貪賢者退處兵難方殷戰士屢役此誠何時也故  
附書施州因示侍御若我之衰殘已難用世致君之責  
惟望二君早居要路奮發捐生以濟天下之難可也

奉送魏六丈少府佑之交廣

大嘗四年冬泮州

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歷代皆有之鄭公  
四葉孫長大常苦饑眾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磊落貞觀  
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遇我蒼梧陰忽  
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貴自笑青  
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季子黑貂弊得無妻嫂欺  
尚為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遊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途  
仗神道世亂輕土宜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門  
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遊子悲侍婢艷傾城綃  
綺輕霧霏掌中琥珀鐘行酒雙瓊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

辰飛兩情顧盼合珠璧贈於斯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疑  
心事披寫間氣酣達所為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始無  
逸邁與終慎賓主儀戎馬聞天宇嗚呼生別離

鄭公魏徵也晉元帝幼時稽康異之謂人曰瑯琊王毛  
骨非常寶誌見徐陵曰此兒天上石麒麟也莊子車馬  
有行色蒼梧陰潭州地也漢武帝讀相如子虛賦飄飄  
有凌雲之氣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蘇秦說秦王  
不行黑貂之裘弊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為炊後秦佩六  
國印歸嫂蛇行見秦秦問何故曰見季子位高金多耳  
黃金貴青雲期亦用蘇馬事輕土直言不暇擇也李延

年歌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輕霧霏狀侍婢衣之輕  
靡星辰飛謂明燭之光也錯揮還當作指揮王愷以珊  
瑚樹示石崇崇以鐵如意揮之應手而碎楚辭悲莫悲  
兮生別離○此贈別魏佑惜其賢豪之後抱長才而不  
遇也首四句言功臣子孫多不振見在上者缺崇德報  
功之典鄭公四句即言佑為魏鄭公四世孫雖少貧而  
毛骨自異猶有賢豪餘風非若寒門之子也磊落四句  
言鄭公事太宗直氣忠言宜其家聲振於天下而佑之  
行色乃如此之微也遇我以下言佑與已相會湖湘之  
地叙契濶後聽其議論有餘當取大爵而乃不遇故以

相如蘇秦二子比之以見其早雖窮而終當達也尚為  
二句言佑不遇尚為諸侯之客屈於州縣卑官也南遊  
以下乃叙其之交廣而與其早歸也出入朱門以下歷  
叙交廣貴豪之家其宮室饗用及媵妾侈靡之事佑此  
行將出入其門而見之也兩情四句言客若與彼兩情  
顧盼相合彼即不吝珠璧厚贈其所貴者在開心見誠  
而不相疑耳心事四句言貴者慷慨意氣豪縱如此始  
兼二句則公戒佑之辭言始雖兼彼逸邁之興終當慎  
吾賓主之儀為夷性不可測雖甚傾倒而亦易變也蓋  
交廣遠於中國故其變俗豪侈如此自陸賈使南

則已然矣觀今土官之家猶可見也末二句感佑遠適

交廣因嘆遭世亂而人多生別離不特指佑也嗚呼

字有不盡嘆世之意然則佑此行亦以避亂而去歎

清明大曆五年作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  
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秋千習俗同旅鴈  
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烟花裡漢主山  
河錦綉中風水春來洞庭濶白蘋愁殺白頭翁

殷浩既廢嘗以手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蹴踘秋千皆  
清明景物長安士女所尚韓昌黎所謂紅毬彩索是也

今楚俗亦然故公思之春取榆柳之火無用青楓者用  
青楓蓋楚俗也病而越吟者人情之常也公既病矣觀  
異鄉之景物思故國之繁華阻洞庭風波之濶而不得  
歸安能不極其愁思也

白馬

大曆五年  
春潭州作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  
主將戮中夜傷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

主將謂崔瓘時為臧玠所殺○此因見白馬傷戰死之  
人也言白馬從東北而來但見一空鞍猶貫雙箭因傷  
其馬上之人不知何在矣此乃近日主將為人所殺故  
憤不顧身中夜傷於戰而死矣因傷斯世之人不幸遇  
喪亂或以逆胡或以群盜或以叛將格鬪而死者殆非  
一門遂嘆息哀悼淚下如霰也傷於祖孟子死傷勇字  
意作商於者謬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紅入  
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猶未已四海尚風塵

後四句述早春景物如此而我獨老病且風塵不得歸  
鄉其感興何如以終前悲早春之意

暮秋將歸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大曆五年  
作

水澗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大府  
才能會諸公德業優比歸衝雨雪誰憫弊貂裘

有才如子美而使之窮且老於土地大府諸公無以辭  
其責矣至於將衝雨雪而歸乃無有憫其貂裘之弊者  
竟羈死耒陽哀哉感紼袍之故人吊幽冥之良友其獨  
無愧乎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雨急  
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雨急雲深江山幽暗故夢魂歸未得不用楚辭之招也  
公嘗有云魂招不來歸故鄉此反前歌之言又是妙意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大曆五年作

長沙西岸有岳麓山蓋衡山之足岳麓寺道林  
寺岳麓書院皆在焉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  
脚挿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  
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墻壯麗敵香厨松  
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鳥方丈涉海  
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  
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旁此烟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

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  
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園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  
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一重  
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  
留與老夫

玉泉地名赤沙湖名阿彌陀經極樂國王常作天樂晝  
夜六時楞嚴經大力白牛食雪山香草蓮花漏名釋書  
有共命鳥二首一身金榜門額題名以金飾者也三足  
鳥日中鳥也交響雙迴謂漏滴交響鳥語門字雙迴日  
光以狀二寺相並也古齋謂齋麓書院松道荊州記

山有夾道喬松敵謂塔與宮墻其壯麗敵也壯麗敵以  
言佛儒一道也清涼俱以言寺境兩虛也海中有方丈  
蓬萊玄圃乃崑崙也茅可誅言可結屋也桃源在常德  
府橘洲洲名老宿高年僧也野客或作謝客謂靈運也  
性好遊山水何顒夢弼曰疑是周顒好奉佛嘗勸何徹  
食素恐以出處誤姓宋公之問也有詩在寺壁○玉泉  
至三足鳥具述二寺之勝方丈至有餘則言仙境茫昧  
不若此二寺近而可尋遂有築室娛老之意至謂一重  
一掩之山皆其肺腑山鳥山花之物皆其兄弟其就之  
也至矣末二句言題詩

同豆盧峯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樂知字韵大曆五年作

煉金歐冶子噴王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為夢蘭  
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熳通經術光芒刷羽儀謝庭瞻不  
遠潘省會於斯唱和將離曲田翁號鹿皮

干將與歐冶子採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煉而為劍穆  
天子傳曰黃之澤其馬歎王大宛國出善馬賈復顧兒  
曰此吾宗大宛兒也一日千里亦可符彩猶光彩曹子  
建七啓曰符彩照燭鄭文公妾燕姑夢天與已蘭而生  
穆公晉謝安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  
其佳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

公自謂

賦以大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樂府有鳳將雛曲田翁

杜工部詩通跋

憲伯裕齋夫子肅清海宇戢武之暇雅意綏文間出

南湖公箋註詩通示鳴鸞曰此吾先大夫手澤也曩余未離定省仲叔宦遊赤城謀梓是書尋失之嗣余購以百朋不獲今二十年矣遙觀風其地偶校官弟子胡承忠者挾書以獻余經恠此事悲喜交集鳴鸞受讀拜手竊嘆曰夫詩迨少陵瀾瀾乎幾於風雅頌矣顧訓故者自宋以來言人人殊竟不能一窺堂奧南湖公病之嘗喜范氏批選杜詩為之考據歲月而辯其真贗於凡作者忠憤之所寓音律之所原才情之



所蘊意逆而指明之分文析字燦乎昭暉使誦其詩  
於千載之下者不復畧有疑義此其不朽著述視蘇  
黃諸名家所釋尤為踔絕宜乎更歷歲時往往有神  
物在默為之護持也不然是書失於赤城郡治數遭  
兵火重以洪水之災承忠生不免其家廼故楮今復  
完璧亦豈偶然哉語未畢有應之者曰斯文未喪實  
維孝感夫子戀戀遺書不忘宵晤吾聞純乎孝者天  
所贊也出書於水火而假手於儒生之畀彼蒼其無  
意乎夫霜竹擢筍投孝子之欲也煙煤見字釋孝子  
之憾也事藹前史精誠所格則有然者又何疑于書  
鳴鸞曰然遂同侯子舜昭酌去其魯豕之誤因厠言  
于簡末

隆慶壬申秋日後學東越張鳴鸞頓首謹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

永建堂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律本義引

夫詩之道與文異趣矣文主正言詩貴旁諭抑揚詠  
嘆之餘使人恍然而悞悠然而得其極也有不知其  
手舞而足蹈者此詩之體也是故謂之溫柔敦厚之  
教釋者必通此義夫然後不謬於大指也杜少陵雖  
稱詩史而沈鬱頓挫感人於言意之表是其自負說  
者乃謂其句句字字咸有意蘊焉則牽合附會而非  
其本意者多矣夫釋詩之病舛誤者其失易知牽會  
者其失難辯將使初學之士惑焉此予於杜律所以

僭為之本義也。證事釋文多因諸舊增損詳畧悉可  
意會。大抵理在人心。古今不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昔山谷黃太史觀杜詩。嘗欲於欣然會意處。箋數語。  
復恐人求之於易。謂不若使學者思而自得之。大方  
之見如此。讀杜者要當知山谷此意可也。  
嘉靖己亥歲臘日高郵張紱書于采石舟次

杜少陵七言律詩目錄

卷之一

開元天寶年間所作

題張氏隱君

鄭駙馬宅宴洞中

贈田九判官梁丘

城西陂泛舟

贈田舍人澄

至德乾元上元年間所作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 臘日

和賈舍人早朝

宣政殿退朝

紫宸殿退朝口號

曲江陪鄭八丈飲

題省中院壁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對雨

因許八寄旻上人

題鄭縣亭子

望嶽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崔氏東山草堂

九日藍田崔氏庄

至日遣興二首

恨別

卜居

堂成

賓至

蜀相

狂夫

江邨

野老

南隣

和裴迪逢早梅見寄

客至

卷之二

上元寶應年間所作

進艇

寄杜位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所思

王侍御許携酒至

陪李司馬觀造竹橋

望野

嚴中丞枉駕見過

江上值水如海勢

野人送櫻桃

鼎嚴公寄題野亭

嚴公枉駕草堂

秋盡

野望

章梓州餞竇少尹

廣德年間所作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送路六侍御入朝  
又送辛員外

送王十五扶侍還黔中

九日  
滕王亭子

至臺觀  
奉寄章十侍御

將赴荆南寄別  
奉寄別馬巴州

奉待嚴大夫  
將赴成都草堂 五首

題桃樹  
登樓

宿府  
院中晚晴懷西郭郭舍

至後  
暮登西安寺鍾樓

卷之三

永泰大曆年間所作

奉寄高常侍  
撥悶

十二月一日 三首  
峽中覽物

暮春  
白帝城最高樓

愁  
寄常徵君

題終明府水樓 二首  
諸將 五首

白帝  
黃草

夜

吹笛

遣悶

示獠奴阿段

秋興八首

詠懷古跡 五首

小至

白鷹

黑鷹

閣夜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

卷之四

大曆年間所作

立春

赤甲

書夢

江雨有懷鄭典設

雨不絕

崔評事弟許相迎

即事

返照

滯漲

送鄉弟韶

見螢火

即事

簡吳郎司法

又呈吳郎

單山人隱居

栢學士茆屋

暮歸

九日

登高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幕

冬至

弟觀取妻子到 五首

人日

泛舟監前湖



多病執執

陽城郡王新樓成

又作奉衛王

送韋二少府

留別大易沙門

曉發公安縣

酬郭十五判官受

小寒食舟中作

燕子來舟中作

贈韋贊善

長沙送李十一銜

杜律目錄終

杜工部七言律詩卷之一

高郵張綆本義

開元天寶唐玄宗年間所作

按公自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公年二十四至天寶

十四載乙未公年四十四或游齊趙或在東都或

歸長安往來不一凡詩意在齊趙兩京者皆

此時所作其先後有不可盡知必如舊譜繫

之以年則近誣矣至德後至大曆庚戌自諫

省居華入蜀適楚之作皆然今惟大約標三

宗年號于卷首若繫年有明據者書之題下



畧有可據未必實者則分註之存疑之意也

其無實據者竝不書年又按公早年游吳越詩既不傳今自乙亥

至乙未二十年間止得律詩五首則所遺多矣故韓昌黎謂其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

### 題張氏隱居

不書年無實據也後倣此

舊註皆以張氏為張叔明與李白孔巢父等

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者今詳公詩意恐非

其人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

石門斜日到林立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

興宵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丁丁伐木聲小雅伐木丁丁求友生也山夾水曰澗到

謂照及也金銀氣金寶之積於土上皆有氣不貪則其

心清明故能夜識出處猶言出路也虛舟言無所維繫

○一篇之意皆自首二句發之三四承次句而述其地

之幽僻有如此者五六承首句而美其人之虛靜有如

此者惟幽僻也故我乘興而來宵然迷其所出之處惟

虛靜也故對其人若泛虛舟然矣首尾相應條理燦然

此詩原有二首其二云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濟潭  
鱉潑潑春草鹿吻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  
路險歸路每無愁前詩但述隱居孤寂以美張公言  
相留款曲之情故次詩盡之可見古人作二首者不徒

也然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潛曜廣文鄭虔之姪尚臨晉公主其宅在河  
南新安縣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水  
漿盃碧碼碯寒誤疑茆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  
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細煙霧形容洞中陰寒之象無暑氣也簟竹席也琅玕  
琉璃之類有五色青琅玕言簟似之琥珀言酒色碼碯  
文石也過公過之也山足曰麓茆堂指潛曜故居在江  
麓者公與鄭虔素善潛曜未尚主時公必嘗過其居  
歌行所謂石田茆屋也霾蒙霧也秦樓秦穆公女弄玉  
所居鄭谷漢鄭子真所耕之地此因姓以况潛曜也珊  
珊佩聲○前四句敘主家宅地之清留客宴具之盛後  
四句又設言以狀其宅地之勝言我為風磴霾雲所迷  
誤疑所過者尚為舊時江麓之茆堂不知此是秦樓自  
麗鄭谷蓋今日駙馬之宅非向日潛曜之宅矣不聞時  
有雜佩珊珊之聲乎此豈鄭谷所有也若謂目雖迷耳  
則有辯矣

贈田九判官梁丘

天寶十二  
載京師作

按史是年秋哥舒翰以隴右節度使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悉收河西九曲部落蓋是時翰遣梁丘奏捷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死馬總肥春首蒼將軍只數漢嫖飄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穎君才竝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崆峒隴右山名降王吐蕃來降之君長死馬大宛國之馬嗜首蒼草蓋降王既款蕃馬之良者皆入為中國所字矣嫖姚漢霍去病為嫖姚校尉謂翰也阮瑀陳留人為魏軍謀祭酒漢田鳳為郎入奏靈帝稱為京兆田郎漁樵公自謂○前四句言梁丘為哥舒翰持節入朝領降蕃而納款因美翰之功冠絕當時後四句言梁丘早以才名為翰所招而一時人才遂皆為梁丘引進故深有望於封已也五六一聯問答之詞也軍謀中才名有如陳留阮瑀者誰能與爭長乎吾乃今見梁丘早為翰招于軍門實能與之爭長也蓋因姓同即以京兆田郎為梁丘矣

城西陂泛舟

城西陂即漢陂也在長安鄠縣西

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  
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  
小舟能蕩漿百壺那送酒如泉作娥當

悲遠天者狀笛簫之聲哀吟於空濶之際也牙檣以象  
牙飾檣以扇障面而歌謂之歌扇○此詩以首一句作  
柱見題次句言船中音樂三四承樓船言見春景舒和  
舟行幽雅之趣五六承青娥皓齒言魚吹細浪影搖歌  
扇燕蹴飛花落於舞筵此寫陂中實景亦兼寓游魚聽  
歌燕態興舞也尾二句則言暢樂之懷夫泛樓船簫管  
於漢陂可樂之地又當燕燕之日之時借青娥皓齒以

送如泉之酒亦何以暢其懷乎

按公雖為此麗語而

麗詩者之法秦淮海游鑑湖詩云畫舫珠簾出繚牆天  
風吹入芰荷鄉水光入座杯盤瑩花氣侵人咲語香翡翠  
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粧蒲萄力緩卑衣怯始  
信湖中五月涼亦麗甚矣但傷弱耳學者比觀而有辯  
焉斯得之矣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天寶十三  
載京師作

唐顯慶於中書省復置起居舍人與門下  
省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改為左右史每  
皇帝御殿對立於殿有命則臨墜俯聽  
而書之以為起居注又按唐中書令掌侍  
從獻替制敕用命敷奏文表監起居注則  
起居舍人隸中書正司獻納者也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  
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牕點檢白雲篇楊雄  
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地分分其地也切近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唐儀便  
殿奏事有宮女開函青瑣以青畫尸邊鏤中為瑣文天  
子制也宮門曰闥白雲篇未詳莊子乘彼白雲游於帝  
鄉豈以舍人清切之地為白雲鄉遂以其所注為白雲  
篇歟漢楊雄從成帝既祭后土於汾陰行陟西嶽還上  
河東賦以勸公是時欲進勸封西嶽賦○首二句言舍  
人職司獻納承寵渥而居清切之地中二聯遂言其地  
之清切而司獻納者如司獻則必有勸奏非舍人庶  
達矣故結聯云云上天字正應雨露邊也

至德乾元上元唐肅宗年間所作

至德二載丁酉公年四十六至上元元年庚子公

四十九說見卷首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叅軍傷其臨老陷賊之  
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

至德二載冬作公是年十月以拾遺扈從肅宗

還京

安祿山反虔陷賊中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

風疾求攝市令潛以密奏達靈武賊平與王  
維等竝囚宣陽里

鄭公樛樛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  
百年垂死中去聲興時倉皇已就長塗往邂逅無端出錢遲  
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樛散言不合世用也常稱老畫師即見其樛散之意也  
譴責也中興謂肅宗收復兩京倉皇匆遽貌邂逅相遇  
也○首二句敘其平生不得志之意三四傷其貶台州  
司戶參軍臨老陷賊之故後四句則言闕為面別情見  
于詩結謂縱使生不得見死亦相從盡此交期也以  
歌行併觀則公之所以惜度者可見矣

臘日

是年冬作

唐以大寒後辰日為臘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凌雪色還萱草漏  
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  
面藥隨恩澤翠管銀鬕下九霄

紫宸唐殿名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鬕所盛  
之器也○大寒之後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至治臘  
日而煖此寒極而春亂極而治世道一轉之機也故公

喜而賦焉雪尚在故萱曰侵凌春未來故柳曰漏洩觀  
之植物驗其氣之和者如此則陰沴衰將無有驅逐者  
乎善氣復將無有導迎者乎遂欲縱酒謀良夜之醉正  
值散朝多休暇之時是日也且有恩澤之頒自天而降  
其喜而榮賜縱酒之意蓋有不容已焉者矣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乾元元年春在諫省作

大明宮即蓬萊宮其殿為含元元元日冬至受  
華夷萬國大明會即古之外朝也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  
加 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

世掌絲綸美池 upper 于今有鳳毛

五夜即五更起於甲止於戌九重以禁地言桃在禁內  
故稱仙醉言花色也舊註引方朔事殊謬龍蛇旌旗之

所畫者絲綸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世掌者謂至繼父  
曾為中書舍人知制誥也玄宗傳位至讓册帝曰昔先

命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 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册  
仰家父子可謂繼美矣 池鳳池謂中書省鳳毛南宋謝

鳳子超宗有文詞帝曰超宗殊有鳳毛○首二句言早  
朝之時見春色之盛三四以朝儀整肅著時和物育之  
象五六言舍人居近侍有敏麗之才尾聯則及其世官



之美而申結之前四句見早朝大明宮後四句見和賈

舍人詩意

和按此早朝詩賈至倡公與王維岑參三人

尚之併錄於此亦足以兼發公詩之義賈至銀燭朝天

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轉流鶯

繞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

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岑參雜鳴紫陌曙光寒鸞轉

皇都春色闌金闕曉鍾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

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

一世和皆難王維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

香煙欲傍衣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風聲歸到鳳池頭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是年春作

宣政在含元殿後謂之正衙朔望御之即古之內朝也其左右有門下中書二省公為左

拾遺隸門下

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佩爐

煙細細駐游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鳩支鵲亦多時侍

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榜門榜也以黃金飾赤羽旗旗畫赤鳥也委佩禮主佩

垂則臣佩委駐游絲因爐煙而為之駐也蓬萊宮名雲

常五色休祥之徵也鳩鵲觀名在甘泉宮雪殘多時言

積陰消也侍臣公自謂也青瑣謂省門青塗連瑣者也

○前六句以宣政殿言見朝廷太平之象尾二句上言

退朝下言晚出

紫宸殿退朝口號

是年春作

紫宸乃唐內便殿謂之上閣日御之即古之燕朝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泐景影同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昭容女官唐制天子燕朝宮人引至殿上高閣報謂傳呼晝刻此言內廷之深邃也東省門下省在宣政殿東公時為左拾遺隸門下故曰歸東省夔龍舜二臣名也作納言實中書令之始鳳池中書省也蓋晉人以中書比天上鳳凰池時中書令權重兩省故有會送之體○此內殿也其所詠者皆宮中之景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是年春作

曲江池在長安城東南十五里

雀啄江頭黃柳花鷓鴣交鷓鴣溪滿晴沙自知白髮非青事且盡芳尊戀物華近侍只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與也鳩鵲似鳧長脚有毛冠鷓鴣毛五色皆水鳥也非  
春事言無與春事歐陽公詩所謂青春固非老者事是  
也近侍謂為拾遺青門長安城東門秦邵平種瓜處也  
○公見曲江花鳥以發其興言物華如此而我自知衰  
老無與春事矣然春雖無預於我我則不能不感于春  
故且盡鄭公之芳尊以戀此花鳥也夫既老矣固當浪  
迹以適其意但今居近侍之官有難於遂願者欲去官  
以自適又為家累有資祿仕安得更無家累遂我浪迹  
之願乎凡此乃我因衰老然耳若鄭丈力猶強健豈當  
為隱計也是時公蓋志有不行不能安其位矣

是年春作

掖垣竹埤皮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游絲白日靜  
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衰  
職曾無一字補許才愧北雙南金

省門曰掖垣墻也埤增也竹埤謂掖垣之上以竹槍纍  
為儲胥也雪山之積雪也通籍謂為拾遺衮天子龍衮  
衣也補補其闕也詩大雅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南  
金南方之金謂重物也○此公有不得志而題之院壁  
也前四句言省中之景後四句則嘆其不得志之意然

景中已微寓其情對雪常陰陰言陰勝也白日靜慨素餐也青春深惜時邁也故後段遂明言之

曲江二首

是年春作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古語飛此一片花減却青春色翡翠赤羽翠青羽俗通呼翠鳥為翡翠飛水上食魚苑謂芙蓉苑在曲江西南麒麟塚前石獸也小堂巢翡翠言雖貧可樂高塚卧

言後雖貴可傷舊註謂堂無人故水鳥來巢與塚卧

麒麟一意亦通但詳小字似非語意

庾信詩翡翠本微物知愛巢高堂豈

必待無

○前四句言及時行樂後四句則言所以當及

時行樂之意其言外之意若謂高塚麒麟宜若可恃以久遠者曾幾何時已頽卧於荒煙野莽之間彼其誇一時固不朽者徒為路人之慨嘆其生前富貴果安在哉盛衰不常如此則凡挾權勢以快己私者亦可鑒矣而區區浮名又烏足以羈天下高見之士哉蓋公不得行志必有人焉為之此詩雖寫其曠達之懷而實寓陰諷之意但其言隱而不露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戒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  
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  
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朝回典衣官之貧也亦見嗜酒意吳孫濟曰尋常行坐  
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緼袍償之古語七十者稀共流轉  
者正欲其莫相違元張氏謂為留春之詞是也○此二  
詩皆以仕不得志有感於暮春而作蓋不得於彼而遂  
有感於此也前四句言我之縱飲蓋因人壽幾何之故  
五六又却以適其性者以寄其興尾一句留春

相賞祝其毋先去以相違也

### 曲江對酒

是年春作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  
鳥時兼白鳥飛縱酒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  
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

賦而比也苑即芙蓉苑坐不歸言其蹕散也宮殿在江  
頭者水晶宮殿言其清明也霏微煙霧貌吏情猶言官  
况也滄洲即江頭之洲可適意者也遠踈曠也拂衣謂  
去官也○此詩以首句見題次句言江頭宮殿三四言

江頭景物五六即所謂坐不歸者末又以不歸之意結之蓋宮殿本清明煙霧蔽之則不明矣以此朝廷為小人所蔽則失其明也桃花逐楊花而落黃鳥兼白鳥而飛一時之物皆混而為群以此名實是非之相混也蓋人主明則庶類皆明人人奮庸以自見故曰元首明股肱良人主不明則庶類皆不明人人混迹以苟祿故曰敷同日奏罔功第二聯之意則所謂敷同者也夫世既尚同矣有一君子特立乎其間則衆必不容相與擠排去之而後已此公之所以與世相違而傷其未拂衣者乎一說二三四但賦景不兼此意亦通

曲江對雨

是年春作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着雨臙脂落水符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賦曲也雲覆苑牆雨意不絕也靜年芳衆芳已歇也龍武新軍玄宗置龍武軍肅宗又置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騎故曰新軍芙蓉苑連曲江玄宗駕常游幸其中有設金錢會開元間於中和節賜百官宴錢於曲江合宴并賜太平教坊樂錦瑟即教坊樂也○前四句對雨

之景以寓比意雲覆牆時未清明也年芳靜才不見用也林花看雨落君子摧殘而去位也水荇牽風長小人附合而夤緣也後四句對雨之懷言乘輿不出南苑之人徒為望幸因思復見太平之盛會也前四句賦景不兼比意亦通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江寧在今應天府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負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潺湲流而不絕貌袈裟釋服也君指許八○首二句

別之久故感之至三四寄問之意舊來好事今尚能否恐其將倦于衰年矣老去新詩誰與傳之于我意其必進于昔日矣唐僧多能詩旻蓋亦能詩者舊註謂為杜公詩者誤五六追憶舊游之情乃其好事之實也末言旻公聞許八話我為官而在必且問我何為許八當告以頭白昏昏只醉眠耳言雖為官而在然老矣無能為也已

題鄭縣亭子

是年夏作公以直言被讒出為華州司功鄭縣

即長安華州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蓮臨大路天  
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  
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賦而比也鄭縣有游春亭在西溪上岳蓮華岳頂有池  
生千葉蓮大路華州地名長春離宮名在同州朝邑縣  
○雲斷天晴之句即所以發興新者雀群欺燕蜂遠趁  
人因所見以比小人之黨欺害君子者如此故更欲題  
詩滿竹且恐晚來幽獨而傷神也幽獨對群遠看傷神  
對發興看青竹物之幽獨同類者也

### 望嶽

是年夏作

嶽嶮峻嶒竦處尊諸峰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  
一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  
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西嶽華山也在華陰縣嶽嶮山貌是山四方高五千仞  
傍邊有少華山九節杖晉王烈受赤城老人九節蒼藤  
竹拄杖行地馬不能追洗頭盆在華山玉女峯此其絕  
頂也車箱谷深不可測山下西南入谷至天井纔容人  
上出井至箭括峯上有穴纔見天攀援自穴中而上有  
至絕頂者事見華山記白帝西方之帝也○言西嶽之



高欲造其絕頂疑非人力可到故願得仙杖以拄到之  
又言其登陟之道危峻如此信非仙杖不能到矣且待  
秋涼可登高尋白帝以問真源蓋因其山之高絕意有  
仙靈故欲尋問真源也亦與第三句相應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是年秋作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蠲况  
少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  
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蠲北方多有之以毒尾螫人者也○前六句言苦熱堆  
案相仍末二句則欲適青松架壑之地以避此煩熱又  
以松壑為不足直思赤脚踏層冰然後為快也孔子論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少陵平生自比稷契其為拾  
遺也正欲陳忠言以成致君素志乃出為外州曹掾則  
簿書瑣屑固非其長矣適當秋熱之酷夜足蠲日多蠅  
時物感其心者既甚而又何堪堆案之相仍耶此束帶  
所以欲發狂大叫也韓昌黎謂人各有能有不能抑而  
行之必發狂疾正此意也是時北地戎馬方殷惟南方  
稍可居故南望云云蓋公有棄官南適以遂踈放之意  
矣

崔氏東山草堂

是年秋作

東山即藍田山以出美玉又名玉山在長安

藍田縣東南

愛女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

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粟飯煮青泥坊底芹何謂

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爽氣東山之爽氣相鮮新者謂秋氣與爽氣相鮮新也

杜牧詩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亦此意鐘磬還是山

寺鐘磬其音自發故為幽致白鴉谷名出粟谷有翠微

青泥水名近在玉山坊隄也王給事王維也有輞

別業在西○言我愛崔君玉山草堂之靜者有高秋

氣之相新有鐘磬漁樵之適興又有所產蔬果之可合

是則天下之樂無以易此地矣而王給事者乃捨其西

莊之勝溺於仕而不返此崔氏所以獨可嘉也

輞川別

業詩云積雨空林煙火遲蒸梨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

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

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能海鷗何事更相疑此即給事

詠西莊者前六句之意蓋亦識此趣矣末乃謂海鷗何

事相疑少陵惟嘆給事給事惟嘆鷗

鳥豈彼亦有知機心之未忘歟

九日藍田崔氏莊

是年秋作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羞  
倩傍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竝兩峯寒明年  
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吹帽晉孟嘉九日宴龍山風吹帽落嘉嘗之曰有酒如此水北  
流合谿谷之水為藍水兩峯指秦山華山也圖經茱萸  
到九日氣烈世浴於是日用挿頭以辟惡○三四翻用  
九日故事以承首句五六盛稱崔氏莊山水以承次句  
蓋山水之勝所以動興也尾聯上句結老去悲秋下句  
結興來盡懽而意又相蒙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是年冬作

去歲茲辰捧玉床五更三點入鴈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  
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咲有時顛倒着衣裳何人  
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鴈行朝班也趨走謂為司功氤氳香氣貌顛倒衣裳急  
遽之甚也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窮愁窮困而愁虞卿  
非窮愁不能著書是也張閣老謂冬至日陽生陰退君  
子道長謂之窮愁日未知何據何人指舊閣老兩院故  
人至日宮中以女工揆日至後日晷漸長日添一線○  
言我去歲此日近君而得班於同列矣欲知今為州掾

奔走傷心者正想近侍之時耳遂言其遠隔朝班而迫於奔走如此何人乃錯憶我窮愁之日為道長之日不知我之窮愁方與日而共長也五承四句六承三句言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

逍遙從容自得之貌唐拾遺掌供奉諷諫麒麟香爐象也孔雀文禽以其羽為宮扇玉几天子所憑者朱衣至日侍臣着朱也孤城謂華州雲寒雪滿陰不消也○冒二句與前篇起聯同意二四正言侍龍顏所見五六口實疑遠而已獨近侍皆所謂逍遙供奉班也末乃嘆在孤城景象如此豈不堪腸斷乎此詩以第二句與第七句對看以見憶昨之意

恨別

乾元二年冬成都作

公於是年十二月一日自同谷入蜀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洛城即東都洛陽公故鄉也胡騎長驅謂安史相繼寇

河北河南也草木變衰歲暮時也劍外蜀地江錦江也

老江邊此時公初至蜀不應云然但言其因憂而衰悴

耳如占詩思君令人老沉憂令人老之意張文潛宵立萬里君王蜀中老有評其失實者未達此義也

晝眠反其常也河陽河南地名是年十月司徒李光弼

破史思明於此幽燕河北之地思明所據也○首句言

遠別次句言遠別之故三承首句四承次句而申言之

五六正言恨別之懷亦應首句末則因河陽之勝望其

速擣賊之巢穴庶歸計可遂也亦應次句蓋一篇之意

主在次句也○緹按武王哲師有曰除惡務本此詩

者亂之要道也亂本不除如去草根存時而後

幽燕之地乃安史巢穴此亂本也破其巢穴而掃其亂

本乃除惡之先務當時李泌亦嘗勸肅宗乘勝直取幽

燕然後還京惜帝不從以致賊焰甫撲而又熾雖將以

李郭倏勝倏負不能成功而河北迄不為唐有以至于

亡公之急破幽燕良有見哉

卜居

上元元年春作

公到成都節度使裴冕為卜浣花谿營草堂

浣花谿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

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一雙鷗鷗對沉浮東行

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浣花溪一名錦江在城都西郭外主人謂裴冕也山陰縣名在今紹興府晉王徽之所居嘗乘興擢舟訪戴逵萬里雖是橋名蓋江自蜀岷山發源直至浙東入海一去萬里云堪乘興快之也○言裴公為已卜居之幽不惟地僻無俗事且有澄江以消旅况又即林塘之物得其適者以見其幽也未則因江流東去而起萬里之興亦或有所思在彼今不可考矣又公早游吳越必有交契又所善鄭虔時請台州

堂成

是年春作

背郭堂成蔭白茆絲江路熟俯青郊丘宜林礙日吟風

葉籠竹和煙滴露稍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傍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賦而比也蔭白茆以白茆覆屋也俯猶臨也檜木名蜀地所宜籠竹蜀竹籠鐘是也楊雄宅在成都城內雄草太玄以自守或嘲雄以玄尚白雄作解嘲○首句見題次句言堂所在之地三四言地有竹木之趣可以為適五六即堂成烏燕之來以况已之初集末言懶性不復如楊子雲作解嘲而解嘲之意有在矣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謾  
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郎達廢儒餐  
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江介曰干藥欄芍藥欄也○僻居病老無所動人而賓  
之惠然肯來者又無以奉之所以致其來者惟看藥欄  
尔謙之至也

###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堦碧草自春色隔  
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  
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錦官城成都府城也其南有武侯祠三顧謂  
武侯在南陽先主三往見之頻繁勤渠也兩朝先主後  
主也開濟開展經濟以恢復中原也亮嘗悉大眾與司  
馬懿對壘渭上卒於軍○首二句言武侯祠之所在三  
四述其入祠之感草自春色其丰采則不可得而見鳥  
空好音其聲歎則不可得而聞蓋思慕其人而感之物  
者如此滕王亭子詩古堦猶竹色五六言先主三顧武侯  
之勤乃為天下大計而侯之兩朝開濟實能以天下之  
計為己任老臣忠盡之心實能不負其三顧之頻繁也  
末則傷其年之不永弗究斯志徒重英雄之感於無窮

馬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  
百花潭水即滄浪  
風含翠篠娟娟淨  
雨裊紅蕖冉冉香  
厚祿故人書斷絕  
恒饑稚子色淒涼  
欲填溝壑惟踈放  
自笑狂夫老更狂

萬里橋名在浣花谿東  
百花潭即浣花谿也  
翠篠竹紅渠蓮也  
竹經歲寒而後凋  
蓮出汙泥而自潔  
皆君子所愛者  
娟娟美好貌  
冉冉漸至貌  
此公自詠其狂以見志也  
言有堂可居有水可漙  
竹之淨蓮之香又足以從吾所好  
吾復何求於世哉  
是以故人絕問  
稚子恒饑皆

以我之踈放而然甚則一身填於溝壑亦惟此踈放而已  
不以之介懷其老而更狂如此不惟人笑吾亦自笑之  
也夫少年氣銳其狂可也迨夫既老則日暮途窮宜若  
可以自為計者乃復更為踈放直欲身填溝壑而不顧  
此其狂真可笑哉孔子稱志士不忘在溝壑又往往思  
見狂士蓋以其志有所在乃欲尚友古人視一世之所  
為舉不是以入其念慮且若將浼已者彼豈以身之窮  
達易其心哉齷齪之徒屑屑然自營為得計方共聚而  
笑之殆如斥鷃適於藩籬而笑大鵬之扶搖九萬亦烏  
足以知之也嗚呼此狂者所以獨為聖人之所取歟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江抱村流境已幽矣又當長夏之時故事事皆幽中二聯即其江村事事幽者如此此亦足以自樂矣但微軀多病所須者藥物耳此外復何求哉

野老

是年秋作

野老籬前江岸迥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  
亦解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王師  
亦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潭百花潭也下下網也劍閣棧道也琴臺在浣花谿北東郡謂東京諸郡是年夏史思明復入東京城闕至德二年陞成都為南京得稱城闕○公自述其流落貧居因即所見者言之漁人之網集澄潭而下賈客之舟隨返照而來漁之擇地而施賈之逐時而至皆以謀生之故非無事者遂言我懷長路而悲劍閣殆若片雲之傍琴臺果何意耶蓋其居此者非若漁賈有謀生之計真無謂也是不過以亂離之故耳故末復重有感焉

南鄰

所謂南鄰愛酒伴也即朱山人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  
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  
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錦里成都也芋音序莊子疏橡子也洙註大芋蹲鴟也  
○首二句言其隱居足以自度三四序其樂易淳厚之  
美五六即其時而言秋水方長可以乘舟共適末言過  
鄰相送之趣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見寄

蜀州屬成都府今崇慶州是也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詩對雪遙相憶送  
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  
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東閣即東亭何遜為廣陵記室有詠梅詩雪春皆以梅  
言折來用陸愷折梅寄范燁事其詩云折梅逢驛使寄  
與隴頭人垂垂梅帶雪貌○言裴以東閣官梅而動詩  
興與何遜在揚州同一風致當此之時對梅相憶寄詩  
我乃是送客逢春烏能已於情耶蓋送客則愴懷送  
春則增感此相憶之情所以不自由也然幸只寄詩不

折梅來以傷歲暮若折來看去則亂我思鄉之愁何可當也且此江頭一樹之梅垂垂而發其朝夕催人亦自白頭矣舊註若為看去謂折來尚傷歲暮如何可去蜀州同看蓋裴詩必有憶公同看東亭之梅故以此和答意或然也此詩尚議論乃宋詩之祖諷詠之餘不盡悠然之思固是唐調

### 客至

公自註喜崔明府相過按公生母崔氏明府其舅氏也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来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孫市遠無兼物尊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飧熟食也醅酒之未漉者隔籬呼取謂欲邀鄰翁以對飲也盡餘杯盡其舊醅之所餘也○前四句敘客至言我僻居水鄉但見水鳥日來未嘗見有客至今始得君一顧也後四句喜客之至因為歎語以留之言我僻居遠市無他物可以奉客但盤飧樽酒皆是貧家現成所有若能見留肯與鄰翁對飲隔籬呼取以盡餘杯耳其真率親厚之情藹然於言意之表客安得而不留乎○按前有賓至詩此云客至賓與客雖一亦微有別曰賓

則有敬之意曰客則有親之意觀二詩可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工部七言律詩卷之二

上元寶應

唐肅宗年號

年間所作

上元元年庚子

公年見前

至寶應元年壬寅

公年五十年

一說見一卷之首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卧北窻  
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  
茗飲蔗漿携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

賦而比也南京即成都芙蓉蓮花也瓷甕盛茗漿器也



無謝猶言不讓也。○公言父客成都有為農之苦北望  
上安傷神遂偃卧於窻下於是引老妻乘艇看稚子江  
浴釋此悶懷因即物之成偶者以况夫婦同舟之樂惟  
隨所有以自悟而更無他慕乎蓋始雖不能忘憂卒亦  
未嘗不無人而不自得焉

寄杜位

公自註位京中有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

上元元年作

位公之從弟嘗為考功郎中以朔州刺史貶

新州時移近郡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

元已是一年流下戈况復摩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王  
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待曲江遊

新州今廣東新興縣王壘山名在成都故青城縣時公

至青城○首二句聞位有量移之命而復度其歸懷之

多憂也三四則悲其量移之晚五六則念其憂懷之實

蓋是時近郡兵戈方擾反不如新州雖遠而無事也位

新州移江陵行軍司馬時末乃言已遠道題書作惡之

懷思復見故鄉同游之樂而未能得也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韓蓋公之鄉人豈其父母避亂江東而徃省

之歎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  
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  
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老萊子孝奉二親嘗戲五彩斑斕之衣黃牛峽在夷陵  
州白馬江在江陵縣○言韓之父母以兵亂不見其子  
則韓有親且不得奉人間萬事皆不足道矣夫父母兄  
弟天倫之樂也我已無家尋弟妹矣韓君今從何處以  
訪其父母即於是計其訪之之處乃從黃牛峽白馬江  
以達江東也然峽靜惟聞灘聲之傳江寒但見樹影之  
所道路經亂蕭條之象如此其去也可不慎耶故又勉  
韓以處亂之道同歸故鄉也蓋喜其獨有省親之樂而  
又憂其莫遂歸鄉之願焉

所思

吾憶荊州醉司馬謫官尊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  
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  
江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

荊州司馬公自註崔吏部倚時謫荊州九江在荊州南  
巴陵縣即洞庭也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  
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是名九江醒何處言常醉也一

柱觀在松滋縣觀甚大而惟一柱眠醉卧也錦水錦江水也瞿塘峽名在夔州峽口有孤石名灩澦堆○言崔在荊州其謫官懷抱常托尊酒以自遣因想見其沉酣之地如此是可憐其懷抱向人盡矣而誰則知之今我無所問訊惟憑江水以將雙淚順流達於荊州耳曰好過者祝淚之辭苦謂無阻險難稽我遠將之意也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上元二年冬成都作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鄰

雞深過短檝東歸衣屨許堪佳

霜威促山簡酒成一醉習池迴

白屋白茆覆屋也鶴似鶴好水繡衣謂上侍御皂蓋謂

高刺史折野梅者公宅邊有梅所謂江與一樹是也是

時梅花正開因以折梅招之晉山簡鎮襄陽出游習氏

池輒置酒醉歸時高適以蜀州刺史攝成都故指為山

簡○言我以老懶寒多之故居常安起開門之際但見

鸛當徑浴雞過墻來其荒僻有如此者今上侍御屢許

携酒相過則高使君豈能忘情一折梅於此乎是用假

侍御之威以促使君之至共成一醉而歸焉



陪李十七司馬見江上觀造竹橋

即日成往來之

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茂竹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

白鶴歸華表日

落青龍見現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

才是濟川功合

惟却嘆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同製相同也褰拒衣也詩褰裳涉溱

在蜀州丁令威

化為白鶴集遼東華表柱此指橋柱

青龍竹橋水

影也司馬相如嘗題成都昇仙橋柱

不乘駟馬車

復過此橋後吳乘傳車過其處濟川

說命云濟川

舊註謂觀橋成而合懽是也○首言竹橋即日成人免

於涉三四狀橋之柱高而勢遠五六用橋事言我已老

無復用世之志矣若李君者實濟世之才也未以造橋

之至難者以表此之至易也懽一作觀張閣老註為陪

觀或謂合秦橋之事觀之然不若舊註為優也

望野

寶應元年作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  
涯涕淚一身遥唯將遲莫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  
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西山即雪山在成都西本唐維州今威州是也其地有三城戍守吐蕃按高適傳上皇還京復分劔南為兩節度百姓故於調度而三城列戍適上疏論之不納清江即浣花谿唐屬犀浦縣○前六句先述其意末二句始見題三六應首句四五應次句其意自見言備寇之守方嚴而我流落之地甚遠是以諸弟隔絕於風塵一身感傷於留滯遂嘆老病苟延歲月微忱莫效朝廷目擊時艱徒自不能為情而已然則公之涕淚者豈以一身羈旅之故哉實傷世亂而憫人窮也遠播江湖之外切懷廊廟之憂史謂人憐其忠者其以是夫

嚴川丞相駕見題

寶應元年春作

公自註云歲自東川除西川敕令兩川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堦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小米星

元戎大將也借用小雅文邑外為郊郊外為堦野亭公草堂也南北指蜀與長安張翰仕晉因秋風起思吳中葦鱸嘆曰人生貴適意耳遂引去魏管寧避亂居遼東常着皂帽少微四星在太微垣西其第一星為虜士明

大而黃則賢士舉。○首二句言嚴公當重任而不廢逸興有輕裘緩帶之趣故能以貴而下賤三四言其總制兩川足為已所歸依遂忘飄泊焉五六言已去官居蜀不獨如古人適意以役間亦且因避亂而遠遯蓋非樂之不得已耳末言幽棲時晦嚴公獨能知己以容禮見待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入舟鳥能思去聲如陶謝手今渠述作與同遊

僻偏也漫興言無復着意於驚人也陶謂淵明謂淵明運玄揮筆也○此篇專為詩興而發蓋有感於衰年也言我性僻耽吟佳句語不驚人雖死不止今老去詩篇渾漫興耳春來花鳥無用深愁矣夫動詩興莫過春之花鳥也亦且倦於連思其他可知是以值此江水新添檻以供釣舊看槎而替舟宜有長篇大作以狀此水乃惟短述而已安得思如陶謝手者今彼述作與之同遊以形容如海之勢乎思字對漫興看○綆按公耽詩雖出于性其有志於天下良非淺淺既而事與意違精隨年減則無復當時之心矣耿耿深衷特感於詩之漫興而發蓋尼父嘆衰由夢而得少陵慨老因詩以感其意

一也昧者不知微意所在遂真謂作詩之道非死不休不可以驚人舉其平生之日力費之於此則少陵者乃為喪志之始備焉豈不失之遠乎夫人各有好亦莫不有本也得其本所好自工不然童而皓首其技猶夫人也自唐以來耽詩如公者多矣卒不杜若正為無其本耳古今稱詩名家無如陶與李杜淵明自述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太白云我志在刪述垂輝暎千春子美亦謂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其志豈專詩云乎我故陸象山稱三公皆有志於吾道其有見於茲乎

### 野人送櫻桃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擊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寫傾出也唐制四月一日内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官有差門下省大明宮見前註金盤玉筋上所用也

○前四句言野人送櫻桃致其珍愛之意後四句則著其感也也自紅三字已含後段之意矣附錄韓退之和

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色暎銀盤馥未停食罷自知無所弊空然慙汗仰皇扃又韓致光謝人惠舍桃時節雖同氣味殊未知堪薦寢園無合充鳳食留三島誰許鶯偷過五湖苦筍恐難同象七醪漿無復瑩蟻蛛金鑿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觀二韓之作則少陵

為不可  
及矣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是年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  
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踈枉沐  
旌麾出城府草茆無徑欲教鋤

奉引導駕也沙苑唐置坊監養馬處也晉謝安嘗有東  
山游集阮籍踈放不拘禮法○此公酬答嚴武寄題野  
亭之作武原倡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  
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着駸驥冠腹中書籍幽時處

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須馳駿馬終須直到使君灘  
公詩前四句言我雖嘗為諫官而性本在隱逸昔時濫  
職侍從今乃真得遂其性矣此答武首二句也五六言  
嚴公為總制不倦登臨本有瀟灑忘勢之意故我得親  
近而亦焉知禮法之踈蓋恃其能知己耳此答武中二  
聯也末言聞嚴公枉駕以顧將除道候之則答其尾二  
句也○綆按武詩中二聯欲公謙晦自處少貶剛傲以  
狗時且欲其溫故攝疾以善保焉其意厚矣好事者乃  
因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謬為武有殺公之說新唐書  
遂據以為信不有君子辨之豈不誤哉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是年夏作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去聲者徵來急  
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  
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使者謂嚴公從人江深仲夏大雨時行江漲而深也老  
農公自謂也○前四句言嚴公枉駕草堂而携饌之盛  
從騎之都即所謂禮數寬也然其禮數所以如是之盛  
者非關令從人徵求催促而然乃其下自然識得嚴公  
平素禮賢之厚故不待其徵促而備辦也後四句言我  
所居僻遠而無塵事草閣臨江而無暑氣承嚴公枉顧  
乃共於此幽靜空濶之鄉看弄漁舟而忘其日之晚焉  
此則我之所以娛賓者也老農此外復有何物以盡交  
歡乎蓋武所有者富貴之具而公之所無公所有者瀟  
散之趣亦武之所少貴者以彼而下禮貧者以此而上  
酬各以所有而盡其情焉是其交歡者如此

秋盡

是年秋作

七月嚴武召還公送至綿州未幾蜀有徐知  
道之亂因入梓州今潼川州是也

秋盡東行且未迴，茆齋寄在小城隈。  
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盃。  
雪嶺獨看西日落，劔門猶阻北人來。  
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梓州為東川故，云東行成都城西有少城，水曲曰隈。晉陶潛采菊東籬，江錦江也。漢袁紹劉松在河朔，有避暑飲，指武仲夏携酒過草堂也。雪嶺即西山。○此公避亂梓州，有懷嚴武而作。言秋盡東行未回成都，而草堂寄在城西之地，老却籬菊，無共賞者，空憶夏日嚴公有携酒之過耳。是時武寄公詩有籬下黃花菊對誰之句，故公以此懷之，謂自武一顧之後，更無相與者矣。後四句言武去蜀亂而流寓，殊方益無以為情矣。末二句上結首二句下結，中二聯之意。

野望

是年冬作

金華山北涪浮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  
山連越嶠息安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谿。  
獨鶴不知何事舞，饑鳥似欲向人啼。  
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携。

賦而興也。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北，涪水出西羌，自州東南流，合射江，淒淒微寒意。越嶠郡名三蜀，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故後人謂之三

蜀巴渝二水名在今重慶府五溪謂雄溪楠酉溪沅溪  
辰溪也在辰州界○此公在梓州射洪縣感寓而作言  
我於金華之北涪水之西一望其地但見仲冬風日始  
有寒意而山川蟠結深遠實為蠻夷荒裔之鄉乃致傷  
神也又即所見言之彼獨鶴之舞不知何適而饑鳥欲  
啼殆類羈人矣因言此地酒美當此日極傷神之際誰  
為携之以解我懷耶蓋因野望傷神思醉酒以自釋也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

是年秋作

章彞也為梓州刺史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  
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  
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主人指章梓州央盡也籍籍名之盛也新京兆者因少  
尹入朝而期之也漢趙廣漢張敞為京兆尹吏民語曰  
前有趙張後有二王○前四句言章之饒客高情無已  
後四句則言已相別之懷復羨其政譽而期其超擢也  
廣德唐代宗年間所作

廣德元年癸卯公年五十二二年甲辰說見一卷

之首



本詩不詳 卷二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廣德元年春梓州作

懷恩發官軍至洛陽史朝義東走懷恩進克  
東京使其子瑒追反莫州圍之是年正月朝  
義犯圍北走幽州自殺其將田承嗣以莫州  
降李懷仙以幽州降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謾  
卷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  
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薊州即漁陽之地巴峽在今重慶府巴縣巫峽在巫山  
縣襄陽屬今湖廣洛陽屬河南按公先為襄陽人相  
藝為華今從河南父閑為奉天令又徙杜陵公生杜陵  
其田園則在洛陽焉。劉涇溪云自然喜意動得人結  
句喜願之極他語不足易也

洛城縣香積寺官閣

是年春作

唐洛城縣在梓州西北有香積山寺因名官  
閣在焉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  
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鳥飛鷺晚悠悠諸天

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首二句言官閣所在迥添愁者以登高望遠而動懷也  
中二聯皆官閣所見之景末言寺之諸天在山之頂必  
欲於一日窮觀之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地忽  
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如綿劍南  
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言與路六會之遽故花柳春色可悅者皆可憎以其觸  
忤愁人到酒邊也非與路六為指小人恐無此意若顛  
狂早過之句誠有為矣

又送辛員外

是年作

在惠義寺園作先有絕句

離人客館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細草留連侵坐軟殘  
花悵望近人關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回直到  
綿州始分手江頭樹裏共誰來

雙峰萬竹皆即其地之所有者而言綿州在梓州北○  
前四句叙離筵之景可戀後四句慨舊游難再故欲遠  
送而又預憂其別後之孤寂也

番連悵望謂花草也  
公詩野花向客開如咲

芳草留人  
意自閒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黔中秦郡名唐為黔州今辰州府黔陽縣是也  
大家姑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笋迎舡出  
白白江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時才黔  
陽信使應稀少莫惜頻頻勸酒杯

漢曹世叔妻班昭字惠姬博學高才和帝召入宮今皇  
后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姑子殼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姑  
嘗隨至官作東征賦以指王之母也竹笋江魚即其歸  
舟所有用孟宗姜詩事以見王之能孝養也○觀詩中  
回字題中還字王必黔中人此蓋奉母歸養耳舊註  
為之官者誤也五六公言與王別不堪而有無限意者  
以安危正仗其才今乃侍養而歸故深致意耳前四句  
言王之歸養後四句公與王別之情

九日

是年秋作

公往閬州今保寧府是也

去年登高郡七子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  
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辭辭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  
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鄠縣即射洪縣涪江經閬州北南合梓州之射江驪山  
在長安東南臨潼縣下有華清宮玄宗每十月臨幸清  
路塵謂輦道以憶故鄉之路也○年年九日客寓他方  
衰老逢辰何情對菊其久客傍人者實以世亂路難之  
故酒後却憶十年間流落之事何所不有重傷清平臨  
幸之地而不可至也

### 滕王亭子

廣德二年春作公又自梓州挈家往閬州滕王  
元嬰唐高祖子也調露間任閬州刺史建亭於  
州城北玉臺山上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仙  
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葢濃花滿目班人到  
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臺榭即亭子之地丹梯山之磴道出牧謂王為刺史也  
○滕王已去亭子在巴山者尚有可攀遂言其所在勝  
地而可攀者如此又即所見景物以傷之却言其德澤  
在人頌聲未已履其遺跡者不忍遽去也其亦有甘棠  
之愛者歟

### 玉臺觀

是年作

玉臺本上帝所居此觀以奉上帝故名今地誌有玉臺山豈後人因觀而轉名其山也歟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平夷來擊鼓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龜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賦而比也積翠山色也絳節者朝上帝者之儀也馮夷得水仙為河伯曹植洛神賦云馮夷鳴鼓羸女秦穆公女弄玉妻簫史能吹簫引鳳凰至隱見晦而復明也參差水青窺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以會牽牛○此觀中

是世道有作名道流者入通微姑而觀姑誘致外人始知秦女真善吹簫能引鳳至矣公此觀之有綵雲為史駐之句亦以意也

遂言此觀之地踪跡不明為無賴者之窟穴其曲徑港通往來如烏鵲橋渡牛女以私會也末則公言如此淫穢之地便更有反老還童白日飛升之事我亦安於衰老不願往從之也大抵庵觀姑尼鮮有不私通者顧為政者當嚴禁絕之道耳○按是詩之刺如此註者皆以為美觀之為仙境可謂誤矣正如韓退之華山女詩人皆不覺其為刺此又見二公善詠時事隱而不露然亦未嘗不微而顯也

奉寄章十侍御

是年作

即章彝也公自註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  
後將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回天地訓  
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  
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禹貢淮海維揚州章揚州人也才知過人曰俊金章紫  
綬刺史之職章善治兵嘗預平段子璋之亂故稱其曰  
天地而動鬼神關羽蜀將先主定益州拜羽督州州  
此以比章為留後寇恂漢河內太守移潁川去後盜起  
百姓願借寇君一年此以比章為刺史皆言其善守東  
川而惜其罷也江漢謂荆南時公將南下垂綸謂為漁  
也○言章乃揚州之俊也少年貴達其號令軍威極其  
振肅為東川所仰賴不當去其地末則因其入朝而望  
其薦已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劔州弟

是年春作公在閬欲南下

劔州在閬州北

使君高義驅今古寡落三年坐劔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

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  
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漢文翁為蜀郡守以詩書教人風俗大變漢李廣守北  
平諸校尉以軍功取侯廣獨不得灩澦在瞿唐峽口滄  
浪禹貢漢水東流為滄浪之水又楚詞漁父歌滄浪亦  
荆地事釣舟言為漁也魏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乃  
之荆州依劉表登江陵樓作賦思鄉因名仲宣樓○此  
公欲出蜀適楚寄別李劍州而作言李之高義驅動古  
今宜登大位而乃久滯遠郡然其所樂在於行義化民  
不計乎位之高下也遂言我出峽口而赴荆州年已衰  
暮我欲於滄浪之地作一漁父不復有仕進之志矣重  
念世亂與李後會無期則惟荆南以相望耳

奉寄別馬巴州

是年春作

巴州在閬州東今為巴縣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  
國浮雲水上多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  
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漢馬援少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後封伏波將軍蕭何為  
沛主 卽功曹又孫策謂虞翻曰卿復以功曹為吾蕭

何公嘗為華州功曹棄而之蜀又召補不赴故謂非復  
蕭何湖謂洞庭湖驪駒逸詩篇名客欲去歌之珂馬勒  
飾也○言馬君今雖為州終當大立勲業若我則無復  
用之心矣因言又欲南下為愛其雲水之濶也終當為  
漁遠去但恨不得奮飛一會巴州而別耳蓋知其未同  
已愛雲水之趣方興在趨朝以立勲業一出一處會面  
無期此相別之情所以重戀戀也篇內二終字是眼乃  
彼此出處之分

奉待嚴大夫

是年春作

公將赴荆南聞嚴武再鎮蜀奉待其至因赴  
成都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嘗怪偏裨終日待不  
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鷺合遠下荆門去鷓催身老  
時危思會面一生懷抱向誰開

偏裨諸將校也旌節節度使麾幢也巴徼謂閬州公時  
所寓之地啼鷺用小雅求友事鷓水鳥畫之船首○言  
我在殊方喜聞嚴公復來者以蜀為重鎮必須此濟世  
之才然後可安也故諸舊將校皆望公至我尚惟之不  
知公果然未久即回也以見嚴公之來喜出望外因叙



已欲辭此地而未行者以有啼鷓之合然遠下荆門之  
去舟則已催矣且言身老時危思見嚴公之面舍之則  
無知己者矣第七句應首二句惟身老故思見故人惟  
時危故思見濟世之才也

將歸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是年春作

時嚴武以黃門侍郎封鄭國公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  
論松竹又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  
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漢制命官分竹為符相合為信以代古之珪璋丙穴蜀  
地名出嘉魚郫縣人剗大竹傾春醪於筒信宿便用漢  
制太守駟馬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稱五馬武舊  
為成都尹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公自謂也○五詩  
大抵皆上此章首二句而言三承次句四承首句後四  
句則喜其又將得與嚴公有草堂讌會之樂也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片候無兵馬錦  
甲逢迎有主人休恠兒童延俗客不教鷺鴨惱比鄰習池  
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

類大萍也花白季春始生故園指成都草堂也雪山即  
西山斥度候望也所以望烽燧伺候盜賊者也無兵馬  
謂寧謐也主人指嚴武晉荊州有習氏池山簡作鎮時  
每出遊池上輒醉歸謂武嘗每過草堂也○此又承得  
歸茅屋而言首二句幸其歸日及見殘春三四言歸蜀  
之樂以推重嚴公五六言久別而歸與鄰里親睦之情  
末則言嚴公顧飲草堂之興猶在况再來鎮蜀實出奇  
逢其賞樂當勝於舊矣凡言承其章及應其句之類非  
必杜公有意其章法句法自當  
然耳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  
一曰解東西書籤藥裹到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藉  
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此承首章又荒蕪而言謂舊居久別無人葺理竹寒沙  
碧極其冷靜而橘刺藤蔓糾結迷道使過客直愁其出  
入居人亦失其東西地之荒蕪如此則室內書籤藥裹  
必為珠網所封豈復有拂拭之者乎其戶外野店山橋  
但送馬蹄而已豈復有臨顧之者乎因問嚴公如不嫌  
草穢肯籍庭草之色而枉顧馬則我未遑剪除先拚與  
一飲以盡醉也若謂庭雖荒而春草之深翻可藉而醉  
也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  
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  
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江檻即水檻所以障崩沙者落舊註以為滅殺之也惡  
竹竹生繁冗者也黃閣老指嚴武紫金丹延年大藥也  
奔走謂往來梓閬間也○此承上章荒蕪之故遂欲有  
以脩葺之惟沙碧也故欲脩江檻以護崩沙惟竹寒也  
故欲培新松而洗惡竹竹既洗則橘刺藤梢之迷道其  
必交雜而清之又可知矣夫既得所居矣此後度日之  
資則惟仗嚴公而已若我之衰朽且自救不暇豈能復

事耶又追言嚴公不在奔走道路備嘗艱難而  
得息肩此地嘗賴其再鎮蜀也獨能無意於生事乎  
當城西生事徵烏皮儿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今人今  
事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櫟其說  
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烏皮儿以烏皮裘儿亂兵謂徐知道之反側身跼蹐也  
懷古如詩人所謂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者也總戎指嚴  
武雲鳥陣名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為雲鳥之陣遊子  
白謂芰荷衣野服也○此承上章生事而言意謂生事  
之難猶可為也所難處者時之兵亂焉耳蓋成都之居

生事本微其思歸者特以舊業之在也夫既不能忘情此地而昔又去之者實為憂亂兵之入不得已而然故今之來也已恐鄰人非舊矣因言側身天地更思古人所以善處之道見世亂未已則甘息機而已矣若夫豈定其亂者則有嚴公之武威在斯我得遂其息機之願也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未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寡妻謂夫死兵亂者也車書一家謂蜀木亂時○此題桃樹傷蜀亂也言小徑升堂舊本不斜今而斜者以五桃樹之遮也桃遮路而不去之者蓋以秋實既足資入春花又可悅目耳因言對是桃也簾戶宜通乳燕兒童戒打慈鴉其對時育物而吾所以與物同體以樂其懷者實以天下車書一家而人得安其生也今也寡妻群盜非復車書一家之日是則花鳥雖不殊而吾亦安能樂其懷乎此其言外之意也

登樓

是年春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  
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  
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賦而興也寇盜謂吐蕃也去冬陷京師及松維保三州  
梁父吟漢相諸葛亮所作其詞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  
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治  
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登樓見花而傷心者以萬  
方多難也遂即花而言此錦江春色乃來自天地彼玉  
壘浮雲則變經古今以興天地之春色不改我朝廷之  
德澤亦終不改浮雲之聚散不常爾寇盜之起滅亦當  
不常故諭以莫相侵也又即所見而推本言之可憐後  
主猶祠廟於此亦以德澤在蜀人心不忘耳蓋後主雖  
庸而能信任諸葛賢相此所以得祠廟者况英主苟能  
用賢則寇盜豈足平乎是以日暮為梁父之吟而重有  
感也

宿府

是年秋作

是年夏公以嚴武表為節度叅謀檢校工部  
員外郎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  
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  
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荏苒猶侵尋也伶俜行不正貌十年自祿山之反至此  
十年鷓鴣棲林不過一枝此言一枝明非所安也○公  
雖為嚴公表為參謀而非其所樂因宿幕府以發之井  
梧寒則歲將暮矣蠟炬殘則夜向闌矣此正永夜月到  
中天時也斯時也憂思方集聞角聲之悲而誰能聽之  
對月色之好而誰能看之懷之不憚者實以兵亂殷而  
信絕道路阻而難歸耳乃為文於羈旅不得已就此一  
字非本志也

院中晚晴懷西郭茆舍

是年秋作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踈雨過高城葉心未實堪時落階  
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街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  
點裏化饒咲肯信吾兼吏隱名

雨後晚日倒照及鐘鼓聲亮皆晴占也饒多也吏隱謂  
為吏而實隱也汝南鄭欽吏隱蟻陂之陽○前四句先  
言院中秋陰五六却言晚晴末二句言懷西郭茆舍夫  
在院中而懷茆舍且曰花饒咲其本志右在矣

又按公遺悶呈

嚴公云胡為來幕下祇合在舟中信然龜觸網直作鳥  
窺籠烏鵲愁銀漢駕駘怕錦幪到村云暫酬知己分還  
入故林栖立秋院中云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則參  
謀非其志可見特感嚴公之意而不欲即去耳若已費  
清晨謁那成長者謀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老去參  
戎幕歸來散馬蹄之句是所以不樂就者其以此歟

至後

是年冬作

冬至前一日為小至後一日為至後也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金  
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無方  
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青袍白馬謂為叅謀所服乘者劉涓溪謂小子輩紛紛而起者則求之過矣

金谷園銅駝陌皆在洛陽不自覺言不覺梅花忽欲開

也棣萼言兄弟詩棠棣之華萼不韡韡○此感節序而

懷故鄉也言至後日初長天時又更端矣遠客思鄉則

雖服青袍乘白馬亦復有何意緒彼金谷銅駝非我故

鄉之勝境耶奈何滯於此而不得歸也且梅花欲開我

初不覺因念兄弟一別但常相望而已忽見梅開情何

如耶此即所謂驚歲暮亂鄉愁者也故結句云云

暮登西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莫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歛近  
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閱苦臭疢故人相見未從容

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

雪峯即西山雪嶺闌寂幽闌而寂寞也相見未從容者  
謂未得從容以相見也是時迪從王縉侍郎在蜀州  
前四句言暮登鐘樓後四句寄裴迪首二句已見闌寂  
意三四即登樓暮景而言五六叙已未能與迪款曲未  
則諷迪以耽詩之故而踈交游蓋蜀州去公不遠迪惟  
數以詩寄而不能從容一會觀公和

其東亭新津之作  
可見故諷之如此

癸卯舉人弟繪校正

壬戌進士不肖男守中校刊

工部七言律詩卷之二 終





工部七言律詩卷之三

永泰大曆

唐代宗  
年號

年間所作

永泰元年乙巳

公年五  
十四

至大曆元年丙午

公

五十五說見一卷之首

奉寄高常侍

永泰元年春作

即高適時遷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

乃箇反

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

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mall vertical inscription or mark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天涯春色催遲莫別淚遙添錦水波

汶水名在齊南境公開元間游齊趙與適交至德間同  
官拾遺其後適為淮南西川節度使今為常侍可謂飛  
騰矣那與柰同魏曹植劉楨皆有逸才不啻猶言何但  
也汲黯漢直臣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庶頗趙之良將  
也○此蓋適遷常侍入朝公寄此以別也言與適交年  
久乃不柰其騰達何蓋總戎楚蜀應全未盡其用若方  
駕曹劉則過之遠矣適以文才可比二子今實用如此  
是豈彼文士所能班乎遂言其所以全未者良以朝廷  
必得之以為重厚中原必得之以為重鎮不當如昨在  
之外地而已謂之須者可見當時朝臣皆委隨取容之  
人無所增重而寢敵人之謀也未乃言已客滯殊方日  
迫衰晚適之連如彼我之窮如此懷別故人安能不極  
其感傷乎

撥悶

是年作公是年五月離成都下戎渝六月至忠  
州

聞道雲安麴米春繞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  
峽消愁定幾巡長老三年遙憐女換列柁開頭捷有神已  
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唇

雲安今夔州雲陽縣是也麴米春酒名長年篙師三老  
舵工也捩舵推轉其舵開頭即開船至今楚蜀方語猶  
然顧直顧船之直也○公久欲南下而未能故託言聞  
雲安酒美欲往取醉以消愁也題曰撥悶意可見矣五  
六正見非難事末二句遙告長年三老之詞

十二月一日三首

是年作公是年秋至雲安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鴈百  
丈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蕊驚愁眼更取樹花媚遠天明光  
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百丈捩船纜也瀨急流也樹花春日節物也明光殿名  
起草人羨所謂翰林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是  
也○是日天氣和暖公有感於春意動而賦也惟春意  
動於江可憐聞送書鴈而不得信見上灘船而不能歸  
則觸其懷矣未將梅蕊以驚愁眼更取椒花以娛客邸  
所以自釋也因憶當時文采動人今衰病未知起日又  
豈能自釋然乎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盞出井此谿女打  
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  
不愁不爛熳楚客唯聽擢相將

雲安家有鹽井其俗以女當門戶販鹽自給晉周顛宴  
飲新亭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司馬相如家  
茂陵善著書有消渴病變為南楚故公稱楚客將送也  
○首二句乃春意動之實蓋因寒輕日滿發興也三四  
即所見因憎其俗之陋遂羨其去之舟也五六嘆世亂  
而抱病此地未則因春意動述其思歸之懷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  
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  
一盃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即看者言其易也豈有豈不有也○此又承上春花爛  
熳而言前四句預言春來之景後四句則言久客殊方  
雖逢春亦難放懷徒增哀謝之嘆耳三詩大抵感時光  
之迅速傷人事之蹉跎也

### 峽中覽物

大曆元年春自雲安縣至夔州府作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嶽蜀  
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  
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掾吏謂為華州司功三輔京地扶風馮翊也華州為京  
地潼關在州之華陰縣華嶽在州東南黃河亦經州北

而東移遷也公卧病遷夔移居詩有伏枕雲安縣遷居  
白帝城是也○此公自雲安初移夔州而作言我昔官  
華州憶在潼關之地覽其山水之壯而多詩興今到夔  
州瞻巫峽之山忽如華嶽見蜀江之水猶似黃河宜乎  
亦多詩興也然病卧舟中經春不起則是形勝雖有餘  
而風土乃不宜人矣幾時得去此地回首一高歌耶形  
勝有餘結前聯風土惡結後聯回首高歌結首二句

暮春

是年春作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  
峽長吟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莫春  
鴛鴦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瀟湘洞庭俱荆南勝也翻飛貌還一叢不相離也○言  
卧病擁塞於峽中之逼又不能南下則瀟湘洞庭之空  
濶為虛勝矣因言峽中天氣不良殆難久居而物序相  
催又復如此故感莫春之時而羨禽鳥之得其適也

白帝城最高樓

是年作

白帝城在夔州

城尖徑吳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睡江

清日抱龜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  
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吳與側同坼裂也扶桑在東海日出處弱水東影隨長  
流杖藜嘆世者斷石公夔州詩禹功饒斷石是也長流  
江流也○言白帝城高且險此縹緲飛樓乃獨立於上  
故俯而視之其峽坼有雲霧龍虎而睡其江清有日抱  
龜鼉而遊所謂高山大川實生龍蛇者也遠而視之則  
扶桑西枝封其斷石弱水東影隨其長流舉一世而盡  
于一目之下此其地亦雄而其觀也亦壯矣然嘆世江

元道若空靈蓋亦與世則所益大矣  
愁

是年春作

公自註強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冷冷非世情盤渦烏禾鷺浴底心

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

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楚詞云春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此江草所以喚  
愁生也冷冷水聲非世情言世情日非也盤渦水旋渦  
也底何也分明粲好貌南國洛陽孤城夔州城也渭水  
秦山在長安虎縱橫苛吏暴斂也○言江草日長而喚

愁生峽水常流而世情非矣盤渦浴鷺是何心性獨樹  
花發乃自分明以已愁而恠物之適也遂言其所以愁  
之故實因十年兵亂而不解孤城身老而難歸耳故鄉  
山水未知得見與否然民已病而歛不休則世亂未可  
彌歸期未可定也烏能已於愁哉

寄常徵君

是年春作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衆海  
鶴階前鳴向人萬事糾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蔽身開  
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此也禮聘不起曰徵君糾紛蟠錯貌絕粒辟穀也  
開州在夔州西即今開縣去秋徵君訪公雲安時熱甚  
○言山水空勝徵君則晚年出仕而傍風塵矣遂即貴  
女高鳥比其雖仕而受羈於人其資格自殊於衆故當  
冗劇之時不廢靜脩之好是其所以仕者乃其所以為  
隱也末言開州夏涼不似雲安毒熱則其所仕之地固  
猶勝於我之羈旅矣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是年秋作

公自註云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佇觀

奏即真也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洒衣裳脩蕭然欲下陰山雪  
不去非無漢署香絕壁過雲開錦繡踈松隔水奏笙簧看  
若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

陰山匈奴山名其地四時積雪漢尚書郎懷香握蘭公  
為郎嘗居省署漢王喬為葉令太史伺其來朝輒有雙  
鳧至舉網張之得雙鳧焉乃上方所賜尚書官履尚方  
主作供御之器物者也○水樓本涼加以秋風之動而  
其涼極焉我所以不去者非無漢署香也為愛茲樓之  
涼耳且壁開錦綉松奏笙簧而所以娛其耳目者又如  
此則明府居是樓也若有仙風焉故謂其宜著王喬之  
履真賜還出上方非但攝令而已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漢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  
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  
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踈簾看奕棋

宓子賤魯人治單父鳴琴而治漢終軍年十八為博士  
弟子入關關吏與繻軍棄之而去後建節東出關關吏  
職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繻所以合符也承家以  
同姓言也傾蓋駐車也奕圍碁也○此承上章尾句之  
意而美明府之優於為政也言宓子彈琴宰邑其風流



如此終軍棄繻英妙其節操也如此今明府少年優於  
治邑是承家節操不泯而為政風流在茲矣遂言其風  
流在茲之實蓋當攝令煩劇之時而有餘功以接賓客  
使野老亦廁乎其列水樓之中賦詩者有馬奕碁者有  
馬宛然古人彈琴之風矣末二句可味正見瀟灑閑雅  
之趣

諸將五首

是年秋作

此五詩歷追往事以見中國無人而深責諸  
將也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王魚蒙葬地早  
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多少  
村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南山長安終南山也胡虜祿山也蒙覆也王魚金盃皆  
陵墓殉葬之物北互文而言也西戎謂吐蕃也時及回  
紇以入寇北斗乃朱旗所畫之象也村官武技之臣漢  
有材官蹶張涇渭二水名在長安西北○前四句追述  
祿山人關之慘後四句却言今日吐蕃之寇以戒諸將  
之縱弛也言漢朝陵墓負南山之固豈意千秋之後尚  
有胡虜入關遭其發掘使殉葬之物一朝出在人間則

內外華夷之限豈可以不嚴乎遂言見愁汗馬有西戎之逼天子嘗出居以避之矣爾為將者曾閃朱旗之閑優游旄節手握重兵而乃使之內逼耶且今有多少材官以守要害之地備之未徹戎心尚未悔禍如此將軍可得晏然而已乎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下沒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荅昇平

三城謂三受降城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所築自是虜不敢踰山牧馬天驕匈奴自稱為天之驕子回紇匈奴之種也至德初上雖用朔方之衆又請兵回紇使西兵入援後回紇恃功內擾潼關在長安東華陰縣臨險阨也胡來不覺隘者謂祿山之來若履平地不復知其為險也晉水在太原府唐所起之地也龍起晉水清言肅宗之興戡定叛亂猶有太宗之風焉○張韓公築三城本以禦虜今乃反借虜兵以入援而祿山之來雖潼關至險皆不能守幸肅宗之興不失舊物爾諸君平素昇平之時叨享厚祿至緩急之際乃無所效使至尊一人獨憂社稷其何以荅昇平之恩遇耶意謂中國有人豈復借兵回紇不能守險阨之地以貽天子之憂哉

為將者可以愧矣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袞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洛陽東都也烽兵火也秦關長安京師也百二所謂秦得百二言其險也滄海薊門即河北幽瀛等州時節度使李懷仙李寶臣等收安史餘黨互相表裏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王相國謂王縉也時同平章事詔以都統諸道行營○按史載自喪亂以來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而諸將又多冗兵坐食故公嘆之如此言而京遭喪亂之後河北四節度各擁強兵不供貢賦朝廷大臣無有為國家出長計者使天下軍儲專倚饋餉莫能興屯田之利獨王相國行營肯銷兵事農諸將可不知所務乎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氣後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竊聖朝

扶桑在碧海中銅柱漢馬援南征交趾立為極界標表也氛祲妖氣也越裳國在交趾南南海郡名今廣州是也翡翠明珠皆珍產脩貢者廣德初官官呂太一反廣

州侍中有惠文冠加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炎風朔  
雪極南北之地而言也。○言嶺南未平貢獻久絕如此  
諸將皆受國異寵高官大爵而不能竭忠宣力乃不知  
所愧乎蓋不可誣以為遠方而置之極南北之地莫非  
王土惟在忠良之臣輔聖朝耳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  
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  
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才

嚴武再鎮蜀也時當暮春而公歸成都故曰錦江春色  
逐人來巫峽在夔州公嘗憂而傷武之亡故曰巫峽清  
秋萬壑哀僕射武以永泰四月薨贈尚書左僕射中使  
將朝命者望鄉臺在成都北共迎者公為參謀從武共  
迎朝命也蓋行必當秋今遇其時而正憶其事故覺萬  
壑之哀也三持節者武初以巴州刺史遷東川節度又  
勅令兩川都節制又以兩川復合而以黃門侍郎來為  
節度也。○此追傷嚴武而因以諷蜀將也言嚴公來鎮  
則蜀安我得逐春色而來嚴公亡則蜀亂使我有悲秋  
之感遂言武三為節度惟軍令嚴明故且多暇宴也談  
咲麾之而蜀安非其才之有過人乎蓋蜀之地形險於  
天下奸雄易據以為亂得人守之則安不得人守之則

危故必仗此出群之才也然則今日之危亂其守將可知矣

### 白帝

定年作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盤高江急峽雷霆闐古木長滕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出門趙氏以為無義改作若屯然白帝城在高山故李  
白有白帝綵雲間之句則雲出門自可通也戎馬不如  
歸馬逸者言馬亦厭戰矣。前四句賦峽中雲雨以興  
時未清明也後四句傷蜀兵未解生民凋弊也

### 黃草

是年作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洒羅衣莫愁  
劔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

三峽多黃草其西則成都也赤甲山在夔州船不歸行人  
稀言阻亂也客居詩蜀麻久不來吳益擁荆門秦中  
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是也謂長安也劔閣在劔州連山絕險松州今松藩是也廣  
德初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西山三城為嚴武所據却

今武卒而又圍松州也。○時蜀有崔旰之亂，道路多梗，然不聞朝命，作何區處？而蜀之兵亂，不無是非。蓋旰木建功，特激之而生變；其罪不專在旰也。因念成都遭亂，必多離散之苦。公嘗久居其地，故念其所識如此。既乃謂蜀亂尚未足憂，聞西鄙為吐蕃所侵，是則大可憂者。未幾杜鴻漸來蜀，果不血刃而定為蜀患者，西山寇盜也。

衣

下秋作

露下天

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枕宿新

月猶懸。雙杵鳴商，菊再逢人。卧病北書不至，鴈無情。步蟾倚仗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菊再逢見兩秋皆病也。牛斗即謂牛女。崔顥七夕詩：班

姬此夕愁無限。河漢三更看斗牛。銀漢天河也。鳳城指

長安。○首句言夜之景，次句言夜之情。三四則景之所

以動乎情者也。五六則情之所以感乎景者也。末以牛

女寄意深寓，依依望關之懷，最宜諷詠。古詩迢迢牽牛

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

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霄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  
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聲有陽律陰呂各六相和者陰陽之聲相和也切謂風  
飄其聲切也笛有關山月晉劉琨為胡騎所圍夜吹胡  
笳賊聞之棄圍而去馬援征武陵蠻夷門人素生善吹  
笛援作歌和之曰武谿深折楊柳亦曲名○首句聞吹  
笛而其時可感次句因言笛聲之悲三四承首句風月  
而言五六承次句斷腸而言末則因笛聲而起故園之  
思蓋設為怪嘆之辭以深致思鄉之感此則公之斷腸  
者也李白聞笛詩此夜曲中聞  
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清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濕白  
鷺群飛太劇極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唯  
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興也劇戲也細猶微也○此因春陰孤悶欲起而索飲  
以遣其懷也言雷發雨寒鶯竝坐交愁其濕鷺群飛太  
劇為乾此可見靜者鬱而動者暢也遂言其暮年漸於  
詩律微矣不足以適興誰家數去酒寬可以遣吾悶耶  
惟路君最愛清狂之客雖百遍相過而不厭此乃數去  
酒寬者也蓋調之之辭故曰戲呈云爾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稚  
子尋原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  
陶侃胡奴異恠尔常穿虎豹群

曛日昏黃也夔俗無井以竹筒引山泉而上裊裊長弱  
貌病渴上瘠也青雲高山也陶侃胡奴有胡僧見而驚  
禮曰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此因獠  
奴取水之勤而嘉之也當山晚之時竹竿泉細而難得  
衆皆爭取餘瀝此子乃遠尋水源獨不聞其與人相爭  
至夜半方尔渴望忽聞水自高山而來茲亦勤矣故以  
陶奴之異深獎其冒險尋源也

秋興八首

是年秋作

白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大湧寒  
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  
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蕭森清肅貌江謂巫峽塞謂巫山兼天湧接地陰又舉  
蕭森之甚者言之也兩開謂兩秋也他日前日也一繫  
猶言純繫也○前四句景中含情乃秋興之端後四句  
情中寓景乃秋興之實五六已盡其羈旅之情末二句



則無衣之懷愈至矣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南斗吳楚分近夔州公詩挂席上南斗是也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漢張騫奉使西域或傳其八月乘槎畫省香爐尚書郎居粉署有侍女執香爐以從謂已為省郎也伏枕卧病也山樓夔城樓也粉堞即今女牆以粉飾者也笳胡人捲蘆葉吹之似蕭策而無孔○此承上篇末句而因有感興之真

以落日起興聽猿應首句夔之暮景也以落日起興聽猿應首句夔府而言奉使應次句京華而言古傳猿鳴三聲下淚今我則實下矣古傳奉使八月乘槎今我則虛隨矣畫省句又以京華言山樓句又以夔府言蓋聽猿悲笳皆落日時景也結聯請看已映四字極有味蓋以月應落日而言謂方日落而遽月出纔臨石上而已映洲前光陰迅速如此人生幾何豈堪久客羈旅耶其感深矣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枕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

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江樓謂西閣翠微山色也再宿曰信匡衡漢元帝時上  
疏言日食地震之變上說之遷為太子少傅劉向宣帝  
時講論五經於石渠同學學習之同者也少年謂新進  
也五陵皆豪貴所居○此又及夔之朝景也乘朝景之  
清日坐江樓因即所見而感漁人燕子得其適遂嘆其  
亦嘗如匡衡抗疏而我之功名則薄矣亦欲如劉向傳  
經而我之心事則違矣此一聯乃公出處太節謂欲進  
而正君以濟當世則有命存焉欲退而脩業以淑後人  
則與時悖矣夫既知命而且無意於時事則今之同學  
少年雖多貴顯彼自貴顯耳吾亦安能變所學乎蓋當  
時新進之士必自為一徑學習以趨時好而取貴顯若  
公之素學與彼正自不同殆謂之昔之人矣故日晚將  
交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面咲此所以傳經而心事違  
也歎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  
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  
窟莫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似奕棋言變故不常也直北謂隴右關輔之間征西言  
當時西有吐蕃之亂未息羽書徵兵之書也遲謂援兵

不至也公自註云吐蕃之亂諸道節度使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喻竟不至酈道元水經云魚龍以秋日為夜故國即指長安○前三首皆以夔州言此以下遂及長安之事故以聞道發之三四一聯即似奕棋者五六言西北二方兵戈不解此長安所以似奕棋也未見秋興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采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蓬萊宮名即大明宮承露金莖即通天臺漢武帝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王屑飲之瑤池在崑崙之丘西王母所居漢武帝時王母來降函關在靈寶縣老子西游紫氣浮函谷關雉尾以雉尾為扇也青瑣謂青瑣闥也點朝班謂為拾遺時也○此下四首皆承上篇末句有所思而言此則思故國之宮闕也言蓬萊宮對南山而起有承露之盤高在霄漢是以東西瞻望為仙人往來之地天子端拱於雲日間以受群臣之朝恍然上帝之居也斯地也我昔嘗幾回厠於朝班矣今一卧滄江徒驚歲晚安能復到耶所以深致其戀闕之懷也三四一聯乃楚詞寓言之意以見宮

闕之地真為仙居耳蓋因蓬萊露盤起興舊註謂譏其  
慕仙者誤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  
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  
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瞿塘峽在夔州曲江在長安玄宗廣花萼樓築夾城入  
芙蓉園故謂之通御氣也入邊愁謂吐蕃之陷也黃鵠  
珠繡作黃鵠文歌舞地指曲江也公樂游原詩近水低  
回舞袖翻綠雲清切歌聲上是也秦中古雍州之域周  
秦漢隋皆都焉○此忌故國之曲江也言峽口之

達曲江同一秋色矣然山曲江之地通於禁御今乃為  
商夷所陷因憶盛時游幸其舟則有珠簾繡柱以圍黃  
鵠錦纜牙檣驚飛白鷗回望此歌舞之地真為可惜蓋  
此地乃自古帝王之都所以紛華盛麗甲於天下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  
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  
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明池在長安西南週迴四十里漢武帝欲征昆明為  
其地有滇多年池乃作池象之以習水戰其左右有二  
石人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又刻石為鯨相傳每至雷

雨鯨嘗鳴吼鬣尾皆動菰一名蔣秋實乃凋黑米惟烏道者惟烏可過也江湖謂瀟湘洞庭漁翁公自謂也○此思故國之昆明池也言昆明池作於漢武以習水戰其旌旗如在眼中故織女石鯨之象宛然猶在斯時也菰沉雲黑蓮墜粉紅想見其秋晚之景又如此因嘆流落天涯道路遼阻但隨江湖之處作一漁翁耳豈能歸見此地哉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鷓鴣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一晉地名街一汭川名乃長安至漢陂所經之地逶迤四遠紫閣終南山之別峰所謂半陂以南純浸山者也晚更移言忘歸也氣象指山水之氣象干者言其綵筆之作氣凌山水也公昔有漢陂行及城西泛舟等篇○此思故國之漢陂也言適漢陂之路浸漢陂之山今自皆在而我乃不得復游其地也因憶其景物之麗及游人之盛如此我昔綵筆之作曾干其氣象以與山水爭奇今白頭吟望苦為低垂而不能忘也○按秋興八首皆雄渾豐麗沉着痛快其有感於長安者但極言其盛而所感自寓於中徐而味之則凡懷鄉戀闕之情慨往

傷今之意與夫夷狄亂華小人病國風俗之非舊盛衰之相尋所謂不勝其悲者固已不出乎言意之表矣卓我一家之言夏然百世之上此杜子所以為詩人之宗仰也

詠懷古跡五首

是年秋作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

谿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

平生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支離 支離也淹滯留也五谿見野望詩註其地皆蠻夷  
孫所居漢謂之五溪蠻夷衣服異制者也共雲山者謂  
與雜處也羯胡指祿山終無賴言其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也詞客公自謂也庾信仕梁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  
江南賦以致意其詞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此五詩  
不曰詠古跡而曰詠懷古跡蓋因已懷而感之古跡耳  
此則有感於庾信也言我支離於東北之亂飄泊於西  
南之遠遂又滯峽中近雜蠻夷推原厲階實因祿山野  
心作孽之故至今使我哀時而未還也因知庾子山平  
生蕭瑟之意其暮年詩賦哀動江關蓋有不容已於言

馬者矣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洒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宋玉歸州人其故宅在馬為楚大夫閔其師屈原忠而放逐作九辯其詞云悲哉秋之為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雲雨臺在巫山今有神女廟宋玉常從襄王遊為賦高唐言先王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阻但朝為行云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襄王其夜夢與神女

遇○此有感於宋玉古跡而詠也言我感搖落之景乃深知宋王之悲玉固為其師然也其風流儒雅是亦吾師為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也惟深知其悲遂悵望千秋而為之洒淚雖異代不同蕭條之時其所感則同矣蓋王之諸賦悉有深意後人惟知其為詞客故曰江山故宅空文藻言其悵時憂國之懷與其人皆不在矣其江山故宅之地但空留其文藻之名也若高唐之賦不過諷其君之好色耳彼雲雨荒臺豈真足夢思耶最是楚君不悟皆已忘國矣柰何至今人猶指點陽臺而有疑於神女之事乎○緹按宋玉賦稱先王夢神女蓋以懷

王之亡國警其君也世人相傳遂以其事為真殆痴人前不得說夢故公之詠如此

公又有詩云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冥冥翠龍駕

多自巫山臺皆此意

唐之明皇既以貴妃致亂肅宗復溺於張后

而不能制此其與楚事不同者無幾而公之遠播江湖又與屈原之遭讒放棄畧相似此所以當搖落而深知宋王之悲也其所感者深矣豈徒古跡之詠云乎哉

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明妃即昭君紫臺漢宮名朔漠胡地也青塚昭君死葬

胡地多白草其塚獨青琵琶胡樂也若八胡嘗彈之以

寄恨名昭君怨○此有感於昭君古跡而詠也首二句

言山水鍾聚此地秀生明妃故名其村者尚未泯也中

二聯則叙其去漢宮而遠嫁死胡地而不返使後人徒

依稀乎識畫圖之面而想像其歸環珮之魂耳末乃深

致夫哀悼之意時肅宗以少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公

主臨別之語聞者酸心公故借明妃之事以哀之○經

按代宗又嘗以僕固懷恩之女號崇徽公主嫁回紇歐

陽文忠公詠其手痕云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

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為誰留王顏自古為



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嘆息巖花野草自  
春秋朱文公謂王顏肉食一聯以詩言之第一等詩以  
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夫文公非但為詩評也亦重傷  
中國失其體故有契於歐公之作耳夫以堂堂帝王之  
尊乃捐所愛為腥膻犬羊之配謀之不臧一至於此猶  
謂國有人乎今觀杜歐二公之詩千載之下真有餘悲  
云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王  
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  
祠屋長隣近一體若丘祭祀同

蜀主劉備也征吳為陸遜所破步歸魚復縣居永安宮  
而崩翠華天子之旗也公自註云山有卧龍寺先主祠  
在焉殿今毀為寺廟在宮東○此有感於先主古跡而  
詠也言先主祠廟歲久已荒而人心奉祀之敬不怠蓋  
以信任孔明君臣一體德澤在蜀民之不能忘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  
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  
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紆抽繹之意殲盡也志決身殲言其以身許國所謂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者○此有感於諸葛古跡而詠也言

諸葛大名垂於宇宙故其遺像為世所尊因言其大名之實蓋值三分割據時勢之艱不得已而紆籌策然本其人品之高乃萬古雲霄一羽毛迥乎無以為匹也遂稱其為伊呂之亞而功之所成立綱陳紀必非漢廷人物可及但因國祚已訖不能成功耳此所以志決身殲於軍務之勞也○經按公稱孔明見伊呂而失蕭曹母乃過乎曰此少陵有見之言也蕭曹佐漢開基不能致主王道建萬世之長策使帝王以來之制度蕩然而不復見至今有遺憾焉孔明高卧隆中三顧而起固耕莘釣渭之矩度也文中子稱其無死禮樂其有與乎然則指揮若定誠非蕭曹所能班矣故曰少陵有見之言非過稱也

###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七迹反 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管動飛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添弱線見前至日詩註候氣之法以葭莩灰實律管之端氣至則灰飛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以志休咎覆杯謂盡飲也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黑白二鷹羅者久取竟

未能得王以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  
暖勁翻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竒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千  
人何事網羅求一止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耻下韝鵬礙  
九天須却避兔經三窟莫深憂

韝臂捍也以皮為之鵬大鳥楚文王時有鷹能搏之狡  
兔有三窟○言白鷹乘秋遠遊於此羅者求之雖多眇  
不可得蓋其負能自獵而耻為人役也未謂礙天之鵬  
却須見避謀窟之兔無用深憂蓋常鷹只善搏兔安能  
擊鵬此鷹但致力於其極大者而不屑乎其小所以異

也常鷹也古言見惡如鷹鷂之逐鳥雀此正謂有偏主  
豪強必須歛避彼尋常賣菜傭齷齪自營之輩固非所  
問也漢張綱埋輪都亭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意亦如  
此

黑鷹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來正翻搏風超紫塞玄  
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  
寒空祗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北方其色黑正翻者言其得北方正色也紫塞鴈門也  
其山高入霄漢鴈飛不能踰從兩山斷處而過故謂之  
鴈門超紫塞者言其超越不由鴈門也陽臺即雲雨臺

虞羅虞人之羅網也。○此賦黑鷹尤異也。言鷹無黑者此必是北極正氣所鍾渡海而來耳。其來也搏風直超紫塞而其宿於此地者亦不過暫時耳。尋當返於北極也是以虞人見此神鳥自覺羅網虛施彼常鷹惟事擊搏此鷹神武不殺乃與春鷹同歸而鷹猶以為常鷹疑其擊已也。末乃嘆其飛騰之迅形質之奇信乎非人間所有矣。按二鷹白尚千人網求黑則虞羅失巧白尚一生自獵黑則春鷹同歸是則白其力絕者也黑其德全者也。古稱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其二鷹之謂乎。

閣夜

是年冬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  
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魚樵。龍  
驤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霜天夜晴故鼓角之聲特響星河之影映峽水而動搖亦狀霽景也。舊說以為民勞之應恐無此意。聞戰伐聲息而哭也。夷歌歌為蠻腔者也。卧龍謂孔明躍馬謂公孫述左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前四句閣夜之景後四句則寫其情也。言我宿此閣夜聞野哭者如

此而夷歌者又如彼蓋憂樂之情皆勞生所不免寫懷  
詩所謂萬古一骸骨鄰家過歌哭也是以雖卧龍躍馬  
稱人傑者忠逆不同亦歸於盡然則人事音書漫從  
寂寥也我何憂傷耶韓退之詩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着  
人間比夢間蓋皆因憂思之甚聊以自解云尔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  
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是年冬作

中丞栢貞節也以刺史兼御史中丞別駕中  
丞之弟也衛尚書名伯玉時為江陵節度使

中丞問俗書熊頻愛弟傳書采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  
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與報  
惠連詩不惜知吾班鬢總如銀

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彩鷁船首畫鷁也五州夔歸峽  
忠萬也時中丞加兼五州防禦使隸江陵節度使唐以  
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八座按衛尚書母於是年卒蓋  
其寢疾而起居之也楚宮在夔州臘送荆門水言凍釋  
順流也碧海日出之地雲偷碧海春言得春早也惠連  
謝靈運弟指杜位也黑白相半曰班總如銀則盡白矣  
○言栢中丞勤恤民隱而無暇故使其弟別駕傳書以

行是行也乃以五州防禦使之命而問起居於衛尚書  
之母其時江水方駛天氣已和正舟行便利之日也末  
乃因示從弟位欲其不惜詩寄而知我衰老矣以詩言  
者亦因白帝之春動謝池之興也

杜工部七言律詩卷之三

工部七言律詩卷之四

高郵張經本

大曆年間所作

大曆二年丁未

公年五十五

至五年庚戌

公年五十九

說見一卷之首

立春

大曆二年春作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  
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  
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立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兩京洛陽長安也白玉即盤也青絲生菜細縷者也○此感春節而傷旅寓也言春日有春盤生菜之俗憶在兩京當梅發之時其貴家相餽者如此今茲春日何為對此巫峽寒江而不得歸故鄉耶是不能不重其悲矣况竟亦未知其歸所懷往慮後情如之何聊一題詩以自遣耳一說那對眼言不復見春盤也

赤甲

大曆二年春公還居赤甲山作

赤甲山在瞿塘峽口巫山縣東其山不生草

水土皆赤色如袒脾故名

亦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  
由來知野人荆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鄰岑非我隣笑接  
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

炙背美芹見列子

宋有田叟冬暴於日自謂人莫知者欲獻於君博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

曰昔人有美芹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賞之蜚口慘腹衆哂而怨之若此類也鄭審薛據鄰

昂岑岑皆公之故舊郎中或是吳郎評事崔評事也○

公遷居喜客至而作言我新遷赤甲兩見此地春矣茲  
雖僻野然而有炙背之樂有食芹之美則既可以自適  
又相望荆州鄭薛二子寄書已近蜀客鄰岑二子地已



相鄰旅寓於此亦粗足安居矣故笑接郎中評事而飲  
雖病不辭深酌以道吾之真意也蓋皆聊以自慰之辭

###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短眼自醉春  
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  
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索錢

晝分中午也務農以二月時言○前四句言晝夢五六  
言所夢之處蓋從心莫如夢故鄉中原公心所在而所  
見者荆棘耳豺虎耳其情何如耶未則醒嘆願務農息  
兵使天下無橫歛之吏則中原清而故鄉可歸也

###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是年春作

春雨闇闇

鄔感反

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已打

岼弱雲狼籍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

谷口子真正憶女岸高灤

乃黨反

滑隈西東

闇闇晦也楚王宮有巫山神女廟早晚來自者謂神女  
朝行雲暮行雨也子真謂典設也澗水橫通山谷謂之  
灤時公又自赤甲遷居灤西則鄭必居灤東者也○前  
六句言江雨後二句有懷鄭典設謂江雨如此其蕙葉  
桃花則為兩所滋而可悅焉遂感興而懷鄭但為岼高

灑滑所限耳蓋香草芳花皆可比君子故對蕙桃而憶  
其人也

雨不絕

是年春作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泥不亂院  
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眼前  
江舸何匆遽未得安流逆浪歸

賦而比也舞石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莫自猶言莫  
不自也○此因雨不絕而憂世道未清明也言雨過漸  
細映空如絲此其雨殆欲絕矣是以短草泥淨長條風  
靡而晴可待也然舞石旋將乳子又有欲雨之意則彼  
行雲才已莫不亦自濕仙衣乎蓋指當時用事小人乘  
時引類而起播弄國是使世道向治而又未能治故諭  
以不利於國亦將不利於己也末言江舸畏雨遂匆遽  
逆流而歸又以見濟川之人皆見幾遠引矣然則世未  
清明者皆此鬼恠輩為之耳

崔評事第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  
愆佳期走筆戲簡

是年春作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

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露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虛疑  
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白帝城崔所居公之江閣在城外細雨何孤者言不妨  
入城也○五六承三四而言正見不負何孤意

即事

是年春作

暮春三月巫峽長白晶晶杳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峰雨  
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回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  
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晶晶明也漢武帝時月氏國嘗進百和香鶯過水而畏

雨翻而其態可愛也虛無空曠也○此言峽中暮春  
雨其花鳥足以自適其山川如圖畫可觀而其意則猶  
在下荆湖也蓋公本厭峽中擁塞而思瀟湘洞庭之空  
濶故其言如此

返照

是年作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  
雲擁樹失山村衰年病肺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  
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黃昏日曛時也宋玉有招魂賦為招屈原之魂反於樂

士此云未招者言其魂散南方而未反也○此言世道  
暫明而復暗方抱病殊方故愁時早臥欲反於樂鄉而  
未可得也

### 灩澦

瞿塘峽口有孤石曰灩澦堆冬出水二十餘丈  
夏水漲即沒土人云灩澦如象瞿塘莫上灩澦  
如馬瞿塘莫下以此爲候蘓東坡有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  
雨時時龍一唵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  
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

江水發源岷山故云西來太陰水神也舟人漁子知水  
候者也歌回首者以見狎水之神亦皆不敢進也淚滿  
襟遭水厄也惡年少少年無賴者蓋水漲舟絕鹽價翔  
貴故無賴少年輕生而逐厚利也橫橫取也○言峽水  
漲而灩澦沒雖太陰亦爲之愁斯時也江天無際惟見  
鳥之雙去風雨不時惟聞龍之一吟耳其水勢可愁者  
如此故習知水候者歌而回首喪其所載者流淚滿襟  
公因戒舟航惡年少者勿貪厚利以輕其生蓋死於厚  
利者必多矣嗚呼世之溺於榮利莫知所畏而乾沒不  
已者其不爲舟航之惡少年也幾希

季夏送鄉第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是年夏作

公自註韶比魚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  
船

令第尚為滄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此來相國兼安蜀歸  
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  
清秋吟蟋蟀早聞黃閣畫麒麟

令第稱杜韶也滄水使比韶為開江使也禹夢赤繡衣

水使者授禹杜陵有南北杜最為名家相國謂杜鴻漸

也時以黃門侍郎領相職入蜀平崔旰之亂至是入朝

捨舟策馬謂其捨舟行之安而專鞍馬之勞也晉潘岳

仕不達作秋興賦曰蟋蟀鳴於軒屏漢宣帝畫功臣象

於麒麟閣○言韶官雖未顯而名家之人無出杜陵一

宗者其此來也乃因杜鴻漸以相國之尊平蜀地之亂

今已奏績朝廷而得歸故鄉矣是其勤勞從事於論兵

之地者實所以左右相國報主也遂勉其不可以仕未

通顯自為蹉跎早聞相國功旌麟閣則韶也亦當論賞

遷擢矣

見螢火

是年秋作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踈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  
亂簷前星宿稀却透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滄江  
白髮愁看女來歲如今歸未歸

女指螢火也○此篇正意乃見螢火而感旅寓耳亦無  
比小人簾踈巧入言閑之不密而巧於進身也坐人衣  
親近人主也驚琴書冷厭文也亂星宿稀混真也透井  
欄而添箇箇連陰類以相附也經花蕊而弄輝輝竊寵  
榮以自耀也其殆指當時用事者乎若幸因腐草出敢  
近太陽飛則其意愈顯矣

即事

笑畔群山孤草亭江中風浪兩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  
寸黃柑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  
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濁涇

白魚峽中有嘉魚長身細鱗肉白如玉春社前出穴秋  
社即歸黃柑亦夔產司馬相如字長卿有消渴病常在  
告家居阮籍駕車至途窮即哭而返漢周亞夫軍細柳  
營以備匈奴此謂防禦吐蕃也時屯兵涇渭○言所居  
之地如此其岑寂也所對之江如此其蕭索也江之白  
魚既不受釣山之黃柑又不堪摘斯時也其情何以堪  
耶遂言其多病如相如未知起日途窮如阮籍惟托常

木言不事  
卷四  
八  
酣彼長安甲兵方屯未散則世未清泰也寧不勝斷秦  
川之流濁涇乎

簡吳郎法司

是年秋作

是秋公又移居東屯以灤西草堂借吳居之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灤西頭古堂本買藉踈豁借  
女遷居停晏遊雲石熒熒高葉曉風江颯颯亂帆秋却於  
姻婭過逢地許坐層軒數朔散愁

忠州屬今重慶府熒熒光明貌○前四句言以草堂借  
吳郎五六譽山川高曠之景可愛此所以藉踈豁而停  
宴遊者也未言此居今為吳郎姻婭過逢之地故欲數  
未以散客愁也

又呈吳郎

是年秋作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祇  
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挿踈籬却任真已訴  
數米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轉須親者公因婦人恐懼轉為親款也遠客指吳郎○  
前七句言西鄰婦人可哀末句因此婦哀及天下孤寡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哀  
登無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  
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南極老人星在井柳間見則主壽自有星言空自有星  
不壽山人也齊周顒隱鍾山後出為海鹽令欲再過此  
山孔稚圭假山靈勒文以却之號北山移文駟馬一車  
駟馬也四皓歌曰高車駟馬其憂甚大○此覃山人已  
亡公過其居感而賦也言山人雖不壽而其隱操之高  
則人無可議矣因即其隱居故址而懷傷之又言我非  
不欲隱乃為亂離不得已而出若山人則知出處之道  
必須經此西隱之靈法則出亂則處此君子出處之道  
也未乃嘆富貴履危機而惜其無人來隱也

栢學士茆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  
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  
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梁張褒為學士曰碧山不負吾焚章而去銀魚即學士  
章也漢東方朔學三冬文史足用餘多也傾蓋狀戶雲  
之團如傾蓋也決渠狀階水之溜如決渠也五車書極  
多也莊子惠施多  
方其書五車○前四句美栢學士少年貴達而乃



巖居好學不已不但如古人三冬足用而已焉其志趣  
可謂高矣五六一聯狀茆屋瀟灑幽閑之景以見其讀  
書之樂末因又勉世人之進學也

暮歸

是年秋作

霜黃碧梧白鶴栖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  
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過  
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柝警夜之水桂水指湘潭之地秦川長安也鞞騎上鼓  
也○霜黃碧梧則歲暮矣城上擊柝則向夜矣入門而  
見月色聞砧聲難為情故言南游而滯於行  
北歸而阻於亂年老不能稱意如此明日還杖藜看雲  
而已此其有難於言者感愴之意深矣

九日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  
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故國霜前白鴈來弟妹  
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

竹葉酒名北方有白鴈來則霜降此人謂之霜信○此  
因九日不能縱飲而感懷也言逢辰獨酌抱病登臺而  
不能飲亦何情對菊花乎聞殊方之啼猿以傷旅懷見

故國之候鴈而不得信因嘆弟妹何在而世亂身衰兩相催併安得不重其老病也

###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潦倒猶瀾倒言落魄不振也○前四句登高所見之景分應山川而言後四句登高所感之情遠客悲秋而多

病鬢安得不白加之停飲則愈戚矣

緹按少陵詩有二派一派立論闊

如此篇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及兩儀清

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等作其流為空詩本朝

中山諸公祖之一派造語富麗如珠簾繡柱圍黃鶴錦

### 送李八祕書赴杜相公幕

是年秋作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回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青簾白舫官舟也益州成都舊名天地回謂天地氣滿而秋濤回也水落則石出倒聽側聽也背指菊花見舟行疾也發舟發也後命相府之命南極星在益州分野

三台星三公之位五雲多見杜公承優渥也○李八居  
青城山杜鴻漸平崔旰嘗資其謀至入朝欲表用之故  
赴其幕言秘書乘官舟自益州來正值峽水方回之日  
江穩舟疾而秋景可愛遂述其赴幕之急相府又速其  
行以此行為功名之機會也因美秘書入朝得其所依  
故指言杜公三台之所在焉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去聲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  
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  
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是三秦

忽忽心不定意公前冬至有何人錯憶窮愁日之句故  
此復言窮愁泥殺人也泥膠滯也三秦長安之地○言  
常於客邊逢至日而向之窮愁至今未解故自覺其衰  
老而嘆殊俗與已不相親浹後四句因述其戀闕思鄉  
之情焉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是年冬作

女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鴈影來連峽內鶴  
鷁飛急到沙頭曉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  
即當隨彩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鴻鴈有兄弟之序鵲鴿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以况兄弟詩鵲鴿在原兄弟急難沙頭地名在江陵郭外峽關即藍田關在武關西其路有七盤十二縵禹鑿峽江夏禹所鑿也穩流峽江冬寒水落其流穩也公嘗為郎賜緋故朱紱黃牛峽在夷陵州○首句言觀取妻子到江陵次句見喜意三四承首句言五六承次句言未言已於發春乘江穩流即當盛服隨身來會不必遣報其喜可知矣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歡劇提携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意索共梅花笑冷蕊踈枝半不禁

秦山在藍田界北来自北而來也客指弟觀也如意執以指揮者晉王戎好作如意舞白頭吟猶云白首放歌也○此篇又申其喜意言觀不避苦寒而來使我兄弟相聚和氣自生可以見其情矣遂言其初馬喜之極也則提携如意而舞其少馬喜之多也則行坐白頭而吟又未已也乃索共梅花而笑其冷蕊踈枝半不禁當此意蓋梅花春色未能如我心春色之盛滿也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徑為園須似邵平瓜比年

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恣嗟

庾信羅含宅皆在江陵從殘草言雖荒蕪無害也可假  
花言不必花也蔣詡舍前竹下開三徑邵平種瓜東門  
比近也○此因寄觀以謀居之樂也蓋其所以喜者在  
此耳言庾羅二先賢故宅如在雖荒蕪亦可居也然未  
必在矣其卜居但如蔣詡之徑邵平之園者斯可矣此  
欲如古人隱居也且我病不能飲近已幸開涓滴他日  
兄弟同居勸酢交飲復何恣嗟乎蓋天倫之樂無以尚  
焉不復有他慕矣

八日

大曆三  
作

東方朔占以正月七日為人日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隨酒  
賸裏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  
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新歲飲樹柏酒以少者為先休隨酒感其老也人日剪  
綵為花勝以相遺以縷金為勝巧好也佩劍衝星寶  
劍之氣上衝牛斗江琴流水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子期  
曰蕩蕩乎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以世無知者○此感  
時序欲往荆南以自適也言人日為世所尚我亦不能

免俗然又容殊方覩節物而感年老故厭見柏葉隨酒  
而羨金花者之強健也遂言佩劍衝星聊暫拔耳則豪  
氣雖存無心世用矣匣一琴流水自須彈耳則生平志蘊  
不求人知矣夫然其亦自適而已矣因此早春重引江  
湖之興雖行路之難仗五尺直道亦無憂矣所謂江湖滿  
地一漁翁也直道一說猶云直謂承重引興而言亦通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  
鄭監前湖

大曆三年春作

鄭祕書嘗嘗前湖亭在峽州公是年三月  
江陵嘗陪李尚書之芳過鄭泛舟此則與其  
甥宇文晁及崔司業之孫或并尚書之子重  
泛湖也

郊扉俗遠長幽疇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  
巾款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掉拂荷珠碎却圓不但  
習池歸酌酌君看鄭谷去黃緣

郊扉指鄭監湖亭酌酌甚醉貌晉山簡每游習氏園池  
輒醉歸兒童歌曰日夕倒載歸酌酌無所知鄭谷鄭子  
真谷口借指鄭監居也黃緣連絡不絕意○言鄭居既  
長幽寂復值春水接連之際其遠俗可知是可適懷矣

故淹留錦席又出浦而泛前湖雖客醉巾斜未肯回也  
且尊當霞綺棹拂荷珠湖中之景可愛者如此地既遠  
俗而景又可愛此其勝豈減習氏池哉是以我輩之來  
游不厭其數也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是年夏作

尚書李之芳也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綠渺茫炎海接  
奇峰肆兀火雲升思露道暍謁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  
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夜雪興難乘

在道中暑曰暍四月雨謂之黃梅玉井冰公爲拾遺嘗  
賜冰也陳遵好客嘗有部刺史當對尚書有期會爲遵  
留飲不得去人謂遵不顧尚書之期王子猷居山陰雪  
夜乘興訪戴安道○身既多病而熱復獨早故曰何須  
水雲本可取涼今而爲炎海爲火雲則天地爲爐矣其  
鬱蒸何如也遂言其欲解熱者但求同道雨之露不敢  
望宮恩之賜則以放棄之久矣未却言奉懷李尚書此  
必李嘗有期作此以見其不能赴耳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上新樓成請嚴侍御判官賦

七字同作

是年夏作

節度使衛伯玉也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窓宿霧濛濛濕朱  
拱浮雲細細輕杖鉞褰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清自公  
多暇延叅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碧窓朱拱見新樓宿霧浮雲見樓之高所以當炎天而

冰雪生也

晉羊球登西樓賦云畫棟浮細鉞大斧也惟細之輕雲朱拱濕濛濛之飛雨

重幔也杖鉞言其重鎮褰帷言其明遠

賈琮為冀州刺史命御者舉其

車惟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聞者震慄投壺射之小者

帙書卷編次投壺散帙言其儒雅也叅佐謂成川下之

驥○前四句賦新樓成後四句美伯玉當重任嚴明如

此乃復尚文雅而有餘清故多暇以延叅佐其一時風

流實為萬古所想慕矣

又作此奉衛王

同上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三  
伏炎蒸定有無推轂幾年唯鎮靜戈祿終日盛文儒白頭  
受簡焉能賦愧似相如為大夫

江陵地在西北楚之故都也山岳南岳衡山也江湖瀟  
湘洞庭也曰開曰散言樓之雄也二儀天地也還高下



見此樓雄於中也三伏初中未伏也定有無言無也古者命將跪而推轂鄒陽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梁王游菟園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為寡人賦之○此與上篇大意相同前四句亦言樓成然加雄渾矣五六亦美衛王居重任能延文士末因其請詩而致自謙之詞也

按史稱伯玉有幹畧可當方而任大事夫可任大事必嚴而不苛明而不察貴而下賤者能之故公稱其鎮靜而尚文蓋惟簡可以御天下之繁博靜可以制天下之動文儒議論有本近之可資謀斷故曰好善優於天下公美伯玉者如此雖未必盡然要之其道當然耳

是年秋晚公遷居公安作

公安江陵屬縣少府縣尉也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別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烟

帝憂澹於榮利周文帝號之曰逍遙公又唐帝嗣立中宗亦封逍遙公世稱為小逍遙公以別憂○首二句稱帝之世賢而惜其別三四則於別後望其以書慰已而且欲其自謹謂其詩雖佳不必廣傳也蓋詩之道有美刺焉而必及時事如不得乎溫柔敦厚之教殆將有種豆種桃之既即不然亦取時忌蘓子瞻好以詩刺愛之

者曰西湖雖好莫吟詩柳子厚送劉禹錫云直以慵疎  
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公慮常之疎也故爲此語以  
戒其愛之也至矣後四句則又述其所以惜別者乃因  
時危身老之故而重爲感傷焉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是年冬作公將去之岳陽留別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  
開篋笥擬心神沙邨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  
爐峯置蘭若爾者反徐飛錫杖出風塵

廬山在今南康府晉僧惠遠居焉麗藻美文辭也休上  
人僧也湯姓能詩以指大易也爐峰香爐峰在廬

山巖若僧居空靜處錫杖僧所持者三國時有高僧鄧  
隱峰遊行擲錫飛空而往○公素有志廬霍故言我欲  
就廬山之僧以隱居初得逢詩僧大易如湯休者焉惟  
其契合也乃頻訪我舟次而留所作使我珎歲時閱以  
擬其心神之所在也因感時序之變欲先至廬山以圖  
其居而待易之徐來蓋易必嘗與公相約以居廬云

曉發公安縣數月息此縣

是年冬作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

色生態能幾時舟楫渺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盼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明星啓明星也○言曉景當發而所聞者尚如昨日所見者倏焉如許時光易邁也如此今我之去茫茫乎莫知所之回視此地已爲陳迹但保身康健任其飄零也

酬郭十五判官受

大曆四年春作

才微歲晚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裏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夜明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宋惠人得燕石以爲寶星預言有光隨滅也隋珠隋侯

明月之珠也徑寸夜有光明喬口鎮與橘洲皆在潭州

○公在潭州會郭判官未幾入衡州寄詩相問因作此

酬之蓋郭詩以德望詩名見推故公之言如此且謂我

之詩特燕石也其光星隕也而郭之作則隋珠也其光

夜光也遂以其所居非遠望其來會則因情之厚而思

見其面也郭寄公詩附錄新詩海內流傳固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濶足風濤

松醪酒熟旁看醉蓮葉舟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

小寒食舟中作

大曆五年春公復在潭州率舟居小寒食謂前

一日也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鶻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  
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閒慢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  
山青萬餘里愁有直北是長安

鶻冠隱者之稱也娟娟美好貌幔舟幕也○前四句言  
舟中寒食蕭條之意後四句感物之適而嘆其飄泊遠  
鄉也

燕子來舟中作

是年春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人故園嘗識主  
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  
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潄中

穿花落水謂銜泥也○公在潭經兩春再見燕來謂燕  
舊曾識我爲主故此遠來看人遂感其舟居與燕無定  
居不異然暫語船檣還去而營巢則我且不如燕矣豈  
不益自傷乎

贈韋贊善

是年春作

贊善東宮官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時

論同歸尺五天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悉則雲烟  
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

杜陵帝曲皆在長安城南未央宮名斗魁下兩兩相比  
爲三台星帝蓋宰相見素之後故云長安語云城南帝  
杜去天尺五公子指帝范蠡公自謂也○帝與杜二氏皆  
帝京著姓然贊善北走而雨雪開南游而花柳盛殊得  
其適若我之流落江湖忘歸者安能不悲於茲別也哉

長沙送李十一銜  
是年秋作

長沙即潭州

莫子遊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上方曾賜履莫  
非吾土倦登樓又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李杜  
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西康州即同谷縣公乾元二年以關輔饑亂寓居此地  
至今十二年矣賜履謂爲省郎賜官履也王粲避亂荆  
州登樓作賦詞云雖信美而非吾土漢雷義與陳重友  
善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時稱如膠漆之堅左傳趙孟  
謝絳縣老人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晚收晚見收用  
也漢李膺杜密以黨事坐免名行相次范滂母謂滂曰  
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此借其字謂已與李也○言與李

昔同避地一別至一紀之久因叙其別後行藏我也雖  
遠蒙賜履竟流落於殊鄉李也雖一辱泥塗遂收用於  
晚歲此其膠漆之情所難并者也窮達不同如此則二  
姓齊名我真忝竊矣况感歲暮之景寧不倍增離愁耶  
元進士金溪張伯成嘗著杜律演義今訛傳虞註者  
是也永嘉羅峰張閣老又為釋義二書優劣不待論  
而可知其間俱不免有失杜之本旨者余兄南湖先  
生因又為之註以繼二宗之後而以本義名良有謂  
也自鄂回以稿示繪敬受而讀之則凡平日有疑於  
杜者皆渙然冰釋且知作詩法度如此其嚴也然其  
雜語略不一或一句一字有累至數十言者或通篇  
不過一兩語間以問諸先生先生曰予於序引已言  
之矣此可意會者也夫文有易見而義有難曉易見  
者贅何為哉難曉者不詳為之說則鬱而不明矣又  
有文本易見翻為舊註所淆者則亦繁其辭而不殺  
焉以辨惑也繪又問曰羅峰釋義法朱子詩傳離騷  
註每篇首分賦比興吾兄一切削之但時出數處者  
何也曰凡法先儒豈在繩趨尺步哉當乎理而已矣  
三百篇聖經玄遠而三義難辨若離騷詞亦古奧比  
興尤錯故朱子章為之釋楚詞九歌以下義例自別

杜律本義後序

聲音之道與政通焉者也故詩為五經之一唐虞  
三代采民風以在治忽其為教也微婉其感人  
也易入孔子嘗雅言之當時聖門之徒惟許子貢子  
夏可與言詩自三百篇後作者代有其人杜子美  
獨為古今詩人之宗蓋其忠義根於天性平生以  
稷契自期心思所到灼見李唐一代利害觀其所  
作徐而味之則凡  
小人病國與夫興亡  
之故經綸之列若燭照而數計者非有所本而然

歎朱晦翁云予嘗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求之古  
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武侯於唐得工  
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  
故叅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所遭不同所立  
亦異然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  
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蓋可以望  
之而得其為人先儒亦稱其有志於道則子美人  
品之高心術之正本之乎性情之感而祭之乎微  
婉之詞上薄風雅下詠沈宋才奪蘓李氣吞曹劉

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彬彬盛哉真所謂  
集大成者惜也生不逢時仕不得志自天寶之亂  
以迄於寶應之年鎮濟困頓犯兵戈而肩風塵者  
亦云屢矣激之則愈堅挫之則彌厲衣不蓋兩肘  
而一飯不忘君其憂時感事雄詞麗句震盪鏗鏘  
此論者以為詩史也然詩至律體較又嚴矣諸家  
之註或深而鑿或淺而易觀者惑焉先大夫南湖  
公自幼即志當時之務蚤年舉於鄉歷正德嘉靖  
中涵揉不露與世異趣耻覓知己雅好吟弄感遇



之情契於杜者獨深所著杜律本義庚子刻在光  
燬之茲不肖駐節東甌觀風之暇檄通判萬子木  
以俸資再刻於郡齋嗚呼覽是集者不獨知杜子  
之心亦可以知先君之志矣知言君子以斯言為  
不妄耶

隆慶壬申菊月望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

勅整飭溫處兵備兼分巡浙東道浙江等處提刑按  
察司副使不肖男守中百拜含淚謹書